

給讀者

底下幾章書裏所重說的猶太民族那部分歷史，它的梗概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並且完全從歷史的立足點來寫耶穌傳這種企圖，在開明時代以前就有了。

再也沒有比這一本難於描寫的傳記了吧？我們得列畫一個在三十歲以前沒有人知道的人。他個人的容貌，這個靈魂的鏡子，更一點兒都不知道。我們只有關於他夭折前兩年左右的好些故事，並且還是互相衝突的。那四篇做成我們知識總源的福音，好多處互相矛盾，並且有好些地方被狹窄的非耶教權威們所攻擊。那麼甚至連材料我們都得小心鑒別了。

除此以外，四篇記載裏所敘事實的顛倒混亂，也是多少年來大家感覺痛苦而不能解決的。除掉耶穌的最初受洗，跟最後受刑以外，我們簡直知道得太少；介於這前後兩端的記載，都是雜亂的。路德說過：『四篇福音裏關於耶穌的事蹟，並沒有按着次序說。這並沒有什麼關係。如果在聖經上發生這種爭論，又無法比較出來的時候，儘可把這問題放下不論。』一切的衝突，幾乎全是從記載的沒有次序上發生的。如果我們拿它依照心理的變遷排列起來，樣樣事情看來就都合理了。直到這時候，耶穌一生的兩大時期，纔顯然可以看出來：一個是心裏謙遜而歡暢

說教的時期，還有一個是滿心自覺負了救主使命的時期。拿第二個時期很天然的接到第一個時期上去以後，耶穌性格裏就沒有什麼衝突地方了，並且還能表現出一個很近人情很簡單的發展過程來。

這本書寫的是「耶穌」這個人，沒有一個字提到「基督」這個神。著者並不跟神學發生糾紛；那是以後起來的，他也並不假裝以為懂它。他敘述這故事的時候，好像並不知道他所描寫的人在後世起了多麼大的影響——正像耶穌自己也是一點不知道，並且一點也沒有這樣希望過。所以這本書毫不理會那些爲了要應驗古預言，或者爲了要給後來教會作張本而加進福音裏去的東西。還省略掉許多地方，因爲近代的研究說它靠不住。如果讀者發現他從小就最愛的許多事情這兒沒有，那麼請他想起圖書館裏充滿討論這些段落是否真實的文字。近代人所得關於耶穌事蹟的影像，大半是從比較近代的描寫裏得來，而不是從福音裏來的。有很多地方沒有給他們注意到。譬如他們沒有注意到馬可馬太兩福音裏，並沒有告訴我們耶穌小時候到過聖廟，並且四福音著者裏只有一位說耶穌死在十字架上時候，馬利亞跟約翰全在面前。

在這本書裏，如果說到耶穌所行奇蹟的時候，總是用很自然的方法寫出來，因爲我是寫歷史，並且是作一種合乎人情的性格的描寫。耶穌的奇蹟，全可以用不是奇蹟來表明，或者再給他加上一百個也不嫌多，反正全不會影響他的偉大。這也是我所以很少採用約翰福音的緣故，這一篇福音裏大半都被近代批評嚴重攻擊過了。可是我有時候拿各篇裏的記載混合起來，使我最能表達我所敘述的事蹟。

在另一方面，我也沒有多加上什麼去。這也就是這本書不夠長的緣故。哥德說所謂描摹歷史小說的穿插，在材料這樣枯竭時候是不能實行的，並且在現在這樁事上這麼做也是不道德的。敢替耶穌添上想像的話跟行爲的人，至少要有耶穌同等的悟性。這兒所描寫的耶穌言行，全是福音裏有過的，只有在情勢和表現的方法上，只有在發生言行不連貫的思想，著者才不得不自由應用想像。我寫的既然是人的內心衝突和克制和立志，既然完全用合於人情的方法寫，那麼自然希望看我這本書的人，不會像看福音那樣發生一種跟現代經驗相隔太遠的感覺。再如果我們必須避免拿它畫成張彩色圖（這種企圖會使我們濫用想像）的話，那麼只有照木刻的方法來描畫這張像了。

我一點都不是想搖撼在基督意義下生存的人，對於基督神性所有的信仰。我的目的反倒是想給那些以爲耶穌的人格是造作起來的人知道，耶穌實在是一個真正合乎人性的人。盧騷說：『如果沒有耶穌，寫福音的人自己就和耶穌一樣偉大。』

我的目的不在註解大家明白的教義，而在寫畫出這個先知的內心生活。我們感覺興趣的，並不在他以後發生的影響，因爲那是經過了別人的活動造成的；我們感覺興趣的是在他自己的感覺世界上。他自己感覺世界的發展情形，做領袖者的目的和動機，他的爭鬪和他的弱點和失望；還有在自認和謙卑裏頭，負責和銷沉裏頭，自己擔負使命和依戀個人快樂裏頭所發生的精神上大戰鬪——這些是必須要描寫出來的。這兒寫一個先知，他是

比他同時代人都偉大的人物。可是對付不了他投生進來的世界。並不是說著者認為這種解釋是唯一可以想得出來的！這不過是很多可能解釋裏的一種，並且至少渴望能和我們這時候的精神調合罷了。

我在楔子裏，寫一點當時政治上的和心理上的一般情形，在這種情形裏產生了這麼一個，並且有這種思想的先知。他拿牠們溶合，改造，做成他那時代裏的辭句。僅僅這種成就，已經足夠證明他天才的偉大了。

可是他本性的關鍵不在他天才上，而在他合乎人情的心理裏。

楔子

耶路撒冷

—

黑夜依舊籠罩着聖殿。守夜的祭司們在黑暗裏睜着眼看。他們有坐着的，有躺在地上的。他們只能彼此看見朦朦朧朧的輪廓，只能在拉緊大褂時彼此看見胳膊移動的影子，只能借各人所發出微微的聲音彼此辨認。從臺廊外刮進來的海風很大，因為已經快到三月底，海水被春分時的暴風騷擾得利害。在這至聖所（註一）的腳下，那大石頭城昏沉睡着。猶太人和外邦人；聖人、乞丐、和有錢的人；祭司和平民；驕傲和聰明；全睡着了。家與家之間積着不少的恨，但是在同一屋子裏是愛。沒有歡樂，但是充滿着希望——只因這是被征服的城，被征服者瞧不起征服者。權力在耶路撒冷靜止了。沒有冷鋼的兵器晃動，也沒有粗澀的命令聲打破夜的寂靜，和平瀰漫在天空裏。這猶太的都城裏已經一代多沒有聽見兵器的接觸聲了。但是被征服者對於征服者的恨，總蘊藏在心底。就是晚上睡着了，憎恨停滯在鬆弛的四肢裏時，無論男女，夢裏仍會現出對同一個上帝的信仰。『他就要回來做猶太人的

王，世界的主！

一陣沉重的脚步聲透了進來，那是武裝兵士有次序的脚步。火光先閃過廳廊的拱門，隱滅了一忽兒，又很明亮的照了進來。躺在地上的全都跳起。走過來的是守衛聖廟的百夫長和他的一隊兵。這隊兵每夜得出來轉三次。名義上是羅馬人保衛聖山的安全，其實是看守他們自己的安全。這兩派人（羅馬兵和祭司們）在火把的光亮裏互相睜視，眼裏閃着累代嫉視的火。誰都不開口。他們互相瞧得很久了，可是秩序是維持好的。

祭司們在火把下看見的是什麼？他們看見不算太高，可是非常堅壯的人；全身的盔甲在火光裏輝煌着金紅；赤裸着胳膊和腿，其餘的身體都裹在魚鱗甲裏。他們有的握矛，有的佩劍，帶着半球形的盔冑，臉強韌而沒有鬍子，色褐，露着堅強與謹嚴。這些臉都是表現不思想，但是能走長程的年青軍人。這些都是能欣然的笑，縱情的喫，傾向粗暴而敏捷求愛的人。百夫長的容貌比較良善。他的盔甲一半蒙在外套裏。他像在沉思什麼。其實那是他看見祭司後感動而隱藏起傲慢時的態度。可是他眼睛裏所瞧見的以色列人，全是彎腰屈背的，有的瘦而長，有的短而壯。他們全披着大褂，從肩上直挂下耷。他們全是黃臉、黑髮、黑鬚，守夜守得十分疲倦，畏懼羅馬征人的人。但是那黑眼睛裏閃着宗教的熱狂，希望和驕傲。

這就是信仰者與好戰者，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兩個世界的面對。這就是猶太人與羅馬人那夜在耶路撒冷的相對。

三小時後，太陽在約但河東面的山上升了起來，現出那祭司與擔負雙重意義的衛兵看慣的景緻：灰黃、頑抗、沒有水，幾乎一株樹也沒有的巖石塞山圍繞着這巨大的白城，城裏巖石與牆幾乎分別不出。這地方是個天然的堡壘，唯一需要人工的地方，只是將巖石堡壘冠上牆，用這簡單的技術將他們連接起來，使這城適宜於立在五座山之間。

他們站在古所羅門爲第一座聖廟削平的山頭上，現在矗立着的，是第二座聖廟，是以色列人從巴比倫逃回後重建的。他們望西南眺去，眼光落在另一座山頭上，上頭朝陽投着許多清楚的影子。有一條橋通到這兒。那山是錫安山，比這有聖殿的山高，也秀氣的多。也不知有多少年前（就是現在猶太人不斷祈求它再回來的日子），大衛王曾在那兒建過他的堡寨。如今錫安山上全是有錢人的住家。它北面就是可憎的羅馬人的衛堡，名叫安東尼。一百年前，以色列人起來反抗異教徒時，瑪喀比人（註二）就在那山頭上築過堡壘。再瞧後頭，城北卑濕的地方，全住着窮人。這麼看來，誰掌握礮臺，誰就能指揮聖殿與城門，就能管轄這騷亂國家的都城，就能坐鎮這條狹地的南端——那地看來狹得好像幾步就可以跨到地中海邊。

二

在下頭，住在那撒比的房子裏的人全醒了。狹窄的街道上亂得利害。街上的叫賣聲從石牆上回出聲來。千千

萬萬的外鄉人攢聚進城。再三天就是逾越節（註三）了。客棧和馬廐裏，滿都是人與駱駝。工人跟買賣人，對匠跟裁縫，剃頭的跟文士（註四）賣蔬菜的跟賣無花果的，全在攬着主顧。重載的驢子在大街上趕來趕去，全是給預期的買主送貨。

一般的推動是朝着聖山進行，雖然山上看來跟平時並沒有什麼兩樣。聖廟是座四方形的建築，每面五百大尺寬。牆內有三排房子。人羣就是朝着它擁去，去佔那巨大的拱廊。那兒並沒有什麼買賣可做，可是咱們在那兒誰都可以會見。這就是外院，異教徒的院子。你瞧，上頭貼着希臘羅馬兩種文字寫的佈告，警告不信教的不要越進第二排房子。十九級臺階分開信仰與不信仰。外邦人全知道如果要登上第二層的臺階，他們就犯了死罪。羅馬人和希臘人必須在底下停住腳，雖然前者是屬於征服者種族而後者也許是富商。阿拉伯人和巴比倫人在這兒也得縮住腳，他們古時曾互相戰爭而前時還做過這城的主人。一切不信仰的全不能越這層一步。所以猶太人真夠驕傲，他們裏頭就是穿得最破，最窮的人，也能爬上十九級臺階走進第二排房子。他們能立在這有高牆圍繞的裏院。他們立在高大的柱子間，凝視着更高的地方。十二層臺階通進最裏頭的冠在山巔上的聖殿。誰都知道那兒是至聖所。

人羣屏息等候。上頭的祭司已經離開了僧舍，做完了洗滌的禮，穿上乾淨的袍子。他們預備做日課。得有一個人殺晨祭，另一個得放好祭壇上的香火，又得有一個除淨灰，得添滿供奉的餅，得看着香，脩剪燭火，當心器皿。都整

備好了。綿羊牽上祭壇，壇旁每人都在晨光裏各就其位。吹手齊了麼？盤子備了麼？有人發了號。巨門慢慢磨出粗澀聲音，在許多隻手下推開了。號角三聲，從底下兩排樓房下有無數隻眼擡了起來。這時殺晨祭，拿血頂禮聖廟。於是祭司們排隊走進有大柱子的殿廡。跟着就是祈禱和宣讀誠命。金壇上香火一點，祭司們也立即俯服跪禱。利未人（註五）擊鐃鉦，還有委琵琶彈豎琴的。他們合奏詩篇一章。詩篇的八個段落裏，各頓以號聲。每次號聲一響，衆人再俯伏禮拜。

聖廟院子裏的人一天擠一天。等正午快做第二次功課時，人聲嘈雜，正是市場全盛的時候。底下異教徒聚集的院子裏凡是猶太人能賣的，外鄉人能買的，全在交易。有一個老頭整天牽着隻公羊坐在臺階上出賣。如果他賣着了好價錢，就能喫三月。只要遇見從亞力山大來趕逾越節的有錢猶太人，知道這的確是能博上帝喜歡的好祭，羊就行。成羣的牛羊趕進去做買賣，一個個鐘頭講價錢。還有各色各種的香與香料，有從亞洲來的琥珀，埃及來的乳香。棕樹的嫩枝買回去可以做記念，古書卷可以購藏。那些書卷是先知的名書。羊皮紙上有的刻寫希伯來字體，有的用更秀美的希臘草書。各色的商賈講價錢，說虛謊，喋喋談論，高聲喊叫。蹲在小桌旁的是換錢人。他們那塊專利地位是祖上傳下來的。換錢人在廟會裏很重要，因為有人像的希臘羅馬錢廟裏使不掉。遠方的猶太人先得掉換他們帶來的錢，然後纔能付香火給佈施。

行乞進香人在騷亂裏獨很安靜的站在臺階上。他們有的來自雅典或敘拉古，有的來自摩洛哥或高盧。他們

切盼這一天已經盼望了多年。他們切盼能望見他們的信仰之家，這代替第一座聖殿的第二座聖殿，這由希律王（註六）捐重資修成的聖殿。他們如今出着神慢慢祈禱着走向聖門。那兒就是從小聽見的重重彩色的繡幔，那兒就是金葡萄藤。他們最後竟能走進門，去在成千成萬的貴重感謝禮前，安放他們苦苦省下來的果子。這感謝禮他們在海上遇見風暴時，會深深撒在胸前，晚上住店時，會妥藏枕下。這時他們望進至聖所黝黑的內裏，想像在節日所希望見到的景象——牛背上承着紫銅盤，起初會被上帝的靈運用過的水的象徵（註七）。

這時候有六七個年青人圍柱子坐着，毫不顧視外鄉人禱告和商人喋叫的亂聲。他們靜聽一位飽學的拉比（註八）講釋他念着的古籍。他講時，誰都能自由打斷他。因為最喜發問的人，就是最好的學者。孩子都有作合理答覆的資格，所以馬上就變成對話式的課。誰要有精密的解析，能發現法律上有價值而料想不到的解釋，他就馬上能出名為有學問的解釋者。

最後講師打斷了這些野心的徒弟。因為他瞧見底下有一大隊從加利利來的農夫。他一見他們穿的衣服就認識。他們昨兒晚上露天過了一夜，今兒帶着一隻角上塗金的祭牛來。籃裏裝滿他們地裏頭熟的收穫。祭司們走下去接他們，他們嘴裏唱：『我們立在你的門裏，啊，耶路撒冷。』在他們後頭又來了隊駱駝隊。全是從遠方來的進香人。他們身騎駱駝，穿的也闊。麻紗布裏裹着供獻的財物。

祭司們在正午的烈日下走去羅馬巡撫的衛堡。走下一座山又走上一座——羅馬跟猶太離得真近，但是這隊祭司走過街時，兩旁站着瞧的百姓誰不知道兩山裏介着一道瞧不見的鴻溝？他們嘴裏喃喃怨恨每次節前總有這種奴隸性的束縛。巡撫一年上安東尼衛堡來四次，來給遠處集來耶路撒冷的人一個簡單表示說，這是羅馬治下。這一定是有意來侮辱上帝揀選的人民。他將那神聖的衣服鎖藏着，每次都得親手交給問他要的人——僅僅是借用一次。爲什麼大祭司的袍子要放在異教徒的手裏，並且一節節放下去？在香煙裏去潔淨袍子上異教徒沾上的污穢是很重要的！

這時候祭司們走進了衛堡的門。

巡撫站起來接他們。

他因爲是帶領駐軍的長官，所以穿戴着盔冑。他祝賀祭司時，身旁的劍鏗鏘成聲。祭司們深深拜揖，侍候他的歡喜。兩個兵取出那雙封的箱子。巡撫拆開羅馬的封印，祭司拆開他們自己的。他們享受附加封條的權利，是由很久的論辯得來的。他們從箱裏取出袍子，上頭沉沉挂着金珠寶石。一句話沒有，互相祝別。猶太人離開衛堡，帶着袍子回廟。

巡撫波拉多（註九）心裏很憤怒。這些猶太人的驕傲簡直是侮辱！羅馬征服了半個天下，反倒不能降服這些弱小人民麼？他代表皇帝在這兒治理了已經五年多。雖然呈奏時總說地方平靜服從，但是他知道反抗的精神正在激盪，隨時會爆發。他竟不能將皇帝的像鑄在猶太錢上，那夠多古怪。皇帝的像對這些瘋子會有什麼害處？皇帝雖然被敬如神，到底只是皇帝。世上那有說上帝是王的人民？他們所說「上帝的城」是什麼意思？並沒有人干涉他們廟裏的習慣，羅馬也從沒有壓迫這些蠻子信她的神。他們為什麼總對這點子偶像，這點子意識囂張不完？

他初到任時，曾將皇帝的銀盾和旗幟給耶路撒冷的衛隊夜裏送去。豈知就出了亂子。猶太人立即成千的湧去該撒利亞（註一〇）。他們在堡外守了五天五夜。他叫兵士將他們圍起來，恐嚇他們說，如果不立刻回家，就全給宰啦。於是他們光着脖子聽宰。他們願意死！他能怎麼着？只能從城裏取回應旗和盾牌。

波拉多心想他們只有給廟裏送錢是高興的！羅馬的稅不算多，可是他們還埋怨。反而十分願意給廟裏送。他們反叛的唯一目的，只是要羅馬管不了他們的錢！猶太人用了進香人堆上山的錢什麼事不能做？如果加利利再叛變，再如果街關上羅馬人受了傷害，消息一到羅馬，巡撫就受不了。

波拉多心裏又想到羅馬。不知道他的靠山色雅那還活着不。誰說得上？也許連皇帝都死了。波拉多的太太常夢見異像。她將夢講給他聽後，總使他擔憂——巡撫沉入冥思。他想到皇帝。

皇帝提庇留（註一一）住在加不利島上，年事衰老，四周孤單。這位世界的主，羅馬的皇，不理朝政，遠離國都不活

動，黯淡，孤寂的住在這小島上已經多年。他在山巖上蓋一座堡寨。他在上頭俯瞰海面，他在神祕的策劃裏度他無聊的歲月。有的時候他性情淡散，另一時就會殘忍。有天他寬恕，另一天又殺戮。有天他阻止人民的自由，過一天又擴大它。提庇留是個陰沉的獨裁者——猜疑、頑固、憂鬱。他將大權交在別人手裏，收回時就突然收回。責任要他負的那流血事對他有好處麼？他的獨子喪掉了。但是他竟不能替他復讎。滿地都是怨恨。近衛隊不信任色雅那，皇帝不信任近衛隊，什麼人都不信任皇帝。只有在這加不利島上他纔能安全！這位世界的主，能在那兒找着平靜安心之處？

或者平靜偶然能在哲學裏找着麼？

哲人西尼加（註一二）在他最後一次的書翰裏說到大屋琴尼（註一三）道：「在一個欺騙、暗殺、綁票橫行的世界裏，做個無人能傷害的人，比做一國之王都好！」皇帝派人取西尼加最近的論說來看：「我們都做錯了，直要做錯到老。凶惡不在身外，就交織在我們肉體的各部裏。肉體僅僅是精神的一付重擔，是來懲罰精神的。靈魂渴望歸返到原處，永生的安靜在那地方等着。那地方纔是永遠的澄清。解救你們可憎生命的日子到了。受械鎗、受刑罰、釘十字架——這些是德性的表記。」

這東西和耶路撒冷的怪信仰是一類的！皇帝的思想轉向猶太人。他拿自己的和國家的許多事業信託給在羅馬的猶太人。他給他們廟裏送過極豐富的禮，並且每天在那兒殺一條牛兩隻羊祭祀那最高的上帝。最高的上

帝是誰？猶太人就同西尼加一樣，都不會畫他的像，稱他的聖名。可是如果保護他們的皇帝突然不給他們恩惠時，他們的上帝能救他們麼？不能，他們的上帝沒有幫過他們的忙。可是他們寧願成千的去羅馬軍隊前候懲罰，不願燒毀他們的祭器。好奇怪的猶太人民！他從前會使自己的兒子特羅色和小希律（註一四）一起念書，兩個孩子很要好。特羅色被刺後，皇帝將希律送出宮，免得一見他就勾起痛苦的回憶。這時皇帝又叫人找希律上加不利來，做親見那罪惡的最後一個證人。皇帝提庇留打算在自己沒有隨他兒子去之前，再看看這位年青的猶太王種。隨他兒子去那兒？西尼加說死是平和。

巡撫波拉多心裏想着這些時，他的思想疾飛於羅馬與加不利島之間。要如果他像乏勒（註一五）那樣發大財！波拉多雖然有那種鬱閉於殖民地的人所必有的壞脾氣，到底不比別的巡撫壞。他像前任一樣徵收賦稅關稅。放印子錢人和收稅人的壓榨使得全國呻吟，他們勒取得比給巡撫的稅要超出得多。那與他有什麼相干？收稅人全是流氓，沒有人在法庭上相信他們的話。可是波拉多自己的手是乾淨的。

四

那天下午，猶太人的最高會議在聖廟內殿與外院之間的一間石室裏開會。這最高會議，就是這公會（註一六）是由頂著名的祭司所組成。全是上歲數的人，有的髮已斑白。坐在首座的是大祭司約瑟·該亞法（註一七），是這個

民族的領袖。該亞法在波拉多沒有到猶太來做巡撫前，就已做了大祭司。波拉多到後，不過再加委他一次而已。最高會議裏的決議，只須在形式上由巡撫批准。這立法院同時又是司法院的公會，是兼管現世與靈魂兩方面的。最高法院，它的決議不容易變更。無論在國內或國外的猶太人，無論親王與大祭司，全得服從會裏的判決。只有用公開投票法議決死刑時，要等羅馬巡撫批准後纔能定罪。這個最高會議是一組自己任命的議員所組成，是拉比們家世的遺存物。這也就是尊長者世襲性的議會。當然非常的守舊。所以羅馬人方面總要想法保護那些能忍的富人的當選。

那些能忍的富人，就是撒都該人（註一八），是很有勢力而人數較少的紳士。他們不願意過分蔑視征服者，也不願意做過分的宗教示威，免得使他們優越階級的享受，特權，與勢力有喪失的危險。撒都該人說，古時摩西的律法，我們是應該遵守的。但是後來加上去的解說，並不是這位先知自己的話，與我們沒有什麼相干。律法上那兒寫着我們不該積財富，不該用銀碟喫，不該享受上帝給我們的快樂。羅馬人自然不潔淨，但是只要我們一心遵守舊例過節，分受些羅馬人給我們帶來的好東西是不違禁的。

人民不懂這種詭辯，自然它也不能使人懂。他們給一般人民說的不過是俗世的賞報，不是什麼一個長久的生命，如先知所允許的一樣，公義地過下去，死後並沒有希望也沒有恐怖。指示人民會投在他們的孩子裏繼續生存下去。叫人們去向滿袋弓箭的人求福。

在大會裏和這些豪富而隨便（在教義上隨便，在判斷現世事情時並不隨便）的人密接坐着的是他們的敵人，瘦而長的長老（註一九），峻嚴的臉，眼睛裏燃燒着宗教的狂信，這些是法利賽人（註二〇）。這名字的意思就是「潔淨的」或「分開的」。他們全是大國家主義黨員，生來是民主黨，理論與實行兩方面都是民主黨。他們一共有六千，對於最新的經典註釋全讀得爛熟。這些祭司幾乎全是鐵匠、革匠、箍桶匠、木匠、草鞋匠的兄弟子孫。他們的黨紀規定每天至少三分之一的時間做手藝。或者冬天讀了書，夏天就得專做工。他們大都貧窮，但是嚴格禁止因解釋經典而收受財帛。因此人民全都欽敬他們。

他們可是隔絕生長他們出來的那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們拿爛熟聖經學問，拿善於解釋與論辯自炫。避免他們仇敵撒都該人所沉湎的勢力、享樂、和財物的誘惑。他們膨脹着他們精神上的驕傲，瞧不起他們自己的同胞——農夫、手藝人、與雇工——因為這些人不能看經典，不自勉力遵守法律，不能懂經典的註釋。他們腕臂上的經符，袍子上的寬邊，使他們永遠記起律法。

他們計算每種祭品能得上帝多少歡喜；他們的長禱、鞭笞、與佈施的行列；他們對於禁食與潔淨的過分熱心；他們討論到禮式時針對不嚴格遵守者的那種自是態度；他們不忘卻任何功課，不忽略任何規律的堅持；他們嚴守禁約甚至比遵守誠命還厲害的忠誠；這些，這些都是使他們在教育上做人民領袖的特點，但是同時也成爲他們敵人撒都該人的笑料。

他們只計算「做」，不計算「信」。誰要獻給聖廟許多祭品，就能免去養他老年父母的責任。他們講教時並不是講什麼罪惡、良心、或姦淫，而講在安息日（註二）頂多能走幾步路。能否將鞭笞的刑罰從四十下減到三十九。他們討論逾越節第二日所用祭祀穀粒，在安息日割下是否合法一問題，熱烈討論了很多年。起誓應該對着廟，還是只對着廟裏的金子？婦人分娩後僅僅一星期不潔淨，還是要算兩星期？贖罪日至聖所的香應該等候大祭司進去後纔燃，還是預先就燃？

這些法利賽人以教條和書本上的議論窒息倫理。給人民送出希望的信息也是他們。他們說新摩西，新釋放者，就來了。猶太人總不要忘掉自己是上帝揀選出來的人民。他們的城纔是上帝的城。他們應該輕蔑異教徒。正像他們的祖先拒絕向希律假皇室宣誓忠誠一樣，他們也必須拒絕忠順羅馬人。

今天的公會裏會議點什麼？議士們正在討論羅馬人在犯人裏必須釋放誰的事。猶太人在逾越節這天能向巡撫要求釋放一個罪人，這是三十年來的老例。他們應該請波拉多放出誰的性命來？

五

日影斜長時，有錢的進香人全坐着轎子滿街跑。他們雖然時時拉密簾子，好像怕人羣的注視，其實被人窺視，正抓着了他們虛榮的癢處。

他們在原來的大城裏，從沒有被人這麼注意過！曾經一度很重大過的耶路撒冷，如今若同羅馬城或亞力山大城比起來，簡直就成了一個小鎮市，一個窮省裏的省城。他們在海外，在帝國的首府裏，呼吸的是二十二大省的空氣，而這點淡渺小的猶太，簡直等於沒有一樣。窮而小的國度——有什麼輸出？一點兒油，一點兒果子，再沒有了。再沒有了，除掉從這冷僻角落裏傳遍世界的鋒利、明白的精神，這就是對他們那神的驕傲和頑固的信仰，那神不是鑄塑出的偶像所可代表的。這些頑固的人，自己伏在一個彫刻的象徵品前，使得以色列的子孫拒絕欽敬地上的王，甚至皇帝。猶太人堅持並且宣揚耶和華（註二）有天總要將一切舊神推下座去。這些奇怪而大膽的信仰將以色列的名字傳遍文化與教化的中心，並且掀起了些恐怖。他們是一個弱小的民族，然而他們的名字在金錢和權勢的世界裏非常響亮。有些人簡直向猶太人跪拜着嘲笑他們。可是也有暗暗怕他們的，怕的是他們那不可賄賂的教義，以爲還是敬而遠之的好。

這時那些穿絲着緞的人，被奴隸們攙着在窄巷裏穿行。那些被奴隸攙的人自己本是奴隸的子孫。從前第一個征服耶路撒冷的羅馬執政龐貝，曾虜去很多猶太人做他勝利的炫耀。可是放出很多來。於是他們聚集在意大利第表爾河的島上開始做小買賣餬口。攪攪當權，知道這些從猶太虜來的人，有他們特出的技能。給他們自由權。利用他們的營商能力，叫他們做購買糧食與軍火的中間人。他們建樹起很大的信用。不久就紛紛做了皇帝的銀行家，退位國王的債權人，劇場舞院的租借者。他們滿有東方人的德性與瑕疵：多才多藝，柔順，賦有學語言的天才。

在這個羅馬的猶太殖民地，壯丁有八千人（因為人數不久就被移民和冒險渡海者增加起來）。他們雖然很快就取得財富和勢力，但是在這大城裏，仍舊保持着孤獨的地位。很少有墮落進邪教的。他們裏頭當真有很多人起拉了名字。效羅馬行爲；很多人常上野蠻人遊戲處去；很多人不再自翊受過割禮。但是他們大部份還是繼續很公開的自認信奉舊日的教。除掉有商業目的外，不與異教徒混雜。反過來說，邪教徒倒是時髦猶太化一點。尤其是羅馬太太們，平時無聊得要死，想找點兒新感覺，於是聚集猶太會堂。回家後她們凭倚着吃飯時——當她們翻動過從撒摩來的煙孔雀，或塔泰色來的八目魚，或基阿來的蟬菜；再不就是當他們（打過噁心等胃口回復）看着更換桌上牆上的擺飾時——這些太太們就有了縱論那一個瞧不見的上帝的適當時候。

舊的諸神早已死去了麼？——財主的羅馬猶太人在聖城裏的街道上想像他邪教熟人所想的——淡泊主義者（註二三）公開的不承認多神論。他們引證柏拉圖。柏拉圖在愷撒前三百年就悲嘆靈魂總要從霧氣宇宙裏掉下來囚在人的肉體裏，他並且還樂觀的預期到靈魂有回至其原處的那天。照此看來，我們應該棄絕肉的享樂麼？讀西尼加，讓他回答你！西尼加，哲學家而又是實際的人，靈魂的祭司同時又是政論家。這位聖人寫下還不久：「無騷擾與災難的生活，就像是死海。上帝，我們的父，爲了我們的方便，給我們萬般的佳品。他給我們這一切全是出於他自己的仁慈，並不須等待我們的祈禱。」

「上帝，我們的父。」多偉大的意識！但是，如果我們全只有那一個父，豈非一切人生來就平等。好可怕的思想！

可是西尼加甚至還寫道：「奴隸的意思，與伴侶、同居、朋友諸義，多少不同，他們實在是奴隸伴侶！要加在我們身上來的東西——孩子、名譽、女人的美貌——並不是屬於我們的產業，不過是借來的東西，借來減輕我們凡程的痛苦。我們的這些「屬物」，在凡程終了後，全得還給那萬人之主。正如旅舍裏的傢具屬於旅舍主人，不屬於使用他們的旅客。」如果咱們的奴隸聽見這種信息（那些貴人想），大帝國的柱子就動搖了！

可是再瞧下去，西尼加的福音到底不那麼壞。——「快在你孩子上尋得快樂。趁你能享時且享受。在人生的飛程中，須盡量喜愛使你快樂的。」——「哀匹扣勒（註三四）也是這樣說的，雖然這位希臘聖人還要警戒我們少喫些蠔子與松菌！」

這些就是羅馬有權勢人的冥想，他們試以異邦吹來的教義消解他們日漸增加的不安。因為這時候是一個失了秩序的時代。富的很富，窮的太窮。中等階級差不多消失了。四圍都是無工可做的人，麇集都市，靠着國家一點施捨喫。一大羣下流冒險人、告發人、祕密製毒人、漢奸等，在社會上激增起來，蛀覆它的根基。在帝國下這是個什麼時代？舊日昌明繁盛的生活是永遠成爲過去了。總督陰謀近衛軍，近衛軍陰謀寵嬖，寵嬖陰謀不在羅馬的皇帝。同時治理階級的奢華好比是海邊的岩石，貧窮的浪沫打上去，下徒然退下；但是新起的沫浪又從後吼上來。她在巨大的宮殿下震動。這世界裏的貴族是聰明的。如果可能的話，他們很願去人世以外的宇宙裏尋保障。誰能因爲肉眼瞧不見而說猶太古來的上帝，或別個詭辯家所述新的諸神，並不最有權柄？

在聖城裏的街道上，財主的羅馬猶太人在轎子裏想像羅馬的邪教熟人所想的這些。到客棧門口了，他下轎，打算在那兒住過節。他也許正巧會遇見從亞力山大來的買賣朋友。那這兩位商人，就得互相交換點新聞。亞力山大來的就會講些關於退位國王破產的事，再連上些什麼猶太團體在埃及的言行，什麼猶太的精神與信仰隔絕或染上了多少希臘文明的色彩。這位羅馬猶太人真可以從亞力山大猶太人那兒聽見些奇怪的消息。

因為猶太人在多洛梅（二五）時代，就回到了埃及。現在尼羅河下流地方，已經有希伯來後裔一百萬人。以色列的子孫，在亞力山大城人口裏，佔了一半多。城裏有兩區地方，完全被他們所管轄。他們幾乎壟斷了東方與西方間的商業。自從奧古士都大帝將尼羅河與那三角洲交給他們監督——這是信用的一個標幟，知道埃及是羅馬的倉廩——以後，大航線就全在他們掌握之中了。

並且亞力山大城在羅馬還沒有變成世界上的政治中心以前二百多年，就已經是世界上文化的首府。從亞力山大王朝時代起，希臘文明的寶庫不斷流出，南渡過地中海來。猶太將要逆阻這些希臘藝術的勢力麼？自然要，亞力山大城的聖廟不能被邪教徒的藝術玷污；在華麗與清淨兩方面，這廟都能與耶路撒冷的上院比得。如果再進一步，埃及的猶太人竟讀荷馬與柏拉圖的書，那也不過是些稗官野史，決不能影響到有神政事蹟的實在世界。在最初的多洛梅時期，摩西書與所羅門書，以及猶太人的一切律法與智慧，全都有了希臘文譯本。因此上帝選民的祕密，全世界都知道了。那時每部落六人，一共七十二長老，隔絕在島上，用了七十二天（像傳上那麼說）的

時間，完成舊約前五部的「七十人譯本。」這件重大的事業，擺脫他們離開了狹窄的部落組織，變成世界的公民。在他們讚美的一天，這些古功臣將希臘文寫的金書交給了飽學的多洛梅王（註二六），他就是委任他們替他的圖書館翻譯的。現在全世界都知道更有比希臘大哲畢達可拉斯（註二七）尤偉大的摩西了。

羅馬來的猶太人還有點更要聽的事問那從亞力山大來的。關於費羅（註二八）有什麼消息？皇帝又新委他做什麼事麼？他最近的著作，就是關於夢的，怎麼樣很震動人麼？什麼時候可以有抄本？費羅寫得太過火，而致使人民對於東方先知的信仰動搖麼？猶太人費羅，希臘猶太教的巨星，現在已是近六十歲的人。他是尼羅河下流海水中分的東西兩世界的產兒。他在他著作裏凝合着那些交流於他的時代的思想。第一個世界大帝國的公民。兩種文化的使徒。牛長在有海船帶回貨物與思想的大海港上，是這位聖人的命。他的胸襟闊大，幾乎毫無國族偏見。他在精神上翱翔於希臘猶太政治限度之外，從先知與柏拉圖系兩種混合的思想裏建設最初的人性的並慈愛的上帝的意識。

費羅說，人沒落下來了；但是上帝的意思是叫人從自己的知識和改悔裏得救。立誓時不要專做宣誓的形式。要實行團結與統一。要想各民族都是一樣有價值的。讎敵遭不幸時，你要幫助他。當心保護戰爭時俘擄來的女子。對於奴隸，沒有長成的動物和懷孕的動物，要仁慈。甚至對於果樹也要仁慈的看待它。從物質裏救出你自己來。避免煩惱，尋孤寂，隔離肉慾的愛。於是肉體將解脫而靈魂就升上天，回到上帝處。不要興訟，離開市井與集會。要單純。

謙卑，平着氣；遠避財富與豪華。人世是外國，上天纔是我們的家。誰要能夠知道而實行的，就是上帝之子。因為上帝喜愛謙卑，他將升高謙卑的人。上帝將要用他靈的力量，在聖靈裏顯現自己，用他內在的光明領導他們出人界進天國。

六

讓我們假設有兩個年長的法利賽人，坐在客棧公共屋子裏的一角上；假定他們留心聽見了以上的談話。那麼每一個字對於他們都是侮辱。談話者的樣子就先不順眼。從羅馬來的猶太人穿着貴重衣裳，身體肥碩，容貌康健，乾乾淨淨的，臉上照羅馬習慣而得很光。他那從亞力山大來的朋友，像貌溫和，眼睛仁慈。法利賽人是瘦長而飢餓的人，白鬍子，面貌瘠惡。他們靜聽這些不冷不熱的猶太人談話時，眼睛裏閃着怒光——因為法利賽人恨冷淡者比恨不信者還厲害。

將上帝的話譯成異端語言的卑鄙長老，就是異端。他們竟將上帝和他揀選的人所立的約，顯示給異教徒。好大的罪惡！法利賽人在他們的學堂裏說，誰要讀一本異教的書，僅只要一本，就永遠絕斷了生命。希臘文是奴隸讀的，不是自由人。「七十人譯本」的寫作，就是第二衰落期的開始。上帝已經懲罰這些叛逆，所以現在的猶太人做了奴隸。這些從海船上下來的異教文明的使徒，將危險的習俗帶到聖地，甚至竟帶到聖廟裏頭。

靈魂麼？我們也有靈魂的教義！但是壓制肉體，無異剷除我們民族力量的根苗。應該豐盛生育！這些光說得好聽的奇人！他們生育了多少孩子？他們所說上帝的「啓示」，（註二九）僅僅與我們靈魂最後退隱時有關，我們還要輕視威觀世界等等——這不是要使以色列光榮的過去失色，使以色列光榮的未來危殆麼？在這國家多難，役於羅馬人下的時候，正應該用我們自己的生命，防守我們祖先的精神。我們那些教義和律法，就是羅馬人都奪不去的！

我們會遲疑者不拿我們的生命交付在這事上過麼？龐貝所以能克服這聖城，就因為被圍困的人太敬神，他們在安息日不去防禦他們自己。那時候猶太人是團結的，還存着馬喀比人的精神。謝謝希律，現在這精神是完了！

兩長老蹲在屋裏一角，開始談論希律大帝。他們年輕時，他還活着。希律王本是以士買人，他是有罪的，一點都不比不信仰的人好。他拿聖地賣給羅馬執政細細洛（註三〇），並且帶龐貝和克拉色來圍困耶路撒冷。一個奴隸的兒子希律，毒死過他的父兄。他放開他的寶庫去向羅馬征人買王的稱號——到底他喪失了這稱號。他的王朝對以色列有過什麼好處？他果真恢復很大的領土，幾乎趕上大衛王朝。但是離恢復大衛王的信仰差得遠，到表現了押沙龍（註三一）的一切罪惡。他不斷給羅馬人送禮、造廟、造劇場、造浴室，博異教徒的歡喜。津貼羅馬式的角鬪表演，甚至遠及腓尼基。他竟在聖城境內舉行這種表演。他這野蠻人如此的求邪教世界的恩澤，得他自己人民的輕蔑！誰都忘不掉他化幾百萬重建聖廟，給廟頂裝金，給山頂鋪大理石，用哥林多銅做摺門，用亞麻紗織至聖所的幔帳。但誰也都忘不掉他的罪。他不能將罪孽包上金，不能摺一口網遮住衆人的眼。他可以送三百頭牛羊做燔祭，但他

所殺死的四十五法利賽人的血，就是那最高會議士的，永遠在地下向他怒吼。他在聖城的正門上按過羅馬的金甕。雖然不久就移去，但他留下的污跡，半世紀的兩同鏽都滅不掉。因為蓋了一座廟又有很多妻，他就自炫爲所羅門第二；因爲克利烏帕屈（註三二）送他四百扈從，並且還養着特羅色和條頓人做衛隊，他就自視爲愷撒第二。因爲有太監同卜人，寵嬖和間諜；因爲對付了演說家（註三三）因爲給他的孩子起拉丁名；因爲結十次婚養十一個孩子——他就深信自己是全國的父，希律一死，全國大亂，豈非意中事。那時國中軍人到處自稱爲王，互相爭戰。直到最後愛和平的人去羅馬連合猶太的移民向皇帝乞助，自稱能恢復秩序趕走假王。竟控訴本國暴戶於異教統治者前！奧古士都在愛普羅廟接受八千以色列子孫的請願時，雖爲了威儀而嚴肅着臉，內裏是一定開心的。他所給的好像是仁慈，其實就是他急於要做的事。「分而治之」，永遠是羅馬的格言。皇帝將巴勒士坦分成五部，除猶太本部外，全分給希律的兒子治理。他們取那分封王的美名。猶太本部變成了羅馬的一省，羅馬巡撫雄踞在能俯瞰聖廟的瞰臺上，掌握住這地方的中心。

雖然這已是多年的事了，可是兩位法利賽腦袋裏總排不去國家多難的情形。一到逾越節期，照例要前後想想。因爲我們仍舊是上帝的選民，自從馬他替亞（註三四）那時起，大祭司胸前的瑪瑙，已經失掉光彩二百多年了。這瑪瑙的光彩，本是獻燔祭時指示上帝的降臨的。拯救什麼時候來呢？在耶路撒冷城裏，什麼都得被遏制、監視、威脅。反抗的旗幟必定舉在別地方，揭在北方！加利利！咱們的希望就在那兒！熱血人正在那異教染污的地方等候着，工

作着。從前在加利利，有過一次熱情青年決心擺脫奴隸束縛的事件。是不是「要查戶口」這句話已足夠使加利利人猶大反叛麼？他宣稱：「查戶口是罪惡！」於是他就集合了一隊義軍。這是反抗羅馬，但也是反抗羅馬化的猶太人，尤其是反抗希律，反抗財富與俗世的權力。「猶太人永不承認誰是主人！我們是自由人民；我們國家的首領是上帝；摩西的律法是我们的憲章。我們的上帝只幫助能自助的人！我們是武士！」他們喊着口號在加利利的秘密兵庫裏武裝起來，他們襲擊乏勒統領的駐軍。

這次反叛的失敗，只是增盛熱情的火燄，火燄永遠在被害者的子孫裏增盛起來。他們在等着，他們在等着，秘密整備着以武力抵禦武力。他們比起常常出現在約但河畔的所謂聖徒來，是另一種有力的人。至於那些聖徒，他們希望用祈禱和溫良，用施洗的水去恢復失掉的王國。只有從加利利，纔有救星到來！

七

太陽在聖廟金頂後漸漸降落下西面的海。夕照閃爍在該撒利亞的裘必特廟上。這座廟也是那浪費無數財富建造耶路撒冷太廟的希律王所造。裘必特廟裏的夕陽，依舊現着昔日的光彩，廟裏信徒的思想，和他們先人所想的也沒有多少不同。不過自從武力達到如此無比的高，自從地中海掘起蓋世的帝國，自從凡人變成神，人對神的信仰好像冷得多。宙斯、裘必特、和耶和華（註三五）顯然衰老了，他們眼見人一定要為他們而爭鬪，弟兄和弟兄

分抗。在羅馬，在亞力山大城，在這兒巴勒士坦，各派與各派爭戰。再沒有明白的使信鑽進祈求者的心。我們的祖先所謹遵的箴言，在一切地方，一切語言，一切宗教書裏失去了力量。權威動搖，習尚被棄。雖然雷能劈人，人也不再畏懼它。太陽也不再能激動人的禮拜。神像已經熟透，要在瞧不見的神處得一信仰的想望，日益增盛。這種想望已經有了很久，很久——一直隱在時間的霧裏。

現在耶路撒冷的暮色，正好比擬這時候的大變動。舊信仰好比是漸漸沉下海的微光；在黑暗裏一顆顆現出的是智慧的星，俯向人世閃爍。神的火漸漸熄滅時，哲學露出了光芒。但是各學派不互相調和思想，僅想拿已說壓倒一切異說。哲學家彼此爭辯。在這個世界裏到底還有沒有純潔的教義呢？裏在乞丐式衣服裏的敏銳禁慾主義者，和嘻笑於富人廳堂裏的溫良快樂主義者，比較起來誰來得高超？他們全都宣勸友愛，全都命令我們眷念做工的和背着重擔的人。催促人減輕奴隸的辛苦。他們說，你去給國家做需要的善事，將來定會依照功德受到報答。不過天國是爲大家開着的，沒有事情和勢力的輕重；天國尤其是爲受苦的人與改悔的人而開。

費羅告訴我們說，惡的源泉就在人的心裏。他說肉是有罪的，肉體是靈魂的牢獄；在上帝的眼光裏，人全平等，並且一切都渴望着在上帝，他們的父處，去尋求他們永久的家。這些教訓和希來兒（註三六）的多麼相近！希來兒是兩代前偉大的法利賽人。他是好行爲的模範。他所有的一切，全照他自己的教訓施捨完盡。他說：「如果你的仇敵跌倒，不可喜歡，因爲上帝會看見你，會發怒，會給你同樣的懲罰。要拿自己列在被壓迫者裏，不要列在壓迫者裏。」

「不要信任你自己，就是到死也不要。」他拿他的教訓歸納在一句話裏，謂之猶大教規的基礎，就是：「已所勿欲，勿施於人。」遠在千里之外的哀比扣勒也曾說過：「施善比受善可哀。」

但是同時還有相反的部分！法利賽人裏最嚴正的希來兒門徒，還喜歡生活裏的好東西。上帝是嚴厲的統治者，但同時又是慈愛的父；治理的是佳好的世界；他並不禁止財富，也不禁止歡樂。我們是他的孩子，應該自樂。留心遵守律法，但避免禁慾主義。趁年青時候結婚，可以生很多孩子。在經典允許之下，盡量享受女人和酒。因為「他血默」（三三）裏說：「天國屬於那使同伴歡笑的人。」

但是他們的信條也立刻被反對者問住了。有些先知問：「瞧不見的，至聖的上帝，一定要血食纔行麼？如果猶太人是上帝揀選出的人民，為什麼上帝不斷給我們災難，一再的叫我們做奴隸？你說是懲罰麼？也許是上帝不再想幫助我們了。希臘人難道不比猶太人更自由更道德麼？」

驕傲的孤立，最初在巴比倫逃亡時代（三二）已經被外國語的勢力破壞過。現在羅馬巡撫用希臘語向猶太人說話；羅馬法庭裏用的是希臘文；祭司、俗人、手藝人、甚至農夫都必須用外國語和羅馬駐軍談話。猶太人因此就漸漸感覺他們自己經典的希臘文譯本，反比希伯來文好懂了。長堤的決口還不止這一處。西方的潮流澎湃而入。在這古代禮教到了極鬆弛的時代，法利賽人覺得主張固執律法嚴遵舊俗是他們最高的責任。注重禮式變成他們最大的愛好。他們祖先的猶太，在他們眼裏是神聖的。有什一稅來聖潔土地，洗滌來聖潔種子，日祭來聖潔

聖城，上帝住在神聖山巔的至聖所裏。

如果人民能遵守摩西的誡命，他們的信仰會使他們再得自由。這聖城再會強盛。羅馬會滅亡；正像埃及、巴比倫、敘利亞曾經滅亡一樣！

但是只有去過模範的生活纔能成就這些。猶太人必須遵守一切規定的饗宴與禁食。他們必須能分別合法與不合法的食品，酵過與未酵過的餅。每項摩西的條法，都應該實行。尤其應該將那律法建立在孩子心裏。喫飯時，法利賽人得把儀式教給他三歲大的兒子。被稱作「夫子」或「拉比」的老師，給孩子們講經典的意義。大家都尊敬這位老師。因為他不收金錢，能趕鬼，能設比喻，能供給適合每日需要的功課。

法利賽人非常看重律法的文字。他們在這個觀念歧異，一切不定的時代裏，獨接受字面上的意思，沒有玄秘的解釋。

他們信仰律法的文字。這是使他們分裂的礁石。

八

黑夜又籠罩着耶路撒冷。逾越節就在眼前了。城裏住着千千萬萬的進香人，他們心裏全攪動着敬憚的希望。這些敬神的人念晚禱時，心裏想些什麼？他們等候睡夢來撫慰時，在油盞前念那個先知的書？先知但以理的異象！

「有四隻大獸從海裏上來，形狀各各不同。」巴比倫、敘利亞、亞力山大王國，全都壓迫過上帝的選民，都相繼毀滅了。「睽那第四隻獸，甚是可怕，極其強壯，大有力量，有大鐵牙，吞喫嚼碎，喫剩的用腳踹踏。」（註三九）這就是釋放者馬喀比王的夥伴，大先知但以理所預見的羅馬，羅馬必將滅亡，像早先三個外邦國度曾經滅亡一樣。「國度、權柄、和天下諸國的大權，必賜給至高的聖民。他的國是永久的，一切掌權的都必事奉他，順從他……有一個像人之子的，乘天雲下來……賜給他的是……一切人民、國家、語言全事奉他的國度。」（註四〇）人之子！以前先知的話裏雖然有過這種觀念，但從未用過這幾個字。自從由利巴嫩伸張到紅海的大衛王國滅亡後，先知們全知道有力的以色列新王將由大衛族裏出來。「上帝在錫安種一顆樹芽，那芽是從折斷的香柏樹裏出來的。」救主帶和平來還是戰爭呢？有些人說，只有從一場大戰裏上帝纔能在錫安立下允許的國度。「以後我將要拿我的靈放進一切凡胎，你們的子女將要預言，你們年老的將要夢見夢兆，年輕的將要看見異象……以後有一天，山上將滴下新釀的酒，丘上將流着奶，猶太的河裏全流着水，有一個泉源就出在主的屋裏。」古先知的歌真這麼奮切，這麼欣快。

可是撒迦利亞僅僅期待和平的王走來：「錫安的人民哪，應當大大歡喜；耶路撒冷的民哪，應當歡呼。看哪，你的王來到你這裏：他是公義的，並且施行拯救；謙謙和和的騎着驢，是騎着驢駒。我必除掉以法蓮的戰車，和耶路撒冷的戰馬，爭戰用的弓也必除盡；而他則必向列國講和平。他的權柄必從這海達到那海，從大地管到地極。」（註四

黑加那預言的也跟這差不多，他在百年前還瞧見過金角的白牛代表大統治者走進聖廟去。就是近在希律時代，也有一個聖詩作者唱道：『看，主，讓大衛的子孫，他們的王，爲他們醒來，因爲你會命他在這時候代你治理以色列的。』有埃及神巫瞧見救主走來是不是昨天的事？

法利賽派嚴守教規的人念過晚禱後，慣常會問：『但是誰是解救者呢？現在已經降生在巴勒士坦了麼？』是否還像希律剛死時一羣僞先知自稱爲彌賽亞（註四二）呢？等機會欺騙民衆的冒險人，到處有的是！他們借坐術替人治病，領頭腦簡單的走錯路。加利利滿都是想得着附從者的叛徒。還有哀森會（註四三）人，他們坐在約但河畔喊說：『靈的國就在眼前。像這些革命黨和熱血人，那樣的引先知的話，去達他們自己的壞目的，冒僭最高的權力破壞律法，真是以色列的不幸。這些欺騙者快滅亡，不，猶太人的新王還沒有生下地來！』

這些就是敬神者在夜裏吐出來的希望和恐懼。甚至從羅馬和亞力山大城來的開明進香人，都夢想着上帝所允許的解救者的來到。他們念過浮吉耳與何瑞斯（註四四）知道這些詩人（他們的庇護者是奧古士都大帝）也會寫過將要來的一個黃金時代。有許多人宣稱幸運將仍屬羅馬，它是世界的統治者；但是但以理是確確實實的先知，他的允許是一定要應驗的。費羅也預見過：『那將領猶太人至一處的聖者，他將要在上帝，他那父處求得寬恕。於是敗亡的城將興起，沙漠裏將有人煙，荒土上將結果子。』

黑夜籠罩着聖殿，守夜的祭司在半睡半醒間打瞌睡。他們忘記了羅馬兵，忘記了以色列的奴役。逾越節已在

眼前，他們心裏充滿着就要來的拯救者的想頭。

耶路撒冷睡城裏的人，全做着爾賽亞要來的夢。

(註一) Holy of Holies，聖廟中最神聖之處。

(註二) Maccabees，馬加比，猶太人民從埃及奴役下解放出來的祭司階級族。

(註三) Passover，為紀念以色列人自埃及及釋出的大節。

(註四) Serib's，意即「學者」，為專研摩西律法之一般祭司猶大人。很像中國古代的儒。(見胡適之先生的「說儒」)

(註五) Levi 族人，彼等專司聖廟中事，並多為樂師。

(註六) Herod，耶穌降生時的猶太王。

(註七) 見舊約創世紀第一章第一節——「起初上帝創造天地……上帝的靈運行在水面上。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

(註八) Rabbi，意即「夫子」，係摩西文士者。

(註九) Plato，其時治理猶太，撒馬利亞，及以上買之羅馬巡撫。

(註一〇) Caesarea，羅馬巡撫所駐之城。

(註一一) Tiberius，羅馬皇帝。

(註一二) Sineca，羅馬哲學家。約生於耶穌紀元前四年，死於紀元後六十五年。

(註一三) Digenes (c. 312-270 B.C.)，希臘苦行克己的哲學家。

(註一四) Herod，猶太王名稱。

(註一五) Varus，羅馬駐猶太諸邦之駐軍統領。

(註一六) Sanhedri = 爲古猶太司法的及維持摩西律法於社會間之最高機關。由大約七十一會員組成，人都爲主要祭司、長老、文士。以大祭司爲主席。

(註一七) 卽耶穌時猶太之大祭司 Annas Caiaphas。在羅馬治下，大祭司常易更動，惟該亞法在任甚久。

(註一八) Sadducees 爲猶太貴族祭司派，耶路撒冷聖廟爲其活動中心，政治爲其主要事業。彼等接受外國文化，以聯絡一切能保障其專利職位之勢力爲宗旨。

(註一九) Iders 古希伯來（猶太）時各家族及部落中之尊長。

(註二〇) Pharisees 瑪喀比人勝利後由猶太文中興起之一派，此派以拘泥律法著。

(註二一) Sabbath 此字初見於舊約「出埃及記」第十六章及二十三章，在十誡規定以前，卽已遵守之。耶穌在星期第一日後活後，卽以每星期第一日代第七日。希伯來（猶太）人在此日不喫熟食，不穿新衣，不獻祭，不准坐車等等。

(註二二) Jehovah 以色列上帝名。

(註二三) Stoics 希臘一哲學派。初創於雅典城，約爲耶穌紀元前三〇八年。此派人在重倫理，約束感情。亦譯「斯多噶派」。

(註二四) Epicurus (c. 342-270 B.C.) 希臘名哲學家。

(註二五) Ptolemies 自亞力山大大帝至克里烏帕屈后時期中治理埃及之王室。

(註二六) Ptolemy Philadelphus 卽多塔梅王二世。

(註二七) Pythagoras

(註二八) Philo, Judaeus 約生於耶穌紀元前二十五年，係一猶太希臘式哲學家。生於亞力山大城，出身豪富。

(註二九) Revelation 上帝顯示人們的智識。

(註三〇) 卽 Cicero 羅馬最大演說家及政治家。

(註三二) Absalom 押沙龍爲其妹他瑪復讎殺兄暗嫩，後又叛其父大衛。(見舊約撒母耳記下第十二章。)

(註三二) 卽埃及女皇 Cleopatra。

(註三三) 似指細細路 (Otero)，見前。

(註三四) Mattathias 耶穌紀元前一百六十七年時，舉族圖恢復耶路撒冷聖廟之祭司。

(註三五) Zens, Jupiter, Jehovah 卽希臘、羅馬、猶太三民族之神。

(註三六) Hithai 猶太之拉比，死於耶穌降生前四十年，曾任猶太公會主席。

(註三七) Palomda 猶太教規的根本法典。

(註三八) Babylonian Exile 自西曆紀元前五九七及五八六年猶太人被擄至巴比倫起，到西曆前五三八年回塔太時止，在猶太

史上謂之巴比倫逃亡時代。

(註三九) 見舊約但以理書第七章第三節及第七節。

(註四〇) 舊約但以理書第七章二十七節。

(註四一) 見舊約撒迦利亞書第九章九節。

(註四二) Messiah 應驗預言的，上帝所遺的救主。

(註四三) Essenes 耶穌時散播在死海附近及猶太鄉村間的一避世絕俗的會，有會員約四千人。耶穌紀元前一百五十年時卽有之。

(註四四) Vergil, Horace 均羅馬詩人。

人之子

——一個先知的傳——

第一章 受命

一

躺在山邊草地上的，是一個少年孩子。他的眼注視着藍天，朝陽蓋在他的身上。他也許是牧童，因為羊就在他的身旁喫草。四周是靜靜的。山岡斜斜拖下山谷。滿山都找不出第二個人影。這孩子正好舒舒服服睡他的覺，醒來時會看見羊羣就在身旁。但是他不睡，羊羣也不是他所放。他在安息日早晨總愛一個人溜出來。因為這是休息日子，工場上沒有人作工，沒有人用他幫忙。從晨禱到赴會堂這段時間是他自己的。他一個人躺在山坡上凝視着天空，他覺得快樂。

只因在諸山上面，雲頭上面，住着我們偉大的父。當然他不是給孩子看見的。甚至摩西都只見過他一次，雖然倒時常顯示給古時的先知。可是在這曠野裏還是可以感覺到他的臨在——一種遙遠的臨近。當風從海上吹來，

老橄欖樹弓着背，枝幹在疾風裏呻吟時；當小溪漲滿春水，潺潺的低語高過羊羣的嚼草聲時；當白雲遮沒北邊的，黑門山山頭時；上帝的聲音很清晰的傳來我們耳裏，因為他是高地的神，不愛上平原去。

這孩子在萬山環繞的山坡上能睜見四處的山。圓的他泊山就靠近他左方。往右望去是撒馬利亞諸山。脈系到頭達海，望去好像要落下海似的，是尖的迦密山。他曾登過他泊山，但還沒有去過橫在山下的湖，也不知道到底有天要去那港口不。但那地方並不引誘他。他傾聽過關於那地方的城鎮與湖船的無數談說。人家告訴過他那地方的人民，什麼有一個人從那兒潛逃出去，另外一個人就要回去等等。這些回聲遲留在小年人的耳裏。

這山上最可愛。有軟軟的草地可躺。無花果樹蔭濃濃的蓋住陽光不傷害他的眼。有的是刺樹叢，但他能避開牠們的割刺。雲雀飛的多麼低！它們很馴良，一點都不怕人。牧羊人來時並不和他說一句話。羊子安安靜靜喫他們的草。這些良善的綿羊當然也是父所喜愛的，雖然牠們不能向他祈禱。在上帝的眼下長着無花果樹，上帝慈愛的凝視一定也落在樹陰下的孩子身上——因為他是無所不見的。在底下的擊撒勒（這孩子正向那兒走下去，因為已經是回家的時候）——在底下那白房子的市廛裏——他們都在談論上帝與他的聖廟，埋怨國家被別人竊去，埋怨教徒竟統治上帝揀選的人民。有錢的比貧窮的談得更多，文士們簡直不住嘴。山底下這些傢伙總是闖進窮人屋子去看他們是否正當地念禱詞，他們有什麼權利這樣做？當一個法利賽人走進來時，手裏握着匏子的做木匠的父親憂心地擡眼望着他，因為他知道這位客人是來找錯的。他知道他將要來細細的看盤子，甚至看

牆壁是否潔淨；將要來察視一切東西，看人是否忠實遵守律法；這事得有一個多鐘頭纔能完，父親將要不能完成他正在做的椅子了。經典是好的；但是昨夜父親朗聲誦讀但以理書，母親挺着腰坐着時，他的妹妹全睡着了。——他又想到他的弟妹，他又想到父親母親的粗話。當他傾聽他們時，他對上帝決不會有奮切的思想。

他一回到家，瞧見他們全整備好去會堂了。他們全穿着乾淨衣服，母親昨天洗過的。父親正在那塗泥灰塗的茅屋裏，那間喫住在一起的踏房裏找經符。找着以後，大家別動身，母親抱着頂小的。門口木匠的木牀已經搬開，但是屋門還是大開着。安息日有誰偷東西？並且茅屋裏有什麼值得偷的？

他們走過三角頂下的井，他母親每天早晨總要從這井裏打水承在肩上回家。他們走過那些被涼爽的花園掩蔽着的有錢人的家。這多水的溪谷裏所長的一切多肥多密！蠅頂的古柏長得真高；並且那些黑棗棕也不稍矮。葡萄藤豐盛的萌着芽；柘榴在牠們的淺綠葉簇裏閃出金紅。但是每個花園外頭全圍着多刺的仙人掌一類植物的荆籬。這些殘忍的植物的面上厚厚蒙着土，幾乎看不出是什麼。不留神的過路人有時會撕破衣服和皮膚。小孩子們被尖刺刺傷，不免哭起來。

這少年注意（因為他對一切能助人了解人類的內心的神秘的東西都注意）有些過路人在那富麗闊大而多村的屋外瞥着妬羨的眼光。他找不着羨的理由；他從來沒有夢想過度豪富生活的可能。鮮羊奶，羊奶做的酪餅，無花果——這些還不够麼？木匠在上帝的眼光裏比不上念書人麼？如果傳說是對的話，許多著名的法利賽

人全是手藝人，要是推這孩子上會堂前排有身分人坐的那兒去坐，他寧願鑽進地。

可是貧窮也有牠的缺點。父親母親早就想上耶路撒冷進香，但是出不起三天的路費。不能去耶路撒冷，在他們是一件憾事。鄰居的兒子頭年去過，把他看見的一切都告訴了他；什麼希律的廟滿耀着金子的光彩；祭壇上巨大的燔祭；大祭司莊嚴華麗的穿戴着；街上又是如何的熱鬧。

耶穌自己並沒有要去的意思，也沒有瞻仰聖廟的切望。

二

臺階通上那脩長而陰冷的會堂內部。父親和年長的孩子坐在一起，母親得上婦女席去坐。男子們又說又辯的湧進來。坐在頂遠一頭高座上的，靠近貼着律法表那兒的是領唱師。他叫大家肅靜；於是大家站起來誦一騰詞。他問今天誰願意讀經文？前排凳子上有一個人站了起來，這人身體肥滿，鬚髯蒼白，穿着鮮亮顏色的絲袍，講究的披肩上裝飾着寶石。他走去讀經臺，大家全讓給他路。於是他開始用吟唱的聲調誦讀。他是這郡集裏最有錢的一個，有學問，並且沒有人能比得上他的施捨——他施捨得家華。他的行爲是無懈可擊的。他總是第一個來到上帝的屋子，第末一個（在那些祈禱到甚至上燈後的人裏）回家。他遵守禁食比誰都謹慎，教育他衆多的兒子敬畏主。他給聖殿與窮人比應該給的什一稅多，他給大家建樹下一個好榜樣。但是沒有人愛他——因爲他在心裏誰

都不愛。

這可憐的少年跛着腳從長廳的後頭遠遠看上讀經臺。聽那又肥又白是的長老讀出熟悉的文字時，覺得又喪氣又不願注意。他對於自己的態度有點良心不安，因為那讀經者從來沒有傷害過人，並且也遵守了一切的誠命。這人從前會向他的父親定過一張桌子，父親做好交與他時，他給他比約定的價錢還多。父親說他是好人。爲什麼這少年到不喜歡他？——你睇，他們又在爭辯了，他們不滿意經文的解釋。他們爭辯「彌賽亞」(三二)這字的意思是否卽是指「上帝的子」或「大衛的子」。聲音愈說愈高，每人都能從經典裏引一段出來擁護他自己的主張。——這孩子一時時的受着緊張。他極力的防禦自己內心的寶庫。他一心的想逃開會堂裏拘束的空氣，去享受那山邊的自由；那兒有雲雀飛得低；那兒有溪流是他的摯友；那兒有飛雲在頂上舒捲；在那雲塊間，他的眼力能直貫進天國的藍穹。

孩子們下午又回到陰冷的會堂裏來。他們蹲成一圈。每人手裏都拿着一片東西，用食指指着上頭的字母。領唱師蹲在圈的中心，高聲讀一個個字母；於是由字母而字，由字而句。孩子們機械地跟着誦讀。這是他們唯一的學校教育。如果誰搗亂，領唱師就拿棍子打他一棒。功課很困難，因爲這寫的語言與他們平日講的不同。他們這高原上的人民有他們自己的方言，全以色列都取笑他們的亞雷美克(註二)音。這是全世界的山居人民的命運。好了，功課已經完結，學生能自由行動了。

大街上真有可看的。這是各國交通的要道。凡從多利亞（武三）上岸到內地，到口外北地，到諸郡，到提比哩亞的希律那兒，到大馬色的叙利亚人那兒，全得經過撒勒（武四）。這兒有過路的駱駝與載重的馬，騾拉的車，兵士，商人和他們的妻子與奴隸。他們在撒勒打尖，這兒的孩子就能好好看見一切東西。他們甚至能拾起一兩片段希臘文，因為前一站打尖處就是離此只有三公里的賽福利地方。那兒的異教徒比猶太人還多。

從東路向撒勒走來的是腓尼基的商人；亞拉伯的學者；還有在分封王處任事，如今方欲渡海回國的夷狄人。你瞧還有佩着劍的兵士，他們全是喜歡怒咒，喜歡躁腳，喜歡發忿怒的命令的穿盔甲的人。羅馬皇帝從各處召人來補充，他們全都是美好而顏色略黑的人，但全都能屈順而又凶猛。年已長大的猶太人看見鷹旗就掉過背來，深怕對邪教的偶像行敬禮。但是小孩子們卻面對着它，並且用手指頭打了千里鏡窺視，試想找出這禁圖裏到底藏着什麼邪氣。這些來去的異教徒有時候很震驚人，滿帶着有重大事件發生的神氣，就成了猶太人中間講不完的話題。一到日暮，靜靜的靠着父親在門口坐着，那老人和他的鄰居交相怨恨這時代的亂離，耶穌就能明白很多。白天在大街上所看見的東西。他把一切全藏在他的記憶裏。他在他泊山巔所看見的廣大的土地，還有千百里看不見的土地，原來全是屬於猶太人的。羅馬人從他們手裏奪了去，還要徵斂賦稅與關稅。他們用火與劍征服聖廟，甚至（據說）強進至聖所。這還是不多幾年前的事。於是有一個希律的奴隸，一個叫西門的漂亮人，燒掉了耶利哥地方的王宮。一個牧羊人，一個巨人，像摩西一樣的堅強，他自己稱王舉兵反抗羅馬人。

這些反抗全都被平服了。

三

時常震盪於鄰地暴動的拏撒勒和加利利，自己地方上也突然起了叛動。在離拏撒勒大約一公里地方的瑪拉，有個加利利人猶大不久以前也集了勇士去實現他們國家的解放。他自己也有一點私讎要報，因為羅馬的工具希律曾經殺死過他的父親。他自己其實也是爲人所用，那人就是那被稱爲「熱心派」並宣誓不服從羅馬的新黨領袖撒都該。他們說：「我們只孝敬上帝。你們要徵人頭稅什麼？就是大衛王自己打算查以色列戶口時，先知們都恐嚇過他，我們田裏長的每一莖麥子，他們都要賦稅；我們運出去的每一鑊油，他們都要關稅。這簡直比貪婪更可惡，叫選民在異教徒前蒙上了一層可怕的羞辱。如果法利賽人忍耐這些，他們就是不懂先知的精神；因爲只有從不平，只有從行動裏纔能尋見上帝所允許的解放者彌賽亞。」

加利利人猶大和他的黨羽舉起了反抗的旗幟。他們劫奪養福利地方的兵庫，搶獲一切羅馬的錢；於是帶了祭司的祝福開始驅逐外國人出巴勒士坦。他們的軍隊膨脹得飛快，後來加利利諸山已容納不下他們。羅馬駐軍統領乏勒火速從敘利亞往南趕來，帶着比叛徒多四倍的駐軍，還有鄰近諸封王的兵力作聯軍。他解放了耶路撒冷，平服了叛動，在十字架釘死了兩千個俘虜。——領袖猶大脫遁。

孩子們的父親和教師在忽含希望，忽含恐懼中和他們講述這些加利利人的勇蹟，和他們講早年的成功與立王的不幸事時，這些孩子如何驚喜啊。在利巴嫩郊野計劃新軍略的亡命客猶大，變成了他們故事裏的英雄。不久羅馬人捉獲猶大並把他釘了十字架的消息傳來，使他們十分憂傷。他為他們的民族盡了忠。猶太人全歌頌這為自由，為復仇而死的猶大。猶大被釘死的地方，那耶路撒冷附近的山頂，成了猶太人的聖地。人人心裏都恨了一些時候。可是不久又膨脹起希望。擺脫羅馬的奴役變成了猶太人的政治信仰。非要到了那時候，彌賽亞的王國纔開始。

人家談論時，我們這深思的孩子保持着安靜。他渴望知識，總愛靜聽着比他年長的人講話。他黠慧地看着他們；如果可能的話，他總想法子去知道他們思想的真旨。如果碰巧有從亞力山大城來的人經過拏撒勒，談起那大城市裏著名的圖書館，談起那尼羅河口大城裏的新聖人時，耶穌總是一個字一個字的傾聽，不放過一點偶然吹來這小城的知識。有時希臘的漂泊者也會告訴他一些異教先知有一時代在雅典街上所傳出的音信，那時雅典還很強大。敬重手藝人高過學校和聖殿的賢人說：「能求自知的人，總做得好事情，並且因此得着愉快。」這麼一個音信很能刺戟孩子的想像，並且很觸發他青年的心。

但是當別人叫他去恨異教徒，輕賤羅馬人時，以及他第一次知道民族感情熱狂到極點時，他並不為所動。我們因為被上帝所愛，便應設想他恨別人麼？我們簡直毫無瑕疵到可以自信比同為上帝所造的人好麼？迦密地方

如今在腓尼基人手裏啦，或者希律的兒子非力統治了加利利海以北的地方啦，這有什麼可說的？如果我們是上帝揀選的人民，難道就是說我們必須獲得那麼多的山和城麼？聖廟是我們的還不夠麼？羅馬向我們徵收賦稅關稅又該怎麼樣？富人們少了一點；但是結果大家都被養活了。彌賽亞的天國與猶太人的地國發生什麼關係麼？如果撒都該與猶大僅只要建立上帝的國，爲什麼定要劫奪異教徒藏在賽福利的刀劍？

四

沸騰了幾年的反抗，還得沸騰幾十年；還是想點別的事好。

耶穌現在已經長成了。他的黑色的頭髮依照擊撒勒的習慣中分。他的身體很康健，因爲總在山裏步游的緣故；他還幫同父親在木林旁做工，這兒的空氣要比河的下流涼些。在這河水豐足的地方，風吹得很清新，山邊也綠得很透。約瑟去世了。十九歲的長子得與母親分擔照顧小弟妹的責任。

他從沒有想到結婚，雖然律法幾乎要強制人結婚，並且特別祝福孩子多的父親。可是他愛女人與孩子，他們也愛他。人家看他似乎有點怪，因爲他真有那樣的溫文，那樣的平和與懇切，從不與人吵鬧。他總和人親近。在人羣裏是一個靜聽者，而不是講話者。他傾聽關於人類命運的傳聞，他心裏正熟慮這事。因爲時時注意人的感情，他好像用了神棒似的，他尋出人家的行動的真髓。他尤其常見虛弱總罩在響亮與虛偽談話的面具裏；但他永不顯露

輕蔑。他懂得很多，寬恕一切。人全信任他，因為他不裝做法官的神氣。

也許他們可惜這年青人不爲自己把握住什麼，可惜他在人家發怒的所在還微笑吧？有錢人請他上他們家去，因為他最懂經典，並且因為他不自爭先。他和他們一塊坐着喝酒，喝這山裏自己釀的烈酒。他不逃避宴樂，不躲開女人；他和別的客人一塊愉樂。

他所歡喜的友伴，還是那些和他在社會上站同一地位的人。在大路旁邊，或在會堂前的臺階上，他總是與那些和他一樣貧窮的人坐在一起，靜聽他們訴說各人的苦惱。他與敬神者所遠避的流浪人做朋友，他不避與妓女談話，他甚至與誰都瞧不起的收稅人在一起。猶太人不能諒恕他們裏頭的收稅人，因為這些人絞出自己同族的稅來奉給封王，再納貢羅馬。從徵稅聚得的財富是卑賤的財富。稅錢是偷的錢。敬神的人除維持聖廟外，不能被徵收稅款。

這青年木匠爲什麼和這些最壞的人一起談話？擊撒勒的人誰都知道對他沒有什麼好處，他也不曾不知道和收稅人與有罪人一起是不名譽的。被社會擯棄的人漸漸聚集到他那兒去了。因為他從不誹謗他們。因為他總是很容忍的聽他們申訴怎樣揀愛情或收稅做職業，以前怎樣無法謀生。這位奇怪的青年，好像有特別技能找得出留在最壞罪人裏的一點好處；這種好處甚至連他們自己都不知道。剛愎人在他的面前打開了真心，殘忍人在他的面前顯得仁慈。

這些加利利人全都是性情不定者，一時候勇敢，肯犧牲，熱心於某種理想；一時候畏縮，退後，無緣無故的銷沉。他們缺乏自賴心；自從和皈依猶太教的異教鄰人混合血統後，尤其變得不堅定。心思紊亂的人，世界上再沒有比加利利地方來得多。但是耶穌並不懼怕被鬼附體的人。他毫不畏懼的，看着魔鬼在一個患者身上作祟。據說他還拯救過幾個使旁人全嚇得跑開的人。

只有對一種人他有時候間或粗暴的向他們說話：就是那些誇耀敬神的人，他們希望能在市場上被衆人看見他們的敬神；尤其是文士與法利賽人。懂經典懂得愈透的，那條形式與內容，文字與精神間的鴻溝也愈分明。法利賽人總愛說：『兩個人坐在一起時不是講律法，這座位就成了侮慢者的座位。』又說：『一邊走路一邊凝思律法時突然會說，「樹多可愛！」或「那新田多美！」的人有禍了；這種人喪失了他的生命。照自己意思解釋律法，而與精知律法者所言相左的人是尤其有禍了；他在將來的世界裏沒有份。』什麼，我們不能向一棵棕樹表示景慕麼？我們凝思上帝時不能看看大地麼？我們難道非要用博學的鑰匙才能打開古詩篇的真髓嗎？

耶穌很知道一切習慣與誠命，關於祭司與結婚的法律，以及以色列的歷史與先知的言行。雖然不欲被認為精知律法的人，他實在是精知律法者。——他們爲什麼要在街上來來去去，爲什麼滿處叫人去探視窮人與他們的屋子潔淨不潔淨？人家問他們在第七年是否能釋放他們的奴隸時，他們回答說他們要等到第五十年。有錢的人重剝窮人，他們並不常照律法所命留下落穗。他們逼窮人出地裏頭熟的七種祭獻果子，還問他們要羊毛，牛羊，

與木材作聖廟稅——於是窮的愈窮，並且也不見得更敬上帝。

耶穌覺得還是去坐在路旁候人僱傭。上帝是不會讓他餓死的，爲什麼要愁明天呢？如果不是爲了母親與弟妹的話，他一定到山裏去喫無花果與羊奶過活了。城裏自以爲是的人太多。即使當他們做能在上帝面前博歡喜的事時，他們一定也要在人的面前做；他們坐在法律書前時的眼睛，比坐在星下時還亮。

他像以上這樣和他的一兩個朋友談話。他們靜聽着他，再將他的話照樣向別人談。到了下一節日的晚上，幾個朋友來告訴他他們最近的談話。他坐在茅屋門口，他的母親正在茅屋裏忙家務事；他自己靜聽着他內心的平靜的聲音。他要想從經典裏講點什麼出來是很容易的，因爲無論是舊書或是新的，他都很知道。今晚他也許要講善良的大祭司希來兒。他死時耶穌還小。希來兒教道：『已所勿欲，勿施於人。』在圖璧書（註五）裏也有這樣的話。可是如今在耶路撒冷握政的公會裏，全是些沙賈（註六）的門徒。這些又陰沈又嚴厲的人教道：『一個人還是不生出來好些。』我們在這有陽光悅目，有山邊與羊羣，有小孩與花看的時候說這話不是罪惡麼？

第二天來聽的人又多了兩個，他們全圍着他蹲成一圈——像從前常有的那樣靜聽這民間人的話——他自己在先知的熱情裏，引出那很能表現他自己思想的話。譬如以賽亞（註七）曾說主的話道：『你們所獻的許多祭物與我有何益處呢？……公綿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經够了……香品是我所憎惡的……你們的手都滿了殺人的血……學習行善吧。』於是他又誦何西亞的書道：『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

他們第四晚來的時候沒有瞧見他。他已經去山裏尋孤寂，因為他心裏反對祭司的情緒太熱烈，怕要忍不住。他靜聽着山風在葉叢裏低吟時，心裏又回復了恬靜。山裏的野百合在晚風中飄出清香來。在黑夜還沒有蓋沒以前，他遠遠看見古先知坐過的示劍地方的山頭。

他身子臥在草裏，擡眼望着星，覺得自己懷抱在普愛的父心裏。

五

這木匠，這精知律法的青年，聽見關於一個團體的消息。這團體無聲無臭的在黨派爭鬥間產了出來，佈滿全猶太。他們全不是作國家與地方改革或革命的人。他們並不想找理由使人信服。他們只是安安分分的過他們窮人的簡單生活，心裏乾淨。如今這裏哀森會的會員一共男女四千人。他們全是不找誰的錯，也不攻擊有錢人或法利賽人的敬神的共產主義者。他們決心在日常生活裏去實現先知所教訓的友愛與親鄰。他們不是遁世的和尚。他們做一切的職業，如做手藝、種地、牧羊、養蜂等等。不過有些職業如做買賣，當水手，製兵器是認為不潔淨的。會裏的會員均當棄絕不做。

誰要做了哀森派裏的人，他得拿他俗世的財產全貢獻給大家。會員賺錢超過他的最低的需要，便拿剩下的錢交給會裏。他們互相交換缺乏的東西，遇見窮人可以自動的施捨給他，但是不能給親戚——因為財產既屬於

大家，財富是由大會依照年尊人與多數人的決議支配的。『我的與你的全是你的。』

這些團體最初成立於荒脊的漠邊，漸漸推行到人煙稠密的地方。凡是能尋得會章所允許的職業的鄉下與小城裏，也有哀森派的團體。因此哀森派人走在猶太無論什麼地方，都能得到自己會裏弟兄供給他的需要。他們全是猶太人，然而對於一般使猶太人痛苦與分裂的政治問題不感興趣，並且也不注意國家的問題也不問聖廟的事。

他們全是信徒，但不是正統派，因為他們做很多律法禁止的事。他們早晨起的很早，在日出前靜坐一小時，向太陽作迎接這純光源泉的祈禱。一到日落，他們不再談上帝，他們嚴守有光亮時纔提及智慧之體。中午一頓飯他們在一起喫。飯前洗澡，穿白麻紗衣裳。每次只許一人說話。他們禁肉禁酒；只喫麵包、蔬菜、奶、蜜與水果。潔淨與多用水在他們看來好像比信條更重要。他們不厭勞，除唯一的一種外不宣誓。時常禁食，嚴守安息日。在這休息的日子，他們簡直不碰一碰鍋鏟，不做最需要的事。他們遵循相傳的方法學習石頭與樹木的法力，用符咒趕鬼。他們詳夢預言未來。他們很引起一般人的信任，因為人們都知道他們不貪慾並且壓制感情。人家有事時常去請教他們。

結婚與繁殖的責任，在年青時就履行了。一到成熟的人，大半獨身，他們就撫養人家的孩子以資補救。他們團體裏分四等，入會的弟兄和姊妹都須逐漸的升遷。他們唯一允許的宣誓是秘密的誓。每個哀森人一定要宣誓永不洩露會裏的內在玄祕和弟兄的姓名。誰要犯了這密誓或犯了重大的誡命，就被逐出。被逐出會的，將良心碎裂

而死——雖然爲了憐恤，在臨死的時候可以允許他再加入。他們說靈魂是永生的，它被自然的巫術誘進肉體，囚舍。這個德性會裏的會員怎樣使他們自己趕速解脫物質的束縛呢？他們廢止私有財產、不戰爭、不怒、不暴、愛敵人、靜坐、同情、少儀式，這是他們解脫的方法。等死亡來釋放後，靈魂就很快樂的飛進光的世界。這是指敬神者的命而說。至於惡人的靈魂，他們將入地受不斷苦罪的陰森世界。

這教派從死海沿岸傳進加利利，並非借傳教的努力而只是靠他們的榜樣的溫良勢力。耶穌很注意這事，留心觀察這些履行了那麼多他自己內心思想的人。但他並不加入。向太陽祈禱雖然不法，並且異教性，但是好的。更好的是他們棄絕金錢和棄絕武器的使用。尤其好的是他們不獻祭品。可是他們爲什麼要禁食得比律法所命令的還多？他們爲什麼要戒酒，並且禁人喫飯時候歡樂，並且棄絕音樂的享受呢？他們爲什麼拿自己隔離開，爲什麼開創玄秘的團體呢？既然自稱愛鄰，爲什麼又跟一般人不相來往呢？雖然哀森派人的說教和他心裏所思索的主義很相近，但他不能進他們的團體。

這時候四處傳說荒野邊上，離約但河不遠的地方，發現一個勸人改悔的人。他拿洗禮代替割禮，叫人拿水洗淨肉體和靈魂。他有粗鬆的髮，長的鬍子。他穿的大褂是駱駝毛所織，腰間束着一條皮帶。他禁食和祈禱得很瘦，焦炙着信仰的熱烈。他給人民說可怕的警告——依照大眾的說法，這就是以利亞（註八）。以利亞住在迦密山洞裏，到時候就下山立于或是黜王。傳上說這先知從來沒有死。有天再會來釋放以色列——他到底來了，以利亞帶

了他一切的恐怖而來，復讎的日子到了。

他名叫約翰，從小父母就發過把他隔絕在荒野裏的願，這荒野就靠近他出生的地方。在那些地方，焦燥得砂山與水澤的綠原中間幾乎沒有界線。從河邊到沙漠可以一步就到，或者至多只有一小時步行的路程。那兒的荒野，不過是一座大房子前的一間外屋。後來約翰又被送到耶路撒冷去受律法的嚴格訓練，這計劃是要他像父親一樣做祭司。可是到底他逃出了學校，他們所教他的在他看來未免太少或太多。不合他的意。他離開城市與拉比，離開人的世界，回到他從小就受過孤寂的荒野。

他雖然從沒有進過哀森會，也許接近過這派的人。他像他們一樣的過貧窮與齋戒的生活，他像他們一樣長久的並且時時的禁食，但是他並不加入他們的活動，也不分守他們團體的規律。他經過很多年纔發現他自己的職責，纔完全知道他自己的使命。他的兩重的本性互相衝突。懷疑者的騷動，神秘者的渴慕，將他驅向隱士的專志。但是他要叫人改悔的專橫想望，將他又拉回來，結果他還是和別人接觸。在那死海邊界焦乾的亞拉伯荒原，在那猛獸都找不着食物的境地，在那隱士都須尋巖窟蔽身的地方，堅強的約翰炒蝗蟲，集野蜜過活。蝗蟲是用東方的法子炒，野蜜是野蜂採自稀有的花間。如果那兒有四足生物可獵的話，他既沒有獵者的刀，也沒有獵者的意志。他的冥想是上帝的震怒。這兒就是從前所多馬（註九）興盛過，並且可怖地破毀過的境地。耶利哥到這兒不滿一天的路程。會不會耶利哥（一一〇）不久也擔上所多馬的命運？

他在冥想和禁食裏，乞求上帝告訴他該做什麼，可以做什麼；但是沒有聲音從上頭來，說：『起來吧，先知，顯現你自己於人民！』可是他內在的聲音喊得很清楚，命令他叫別人知道厄難就在眼前，警告別人避免現世生活的虛榮。別人什麼別人？他自己的人民！也許以利亞又來了，在他身上，借他的嘴說麼？——他不寒而慄，驚縮於他想像裏造出的大先知的幻影，將他縮小成他自己的原形。他自己也太渺小了。但是當他想起古先知以賽亞的話：『在曠野裏有人喊着說，豫備主的大道，修直他的小路。』來時，他的意志又堅強起來。

經過一個深長的心靈掙動和自問的時期以後（在那時期裏，他的性情劇變於自己異象的宏大自信，與自己疑惑的哀氣間，）最後他還是回到同伴中間來，高喊着那曾經趕他出耶路撒冷的警告。他回到約但河時。這兒有荒山直下死海，這兒的弱流鼓聚着微力在旋渦裏激過河灣；這兒大衛曾被追逐於掃羅，這兒西底家王躲避過巴比倫人；這兒的沙漠地裏，有什麼給幾隻分散的羊喫的。——約翰走向曠野裏現出的幾家人家那兒去。牧羊人見了這野樣子的怪人，不會驚跑，或者會不會趕緊將他捕獲而鎖起來？一樣都不會，因為這是猶太，怪樣子的聖人年年有。他們總是以新特的古怪裝束，和無比的奇異行為來烘托他們是先知。在猶太誰瞧見約翰的樣子都不會驚怪，在那兒就是寂寞的自然自己都嘲笑一切平庸的規律，奇怪的東西變成了應該的。

有兩三個牧羊人是他第一次給說信息的人。他們把他帶到沃地。村裏的人全看見了他，靜聽他的話。不久圍住這半裸遊浪人的有一百多，聽他嚴肅的警告：『你們要改悔，因為天國近了。』大家順從這生人的新誠命，去在

約但河的水裏受施洗，認他們的罪。

耶路撒冷離這兒只有八公里或十公里遠，那兒總是留着神，總是不安定，總是豎耳靜聽有什麼新調沒有。這大城裏聽見的這個人大概又是一個欺人者。可是，如果他真的是又走來的以利亞呢？一個大身材的人，赤着腳，穿的是駱駝毛，說的是警告的話——這些完全像以利亞。法利賽人和祭司們談這要來的拯救者已經談了很多年。這人會不會就是個尋常的哀森派人，會不會只是個想拿洗禮的水洗去罪惡的人？耶路撒冷夜夜籠罩着釋放者來臨的空氣。住在這城裏的人心裏很被約翰臨降約但河的音信感動是很自然的。

最初只有幾個人從城裏出來看新先知，後來人數天天增加，有錢的充滿了好奇心，窮人激動着希望。施洗者的名聲不久就傳遍了猶太的城村。信仰的和不信仰的，勞倦的和懷希望的，還有那些渴慕的朝拜者們，結隊來約但河口；只見長長的旅隊往這邊走來。

衰落了一百多年以後，以色列又起來了一個新先知。

六

木匠心裏充滿了不安的疑問。關於施洗者的消息已經傳進了拏撒勒的山裏。他熟人裏很有去約但河口朝拜的，他們帶回來奇怪的傳說。耶穌非常好奇地請他們形容約翰的狀態，他的聲音；請他們背他的話。什麼信息有

那樣深刻的魔力回來的禮拜者告訴木匠說他們曾問過施洗者，「我們該做什麼？」約翰回答說：「有兩件事的，讓他給那沒有的；有肉的，也讓他那樣做。」有些收稅人去受洗的時候，他並沒有拒絕；他們也問他該做什麼？他友愛地答道：「不要收得比你收的錢多。」他對兵士說：「不要強暴，不要誣告人；要知足你應得的錢。」

耶穌心裏愈來愈紛亂。怎麼一個哀森派人同時又是一個傳道者？怎麼一個隱士又是一個教師呢？一個敬神者有信息給人民麼？這木匠第一次聽見有人宣傳他自己心裏早就感想的東西，他至今僅透露給幾個密友的教。反對法利賽人的鋪張敬神，反對獻祭與儀式，並且反對財富與贊成平等分配麼？這新先知用約但河水印證的不全是耶穌自己的思想麼？他從沙漠的孤寂裏出來接近同胞，——他們的福利是我們應該時時想到的——離開哀森派人鬼鬼祟祟的禁食和無情的生存，回到人羣去，真是一個革新的人，一個帶了信息來的人！耶穌最近自己常常焦慮這問題，「你為什麼不站起來向世界宣稱你關於真信仰與假信仰的思想？」現在聽見約翰的消息後更使事情急迫了。約翰能突然從沙漠裏出來，向人民說警告，為什麼耶穌還要保持沉默？

施洗者的榜樣針刺他向前，戟刺他的責任意識，也許震醒他的野心。他加入了下次去約但河下流朝拜的行列。

三天以後，他到了那兩岸立着石灰山丘，乳長着蘆葦的河邊；他走近了男子女子來受洗的人羣。禿頂的，罅裂的山岩將這地方襯得凶惡。空氣窒息人，因為風是從南方來的，熏染着死海裏的鹹味。真是野蠻的，無人可憐的境

地來崇拜的人有好幾百。他們帶着馬匹與驢子，他們的孩子，還帶了給孩子預備奶的山羊。幾乎全是些窮人，很多上歲數的和患病的。雖然全充滿了渴望，可是沒有一張快活的臉。他們或蹲、或立、或跪、全祈禱着。就在那河邊平坦的地方，耶穌瞧見了施洗者。

約翰就在那兒，身上穿一件襤褸的衣服（因為荆棘將它撕成了爛布）；他身高體瘦，不梳洗；說的話是威嚇的聲調。他實在是像傳道者以利亞；他一切的警告都是歸根到『你們要改悔，因為天國近了。』靠近他站着的幾個人，好像是他的門徒。這位施洗者時時帶一個人出來幾步，於是領他進河裏的淺處，把一捧灰黃色的約旦河水澆上他的腦袋。

這時人羣裏起了一點擾動。大家全掉過臉去看西面通耶路撒冷那條路上遠遠走來的人。耶穌也最先看出他們是誰。他們是祭司和利未人（全是法利賽人），大概有十二三個，往這兒來看看到底這賣異蹟的是什麼人。他們在山岩間走來時候，看起來好像和岸上的窮人不同。毫無疑問的一半是因為那城裏人穿的比這羣人闊的多，雖然他們穿的還不是祭祀時的華服。可是，尤其是他們的態度叫人不敢親近。他們的樣子是冷談的懷疑着，因為他們是被派出來察看離城不遠地方所發生的奇事的。耶路撒冷開了會。他們必須要查究這事。這一直聚下去的平民不能再不注意。據說施洗者嘲罵過財產。波拉多已經問過話。

由於習慣的力量，平民朝拜者懷着惡意的謙卑還是給貴人們讓路，所以從耶路撒冷來的人立刻就面對

着施洗者。他遇見了他們的寒冷的端詳時，一雙眼裏閃着光芒。他們問他話時，他每一句答話都是一種挑戰。他幾乎最初就是責問者而不是被責問者。這時圍着的朝拜者變成了旁聽人。

「你是誰？」新來者裏最年長的人問。

約翰感到了這問題裏含蓄著的意思，他直率地答說：

「我不是基督。」

「那麼，你是以利亞麼？」

「我不是。」

「你是先知麼？」

「不是。」

「你到底是誰？叫我們好回覆差我們來的人。你自己說，你是誰？」（註一一）

略略停了一停，四周緊張着盼望的空氣。施洗者還沒有讓他的聲音撞出來。在觀衆裏的耶穌覺得約翰要雷似的回答了，果真像雷一樣的喊了出來：

「我是曠野喊着的人聲，說，脩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賽亞所說。」

「你既不是基督，也不是以利亞，也不是先知，爲什麼施洗呢？」

『我是用水施洗。但是能力比我更大的來了，我給他解鞋帶也是不配的；他將用火給你們施洗。』

等候着的羣衆震動了一下。他們呼吸得更自由了，因為他很成功的回答了祭司的問題；但是他們很不安定，因為知道他是指彌賽亞說，並且他宣稱自己不是彌賽亞。法利賽人面面相覷。他們覺得這樣子不會攻破他的防禦。所以有一個問他爲什麼不去撒馬利亞，或者別的異教土地。可以在那兒尋見許多需要改悔的人。於是約翰發怒得更加可怕：

『啞，毒蛇的種類。誰指示你們逃避將來的忿怒呢？不要自己心裏說，我們有亞伯拉罕爲我們的祖宗。我告訴你們，上帝能從這些石頭中給亞伯拉罕興起子孫來。現在斧子已經放在樹根上，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裏。』(註一二)

祭司和利未人轉身要回去，他們說：『我們已經聽够了。』也許他們裏頭心裏怕的不止一個。那心裏怕的，在回去的路上熟慮着以賽亞的話：『所以耶和華的怒氣向他的百姓發作，他的手伸出攻擊他們；山嶺就震動。』——留下來的，在河邊圍着約翰的人羣，寂靜無聲。這些老百姓聽了施洗者的一席話，實在想拍手，因為他嚇怕了有錢有勢的人，但是他們不敢。他們沒有一句話，只是比以前將他圍得更緊。

可是有一個還是站得很開。約翰最後的呪詛他沒有怎麼聽見，因為他心裏充滿了施洗者前頭所宣稱的，『能力比我更大的來了。』正像我們的思想在夢裏緩緩迴旋而消失而奮起一樣，在木匠睡狀的意識裏進退着

約翰的那句話——直到幻想停止後消滅，耶穌心裏也完全清醒了。

第二天輪到耶穌受洗。他告訴約翰姓名、住址、職業；也許還有些別的。認罪時，他想不出什麼罪來。悔罪與祈禱他是慣習的。只因他愛上帝，自己相信有罪；不過僅僅是一種站的觀念，因為他沒有什麼特殊的罪可悔。如果他告訴約翰有時候良心上針刺他的唯一的東西，他對於祭司們的惡感，那就無形說施洗者自己的感想在這方面也有罪的。所以他打算說什麼，只是研究靠近他身旁的這位大膽狂信者。他看來像先知，但並不自認。他中途要開始反抗勢力與錢財，但並不離開曠野。身體接近而心靈隔離，可景慕也可批評——這是耶穌對於約翰的態度。

施洗者對於木匠的觀察也很精密。新來的雖則是一個窮人，可是有王者的氣象。耶穌聲音舉動的溫良，行爲的潔白，以及他要求受洗時的穩重，在約翰眼裏看來（他已經觀察過很多人的心）有隱藏在內的自信支持着。鄉下木匠怎麼長得出這樣的人？這擊撒勒人自己知道麼？可是這兩個入各自將思想保持在心裏，一同走下河去。他們相並着站在微溫的，凝滯的，黃色的約但河水半腰深的地方。約翰與耶穌，全赤裸着。約翰，比常人高，枯瘦，嶙峋；耶穌，端正的像貌，文弱，青春。約翰，長髮長髯，孤立，不梳洗；耶穌有光順的垂髮。約翰是沙漠地的主，旁邊站着；耶穌是愛田園的人。約翰是隱士與狂信徒，旁邊的耶穌是詩人與夢想者。這兩種相對的性格是不是已經默示着，默示那體質細緻的人，一定是低下頭的一個，那突聳的遁世者，一定是抱起洗禮水的。約翰想着他的職務，耶穌想着他的天父。

耶穌走出河，洗淨了他從沒有犯的罪。但他還是不安定，因為這儀式對於他是沒有意義的；他現在心裏是驚愕而不是得慰；眩亂於水，施洗者，與人羣移動的影像——他走開人堆，閉了眼睛，竭力想回復寧靜時——突然眼前閃起光，他看見異象，聽見聲音；好像天扉忽然啓開，一隻白鴿飛下來，似乎給他帶來使信。有一種奇異的聲音在他心裏向他說：「這是我所喜悅的。」

可怕的時候！那就是他父的聲音！他從前也聽過很多次：那是在小溪的低吟裏，星星點的光輝裏，孩子的啾啾裏。那時候是耳語，是感覺，沒有話。現在是明晰的，雖則溫和，是他自己向他說，並且呼他爲子。

耶穌陷於恐怖，他逃出人羣與施洗者，



遠逃入荒漠。

七

第二天他在荒漠裏出神了很久纔清醒。全盤的經過漸漸的，很慢的回復進記憶來。但還是迷亂。荒涼增盛他的疾苦。他從沒有見過這荒漠，這荒漠於他可惜。那使他從小感覺到上帝的臨在的一切——花朵與流水，飛鳥與走獸，人力的小溪——這荒涼死寂的沙漠裏一點也沒有，上升於山丘，下降於焦溝，他在這兒不能祈禱。

可是上帝的聲音呼喚過他。是昨天的事嗎？那聲音在他心裏作響時，又遠又怪，喚他作兒子。那聲音是他纔離洗禮時聽見的，給了他那麼多的愁苦。那聲音是跟異象一道來的，他瞧見白鴿自天飛下。現在在這孤寂空曠，底下是沙子，上頭是天空的地方，他問自己到底這聲音是什麼朕兆。時間與空間在這兒是不值什麼的。他的工作與他的家離得遙遠；他接觸不着日常生活的東西。他一天天，一週週，在心裏只管盤算這問題，決定在這曠野裏一日不悟，一日不走。

那異象是不是天上父的召喚？如果是的話，這聲音就該說得和古時他與大先知所說的一樣清楚。如果上帝除了堅固他的信心外沒有別的目的，爲什麼那信息吻合了他自己最秘密的思想？他在約但河邊時，實實在在一直將自己與約翰相比。他懷疑約翰的狀態與約翰的話是否真是上帝所喜愛的。他也曾幻想如果他居了約翰的

地位，如果他做施洗的儀式時，將如何與約翰不同。他看了人羣圍住一個對於信仰也許還沒有他洞察的人時，他沒有嫉妬所苦嗎？還有當他出河時，他沒有向自己問，既非被律法逼迫，爲什麼要第一次將自己放在人家手裏？上帝那時曾注視着他；上帝知道深藏在內，肉眼所不能見的東西！但是父爲什麼要揀選那德性最低的時辰給他第一個直接使信，給他一個堅固他信心的異象呢？

一定還有比那更重大的意義。那聲音一定給了他一種職務。他應該去隨從約翰的榜樣；叫人改悔；並游浪着說教麼？他是被吩咐放棄他的手藝，他的故鄉，他的最近最親的人，他的家裏的和平生活，而去採取實行的事業麼？他照着約翰，僅僅照着約翰的方法去做一切事情麼？約翰是不是僅僅設下一個代替舊式的新儀式爲什麼要遁世，要逃入荒野；爲什麼要禁食，我磨難肉體？這種禁命是不是與施洗者自己所反對的獻祭屬於一類的東西？他爲什麼不講上帝的恩澤而講懲罰與災難？威嚇人民跪下有什麼用處？威權並不能使信仰堅固。他如果扶起在河邊圍着他跪下的負重與貧窮的人；如果去他們家裏或工場上；一家家訪問；如果去他們村裏靠着牧場或山邊溫和地聚講父的感覺與意志，在上帝的眼光裏豈不更好！

雖然，約翰是多麼偉大！他疑視周圍的祭司時，那如電的目光是多麼明亮！他嘲罵盡了祭司，談說亞伯拉罕的子孫，並暗示轉變過來的異教徒也可以和他們一樣！他並不倡打羅馬人，他並不叫人叛動。自省、貧窮、謙卑——那是他的教義。他不接受先知的名義。

「能力比我更大的來了！」假設耶穌自己就是揀選出來的呢？假設他父的聲音就是爲了這緣故在洗禮後向他說的呢？什麼？他是去繼續約翰，或竟是去取而代之麼？他惶恐地摒棄這一再回來的思想。他覺得去顛覆施洗者，就是去背叛昨日將慈愛的手放在他頭上的人。

他在這精神苦痛裏開始禁食，正像約翰以前在這曠野裏禁食一樣。這是他肉體第一次受長期苦難的審驗，因爲他從沒有像如今這樣可怕的煩擾；他得着的異象不能使他明白，他現在需要他從來沒有需要過的磨練和異象。這禁食遁世者的神經與官感一天比一天弱，思想一天比一天澄清。他的性情變遷於昇華與枯竭之間。現在來了，他從沒有見過，或從沒有注意過的異象。饑餓減少了他身體的抵抗力。誘惑乘虛襲擊他。

被揀出，被選出的渴念刺戟他向自己要非常的要求；他的自信一時辰比一時辰增高。他內裏有一種聲音嘲笑他爲什麼不命頑石變麵包，甚至如約翰所說上帝且能自頑石裏興起子孫來。他忍住了這企圖，因爲另一種聲音響了，他說：「人須依賴上帝的每一句話，而並非僅僅依賴麵包生存。」他從半睡中醒來，知道自己被魔鬼試探了，他以前常聽見這種魔鬼在人身作祟。他重新自衛起來。

於是他又在夢裏覺得被帶上了聖廟的頂顛，高立在這些人民的上頭。野心的誘惑聲音又響起來，這聲音與他冥思施洗者時曾欺騙過他的一樣，它誓命他說：「你若是上帝的兒子，可以跳下去，因爲經上記着說：『主要爲你吩咐他的使者保護你。用手托着你，免得你把腳碰在石頭上。』」——他腳下的金屋頂多麼蠱惑人，還有他的

肉眼尚未看見的大城！假如他能够，僅只要一忽兒，變成耶路撒冷裏的先知——他於是聽見較善的聲音在他內裏回答道：「經上也記着說，『你不可試探主，你的上帝。』」

可是新的誘探一陣陣向他襲來。他苦想回家。他從前既不拒絕什麼，又不貪求什麼的時候，心裏所有的安靜呢？爲什麼他要變成戰士？想像的熱病又回來了。在曠野裏疲於饑餓的孤道人，還得抵抗試探第三次的攻擊。這次他覺得被負至高山釣頂巔上，在那兒他能俯視地上的萬國；於是魔鬼向他說：『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給你。』耶穌用出力量喊道：『撒但退去！因爲經上記着說，『你要拜主你的上帝，單要事奉他！』』

他逃遁出這恐怖的境地，心裏甚至比進來時還煩亂，自己的聲音在耳朵裏反復着；一個個恐怖臉的異象出現在他的眼前。他苦楚，他絕望。他將回家，回到他自己的茅舍，回到他做木匠時的木牀，回到他山西邊的小村，回到他山邊長着綠草的和平世界。

他走近河時，決定繞一圈避開約翰奉職的境地。但是他被阻於嘈亂的人羣，人羣好像是從暴動區域奔逃出來。他遠遠看見一堆兵向西走。他心裏起着渴念的預兆，向一些逃民間發生了什麼事。他們驚奇他怎麼沒有聽見這消息。施洗者已經被捕！分封的王希律·安提帕已經叫人逮住了他！那不是兵士嗎，在夕陽光裏還可以看得見哩！他們帶着約翰，重重的將他械鎖着，上牢獄去。他唯一的釋放是死！

異象！耶穌愕然僵立。上帝已經決定了，耶穌心裏反復着的衝突已經停止。他可以，他能，他必須！這就是他父的

聲音爲什麼要向他說！這就是魔鬼爲什麼要試探他！原來全是要堅固他的懦弱；錘鍊他去跟隨約翰的腳步，去代替約翰！「比我能力更大的來了！」他溫良的像貌外硬成了一層面具。給他信息的那些人驚異的看着他。那些從前認識他的人悲歎着離開他，因爲他的狀貌頑強而倨傲。

他從第一次聽見那消息而僵立，然後回復過來時，他走在他回家的路程上時，他的思想走進了一條新路。他平生第一次在心裏計劃；他問他自己怎麼開始，在那兒開始。他回想他幾個接近的朋友的性格，盤算着他們裏頭的這個，或那個，是否對他有信仰。他一個人往北走着時，施洗者怎麼做的與他將怎樣做的比較，不由自主的鑽進他心裏。約翰辱罵法利賽人有道理麼？不去冒犯他們是不是比較更好？用更仁藹的話講，不激起俗世權威的行動，而能收獲更大的成功。他又想起他每日的木匠工作。他的弟弟們沒有他做得了麼？他們裏頭誰善接這木匠的衣鉢？他回到拿撒勒後，人家告訴他說母親和弟弟們在北邊三公里的迦拿地方。那兒張着娶親的筵席。他也上那兒去麼？想像得到的張筵情景引誘他去。他想到那鮮明的衣裝與快活的聲調。他的故鄉的開心的習俗發出了蠱惑的力量。他最近的經歷太震撼他，他切望改改心境並且休憩。他上迦拿去。

宴樂正在盛張。農人隨着鑼鼓聲載舞載唱，好像從來不知有末日那樣高興。他立住腳看他們。他們顯然喝得很有醉意，可是這時沒有一個人舉杯喝酒。酒不夠了麼？婚宴已經張了三天，他們又不是頂有錢的人，酒罈子一定全空了。正在那兒跳舞的那年青女人真是他的妹妹們麼？正在那兒打了大腿一下狂笑的真是他的弟弟麼？他

心裏充滿的新思想與舊有的聯想開始爭戰。

他走近去時，他們認出了他，於是大家呈現不安的寂靜。他們覺得他不同情的看着他們。他的舉動不像賀客的舉動，倒是很像來煞風景的。有人笑着問他在約但河畔碰見了什麼事，問他愛洗禮不愛。還有一個人用胳膊撞撞另外一個人指點這呈現在筵席前的怪臉。又有一個人很不好意思的大聲向他說酒已經完了。耶穌知道不知道有新的供給？他不答話，只是靜靜站着冥思。

坐在筵席上的他母親想喚醒他的幻想，和善地向他說：「他們沒有酒了。」

他聽見他母親的聲音後，她的話到他耳裏起了控訴作用後，抑鬱的感覺重又支使他起來。他突然覺得自己在另一境地；新的臉又誘惑他，迄今不聽見的聲音又在叫他。他覺得離開了熟悉的環境，離開了一向使他愉快的東西。他面貌上又罩上了一層面具。他好像在很遠地方冷冷的看着他的親生母親，他說：「婦人，我與你有什麼相干？」

醉客裏起了一陣震慄。他母親的臉色轉成蒼白。一瞬間大家酒全都醒了。大家都注視着擊撒勒的木匠。他們雖然一向視他作畸人，可是總認爲是一個好兒子，並且他是一個可親的人。他碰見什麼了？被魔鬼附上了麼？他一瞬不轉的釘着瞧什麼？

在耶穌一方面，他的靈魂好像堅固了起來。這是他第一次覺得自己在人羣裏被賦了影響他們，領導他們，命

令他們的權力。這是他第一次覺得自己是先知。他被圍困在神蹟裏，其中最接近的，莫過於現在沒有酒。他既然被揀選出來去跟蹤約翰，當然有能力足以變水成酒吧？如果他沒有這種力量，怎麼能使人民受他的教？他不能不試驗他還沒有人知道的新力量——雖然他剛纔向他母親所說的話已先震驚了在場的賓客。

他叫奴隸拿放在那兒預備盛水的六口水缸倒滿水，他說這話時，那倨傲的姿勢從來沒有人見他有過。缸裏倒滿以後，他叫出些來給廚子送去（廚子滿不知道這些事）。看着耶穌的大家現在全看着廚子，因為他驚愕的站在門口大聲向新郎說：『人都是先擺好酒；等客喝足了，再擺次的；可是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他們又注視着耶穌；他的力量竟足以穿過一道牆，使房外的廚子相信他所叫他相信的。他一定是巫師！人羣裏重又起了雜亂的談聲，只有一個人看來是清透的，心裏充滿揀選人的明見。他的職務就是向這人民傳道麼？他除掉思想再沒有什麼可給他們，他們跟隨他麼？他黯淡地在冥思裏離開這些作樂的蠻鬧人。

這就是拿撒勒的先知第一次行的異蹟。

(註一) Me suah, 上帝所遣之拯救者。

(註二) Aramaic, 敘利亞方言。

(註三) Ptolemais, 加利利郡一海口。

(註四) Nazareth, 耶穌之故鄉。

(註五) Book of Tobit, 聖經中禁書之一，爲耶穌紀元前一世紀之物，其時甚得猶太人稱崇。

人之子——一個先知的傳

三二

(註六) Shammar。

(註七) Iarah 猶人古先知。

(註八) Hah。

(註九) Sodom 所多瑪城中人皆作惡，上帝以火滅城。(見舊約創世記第十九章)

(註一〇) Jericho 約旦河內邊之猶太古城。

(註一一) 見新約「約翰福音」第一章二十節。

(註一二) 見「馬太福音」第三章七至十節。

第二章 喜音

一

『信喜音！』

陌生人在大堂上反復講他的道。聚集在會堂裏的，全將大眼瞧着他——這些全是打魚的和買賣人，旅客和做手藝的。因為咱們是在迦百農，這是加利利海北岸的一個港口，地中海到大馬色商路上的歇腳地。你瞧有騎駱駝的旅隊上這兒來了；這隊有精知律法的人，有飽學異教知識的人；有錢的人，漫遊的人。安息日他們全來瞻仰會堂，本地人也都聚攏到這兒來，想聽點外鄉的消息。無論那個陌生人，只要他識字，迦百農人就給他本聖經，請他朗誦一段，再請他用耶路撒冷最近改訂出來的意義講。

這人昨天纔到這兒，今天也站起來講解聖經。這個人是從鄰近地方來的（大家這樣互相傳說）。拿撒勒到這兒不過一天路程，因為打這兒去的總是當天天明動身。拿撒勒也有好東西公之於世麼？他站起來祈禱，會衆全驚奇的瞧着他，因為他的聲音溫和得好像對自己說一樣。他走上讀經臺去的時候，大家瞧得出他不是正式的教

師，因為他袍子上沒有律法規定的寬邊。也許是幾天前提進監裏去的約翰的門徒吧？這些施洗者打算捨棄約但河，要遍行全國麼？他的和善不像施洗者，也沒有戴遺世者的髮巾，也沒有像好些渴望被認為新以利亞的人穿先知的袍子。他的狀貌和言語不難懂也不威脅。

「時候到了，天國近了；你們要改悔，要信福音！」

這道和約但河施洗者的大不相同。他不威嚇人，也不警告人；不叫人認罪，也不叫人受洗。他用日常生活裏熟悉的話解釋古預言。因為他不穿拉比所穿的有邊袍子，不從經典裏咬文嚼字教人；又因為他用他們自己的話向他們談，證給他們聽，誰信誰就可以有希望——他立即獲得了這些單純的打魚人與種地人的信任。他們私心厭倦法利賽人的瑣屑。『喜音』這是新玩意兒，甚至婦孺俱解的玩意兒。他說天國像撒下海的一張網，網起來的無數的魚，有好的也有壞的。

漁夫們互相揶揄，裂着嘴笑，因為這比喻說到行家啦。大家全更留心聽他講撒種人，撒種的時候有落在路旁的，有落在荆棘裏的，有落在石頭地裏的，也有落在好田裏的。可是這位講道師總有天國在他心裏。他又講高利貸的比喻，他指出關於上帝的裁判時，靜聽的會衆沒有一個不懂。分坐在格子後面的女人也一面聽一面點頭，她們靜聽他形容不能把新布縫在舊衣服上和不能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裏；寡婦煩纏法官；主婦打掃屋子細細找一塊失落的銀錢等比喻。這纔是他們熟悉的世界。他們一向煩倦於祭司的刻板式的禱詞和粗聲鬚氣的讀經。這

位陌生人的話真值得聽。他雖然不是加利利海邊人，可是看來幾乎是他們裏頭的一份子。她們從面幕裏往外觀看，他梳洗得乾淨的鬚髮和溫良節奏的聲調使她們歡喜。

他聽衆裏唯一不喜歡他的是坐在前排凳子上的三四個文士。他講的時候他們就知道他不是受過祭司訓練的內行。他雖然很像熟於經文，當然一點都不會知道同樣重要的戒命。這些無師自通的傢伙要是老在他們本鄉裏，就不會出什麼亂子，因為沒有人會注意他們。可是只要他們變成了雲遊的傳教人，一般愚夫愚婦就呆了，瞧着他們陌生，就當他們了不起。並且再也不敬重自己地方上應該被敬重的長老。這個遊浪傳道師想出了新花樣叫人聽他。他的傳道就像路旁的閒談，簡直發瘋神。他這樣就可以保險自己得人款待，就可以每次靠墜他術中的人供給他們豐裕的過幾禮拜了。

正當文士們不耐煩地等說教完畢，正當說教者比着手勢申助他的意義時，會堂裏突然聽見一聲高叫。他停住話往頂遠一頭瞧去，瞧見許多人驚避開一個倒下地的發病人。這可憐的人口吐白沫，在痙攣的抽搐裏高聲喊道：「不要來管我們！撒勒的耶穌，我們和你有什麼相干？你來滅我們麼？我知道你是誰，就是上帝的聖者！」（註一）

這個神經突然錯亂的人，躡躑着聽衆對於陌生人演說所生出的友視和仇視兩種印象。他好像感應着了幾個法利賽人未發作出來的狂怒，同時又感應着了幾百個未受教育者暗中的讚頌。他在語無倫次的緊張裏一時辱罵一時禮拜這個陌生人。

耶穌深受感動。因為這是他第一次公開的向衆人講出他心裏考慮了很久的東西。他在加拏母親向他講話時所主使他的冷酷，他心裏催促他向拏撒勒以外講他使信的自信，使他離開了家，上這繁庶的湖邊地方來。他僅在開講時被學者疑問的眼光煩擾的一忽兒覺得不安。於是他將眼睛凝視着漁人和農夫，青年和婦人。他在他們的眼睛裏直覺地學得怎樣講可以使他們最明瞭最感動。豈知現在一個突然入魔者的叫喊和會衆的紛擾，又把他驅入心靈的苦惱裏去。在加拏時候，他母親在婚筵上向他說：『他們沒有酒了。』以後所陷入的心靈苦惱，現在又向他襲來。

他大踏步走近病人。人全給他讓路，如同讓一位醫生。他跪在入魔人身旁，緊握他的手，注視他的臉，喊道：『不要作聲，從他身上出來罷！』病人輾轉反動，呼號，翻眼，重又抽搐。於是在耶穌凝視的壓迫下，被從未曾有的緊促命令和神聖地方的驚悸景象刺入骨髓。他降伏在新的印象底下。他的四肢鬆弛，眼睛闔閉，呼吸漸漸平和。他又睜開了眼，靜靜的瞅着驅魔者。他們兩人一樣熱烈的相信魔鬼的存在，如今他覺得魔鬼已如命離開了他。他如此相信，因為陌生人壓迫他如此相信騷亂已經過去，發病人雖然還沒有十分鎮定，可是站了起來——好像已經痊愈。

幾百人目睹了這異蹟，這陌生人原來是像古先知一樣的，能趕鬼的法師。人羣尊敬地給他讓路。但是耶穌疲倦了。說教時不斷增加的愉快，和治病時全副集注的力量，現在全消失了。他逃出人羣，避開街市，上城外去。他沒有走到湖邊就倒了下來，躺在蘆葦邊的沙子上，竭力去回復他的平靜。

加利利海的清澈的水，在午後陽光下閃爍着，在山腳下安臥着。迦百農位在海灣裏，是避風的好地方；這灣裏還有幾處城村，在這北方的高地全可以看見。往右兩公里外，白色而閃着光裏頭有一座塔，是新建的提比哩亞城。希律·安提帕即都於此。這封國的君主希律，拿都城的名字，拿裝飾這城的廟和廳。撒羅馬皇帝，在他的幻想上建樹權力。往左是約但河注入湖處。如果耶穌不能看見南端，他也能想像得到河身往南伸張，止於死海的那地方。

他也許正在想着約但河南端，想着在那兒施洗過他的那人，想着「父」的可怕而又可喜的聲音，如何將他從朦朧的歲月裏喚醒過來。他並想不到希律。希律於他等於烏有，正像住在遙遠海島裏的孤寂皇帝提北留於他等於烏有一樣；正像現世一切君侯與權勢於他全等於烏有一樣。他想的是在他四周翻飛的鳥。那非常熟悉的文鴿好像也認識他。你瞧她從蘆葦叢裏飛出來，躍過泥潭，向他這兒飛來。但是塘鵝遠遠翕斂住羽翼，這多疑而巨大的傢伙沒有小鴿來得信任人；塘鵝怕的是捕鳥者。流浪人撥開貝殼，用較大一片貝殼的邊挖進沙土時，不久就碰着了黑岩石，這是玄武岩，因為這原來是火山地帶。不多年前起過大地震，好幾千人喪失了性命。

耶穌看這些東西並不用一般人的表面看法。他有詩人的幻覺，看得見隱藏的類似。山與巖，河與堡，自然的滄

桑和四周不到五月已結熟葡萄和甜瓜的花坡，全對他透露出意義，全給他思想的米糧。他背後一座嵯峨的山，它的洞，嶺，與積雪，多麼像黑門山。湖水在山腳下展布牠的河流，正像生命一樣的可愛。他很懂得天主所以揀選這海爲以色列七海中最可愛者的意思。

天漸漸黑下來時，流浪人瞧見漁船紛紛離岸拉網，因爲魚在暮色裏遊向水面來了。並且東方第一顆星放出光芒時，就是安息日終止的標記，他們該繼續工作了。漁人在船與船之間遙呼着，拉着他們的網，將苦掙的魚倒入船裏。於是趕快搖船回岸，因爲在這些緯度上，輕捷的黑夜來得快。

當兩個漁人上了岸走近這陌生人時，他們認識他就是在會堂裏做過異行的人。他也認識他們裏頭的一個，因爲安得烈是施洗者約翰的門徒，不久以前他還在約但河下流見過他。安得烈給耶穌引見他的哥哥西門——依照那時候的普通習慣，父母給一個兒子起了猶太名字，再給另一兒子起個希臘名字。他們三人緊握着手，沒有一個料想到這次會見會產出什麼結果。就是耶穌自己都不知道就要給西門起上一個希臘名字彼得。

又來了兩個漁人，他們渴望更認識這行異蹟的人。他們也是兄弟倆，名叫雅各與約翰。跟着來的還有很多，他們全信任了這陌生人。他們愛慕他並不是僅因爲他能趕附在人身上的鬼，這種異事法利賽人也常做。他們所以信任他，實在是喜歡他在會堂裏從心裏發出來的話。那話很感動了這些質樸人的心。現在天已昏黑，他們得回家去。西門帶耶穌上他的茅屋裏去，請他一塊兒喫晚飯。於是半鎮的居民都聚上門來。這是節前的晚上，他們都願意

親眼見見這能治病的陌生人。

西門的岳母害熱病躺在裏間屋。他們領他進去，用着盼望的眼光瞅着他，因為他在會堂裏給了他們那樣大一個治病本領的證據。他懂得他們的要索。雖然他不願獲得神醫的名，可是他怎麼做呢？含着希望來看的人羣已經在他後頭擠進了外間屋。很多人順着房門張進去。全等候着他。摩西與古先知等，是不是在未得人民靜聽他們的使信前，也行過異蹟？病倒的老婦人對於他有信念，她已經聽過早晨會堂裏的事。她可憐地但是信任地擡眼看着陌生人慈愛的臉。她渴望痊愈，他要回復她的康健。他們兩個對他的力量全有信仰，在這信仰裏湧出了治病力。他站在她的面前，凝視進她的眼。熱病被制，她從病牀上起來。

大家全驚愕而感謝地看着他。但是耶穌自己很害怕，並且私心厭忌那神醫的任務堆上他身來。第二天羣病人聚上西門家門口；有病得太重的用病牀昇了來。有的滿身腫泡，有瞎眼的，有麻痺的，全求痊愈。他盡他能做的。有些很久纔轉好，有些片刻即痊愈。有的他給他們塗油，有的塗泥。他要求他們的信仰，好像對於治好是很要緊的。可是他實在非常的厭棄這種事，他得不斷喚起自己對於這些受苦人的同情心來逼迫自己爲了他們如此做。他每治過一次後，總同執的叫病人不許告訴誰，這禁約沒有人遵守，他做的事揚遍各處，還加上許多誇大的傳說。有一天晨光還沒有大亮時，他離開迦百農，想找孤寂清靜他的心靈。

可是一般平民，打魚人和種地人仍舊跟隨着他，還想聽他的道。許多女人也往他這兒走，爲首的就是雅各與

約翰的母親。他們不久就時常和他坐在湖邊，大家手裏一面補網，油船，削槳，一面聽他講。這些貧窮人手裏做着活，眼睛時時擡起來望着他，圍着他坐在滿是貝殼的湖灘上，坐在幾株古老的羅望子的樹蔭下，微風吹着草沙沙作響，波浪碰擊着邊岸。耶穌處在沒有念過書的人裏，在信仰單純的男女裏——覺得快樂！於是他怒愛的思想從小心完成的比喻裏流出來，因為他講到天國時，只須用手指着天空。

這偉大的世界多小！你行一公里就能遇見一村；跨過湖只須一小時的路程。可是耶穌需要很多星期纔能訪遍叢集於革尼撒勒湖四周的城村。這時夏已很深。他不像約翰一樣等候人民上他那兒去，他找他們出來。並且因為最初附從他的幾個人還跟着他走，他從一地到一地總有許多人作着，他的名聲宣揚了出去。

在那種宗教性很濃並且有時那樣不安定，那樣渴望的人民裏，像耶穌這種雲遊的傳道者，很容易得到跟隨。他和幫助他的門徒。這些貧窮的打魚人離開他們的家也喪失不掉什麼東西。無知的平民本分不清天國和地上以色列的釋放。但是他們喜歡幻想並且充滿熱望。他們深欲跟隨那給他們以這種喜音，喚醒他們需求豐富經驗，並且喚醒他們要學日常行業裏從未學得那些東西的人。並且耶穌是個有興致的伴侶，喫好東西，渴好酒，不叫他們避開女人堆。青春，冒險的精神，喜音和可喜的人格，迷信，可在天上得賞報的希望——全是引年青人民跟隨這新先知流浪的誘惑物。

近山泉水的人民全騰集到一塊兒來了。他們震於新治病人和奇行人的名，渴望聽他的話。如果團體的人太

多不易全聽見他，如果村上没有會堂，他就踱進一隻漁船，讓他的朋友把它從岸上推開，會衆全聚在岸上。湖水載着他的福音。他永遠拿新鮮的，最新鮮的比喻傳達他的道。沒有一個比喻不是日常生活裏熟悉的事。他覺得他的教義只有從比喻，只有藉技巧的力量纔能使人民徹悟。他甚至膽敢冒險在口頭上描畫上帝，雖然猶太人禁止描畫上帝的形像。他告訴聽衆說，上帝坐在天上就像國王坐在寶座上，地是他的腳凳。他舉擬上帝如葡萄園主，如友愛的旅店主，如許多奴隸的所有主。

他內心感到那些無知聽衆應和出來的聽不見的



回聲。他們問他，他答他們。他們給他帶病人來，他如果能夠就替他們治，於是再走他自己的路，住宿在屋簷底下。平常總有很多人圍聚着想聽他講。碰見十字路口上有人，他就停下來向他們說教。如果他們裏頭有婦人和孩子，他講得愈加簡單清楚。和他的門徒滯留在船上時，是他受冕般愉快的時刻。他完全信託他們，非常自由的和他們談講，正像在拿撒勒有一二朋友來木匠屋前聽他時一樣。

他唯一不去的是城市。他從不去提比哩亞（註二）雖然個個鄉下孩子都至少去過一次，去驚嘆它的榮華。他甚至連他利基（註三）和賽福利（註四）都不去。他覺得那些地方是熙攘生活的中心，是權威與野心與金錢的窟窟；那兒的居民不會來聽他道的。

遠在南方，在猶太郡，有一個被有權祭司們統治的大城。那些祭司是法式的主人，聖經的解釋者。迦百農會堂裏文士的默然的仇恨已經暗示他說，這種人是他的仇敵。

耶穌遠遠離開耶路撒冷。

三

他心裏所充滿的愛溢過了和他接觸的人。他是來獲得人民的愛，不是恨；他從不和人爭吵。他來往於革尼撒勒邊，向老百姓們講的是專適合於他們智力的說教。就種教誨對於有學問的城裏人，只能在慧黠的心裏引起

有修養的懷疑。可是靈魂單純的人們欣然接受。因為像這些打魚的人待一天天忍耐慣從船上或岸上撒布網罟，所以他們陶成溫良懇篤的聽衆。他們不跟從狂暴地驅策人行動的煽惑。他也不向他們講什麼益世的帝國，什麼權柄和光榮，什麼猶太人民現在的奴役和過去的偉大等，來使他們不安。他甚至不附託上帝的復讐和懲罰，不附託上帝的震怒和報復。

這慈愛的人心裏湧出恩澤的泉源，將泉流指歸於天上的「父」是他第一椿事，因為這是「父」的贈與。人全是那同一個偉大的父的孩子——天行無罪的心地柔和的，不識字的人，極易並且極願去了解他，他們覺得自己想到的真像孩子一樣的少。對於上帝的仁慈有完全的信仰，誰就生存在上帝的特殊的保祐下，因為上帝「叫他的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懷着這信仰的人，將要在地上得着天國，並且將要在現世的地裏得着財富。

坐在講師四周的迷信農夫很能懂這些話，因為空氣裏充滿了奇蹟的事，並且先知們見過天戶開啓。他們也全都聽過有一個人的犁翻出一罐藏銀的事；他們全見過不得人的鄰居田裏受膏一樣好的雨。他們還沒有知道很多年前先知但以理也這樣講過地上要來的天國；更沒有知道這擊撒勒人小時候慣常躺在地上，將耳朵埋在草裏，靜聽他現在所形容的慈愛的「父」的足跡，敲着普遍的臨在。靈魂單純的人相信他，因為他不恐嚇他們，只是給他們喜信；又因為他揭露一種伸手就可以抓住的快樂；再因為他不像施洗者要他們咬緊牙關。「你們祈求，

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敲門，就給你們開門。」沒有祭司向窮人講過這樣慰藉的話！

我們既然只有一個「父」，他稱呼我們爲弟兄當然是對的！我們的弟兄得罪我們時，我們難道應當像撒都該人在大城裏所教的對他一脚還一拳，一眼換一眼，一牙換一牙麼？這位新傳道師對我們講過一句誰都不容易奉行的話：「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給他。有人想要告你，要擊你裏邊的衣服，連外邊的也由他擊去。」（註五）他們聽了這話正在猶豫的時候，這些農夫與漁人正在心裏盤算自己能不能做到，並且奇怪爲什麼要叫他們這樣做時，他又接下去說：「因爲如果你饒恕人的過失，你天上的「父」也將要饒恕你。」聽衆們點頭稱是，他們知道了他們的自制在將來一定的時間裏會得着報答。

他要求的甚至比這還多。愛那些人——這話就是異教徒裏也誰都做得到！可是「要愛你們的仇敵，要祝福咒詛你們的人，要善待恨你們的人，要爲那逼迫你們的禱告。」（註六）愛仇敵，那是樁難事！有一個人問他：「我的兄弟得罪我，我當饒恕他幾次呢？到七次可以麼？」耶穌正色看着那發問的人，答道：「我對你說，不是到七次，而是到七十個七次。」（註七）

他們啞然失色，心裏覺得他又太過分。可是當他用誠懇的勸告解釋他那好像過分的話時，他們似乎能了解他的用意，他說：「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因爲你們怎樣論斷人，也必怎樣被論斷；你們用什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什麼量器量給你們……所以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我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因爲這就是律

法和先知的道理。』(註八)

他們不知道五十年前著名的比拉希來兒，也曾如此教過，幾乎字句都相同。他們僅僅知道的，最要緊是，希來兒曾經是一個窮工人，甚至和他們自己一樣的窮。但是他們能親眼睜見耶穌不坐在耶路撒冷的大會堂裏，不住在有勢力的家裏，也不坐在富人杯盤羅列的桌前。他上遠離聖廟和宮殿的湖邊茅舍裏來尋窮人。他喝一杯好酒以前總得先彎腰進門瞧瞧搖籃裏的孩子，問問牀口喂得怎麼樣，和孩子們玩玩，並且治好害病的母親。這就是他在儉約的飯前講下面的話時，他們所以信他的緣由了；他說：『你們窮的有福了，因為你們的才是上帝的國度……不要爲自己積攢財寶在地上，地上有蟲子咬，能銹壞，也有賊挖窟窿來偷。只要積攢財寶在天上；因為你的財寶在那裏，你的心也在那裏。』(註九)他們又點頭稱是。加利利的盜賊很多。這人很知道他所講的。所以他們相信他允許天國時，也一定同樣很知道。

他不是履行着他自己的勸告麼？『你擺設午飯，或晚飯，不要請你朋友，弟兄，親屬，和富足的鄰舍；恐怕他們也請你，你就得了報答。你擺設筵席，倒要請那些貧窮的，殘廢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為他們沒有什麼可報答你。到義人復活的時候，你就將要得着答報。』(註一〇)

有錢人聽見了這種教訓很不安。又來了一個和平的擾亂者；一個給平民發危話的人！但是他們裏頭年青的，繼承財產的，聽了這道極感動。有一個富有的青年來問他：『我當作什麼事纔可以承受永生呢？……誠命麼？我

一切都從小遵守了。我還缺少什麼呢？」他的熱望和謙卑使夫子歡喜，他要度他過來。「你還只缺少一件。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定有財寶在天上。」這是使產業很多的年青人太困難的話。他聽着耶穌，心裏奇怪着說：「這話的人是否神經健全，憂憂愁愁的走了。」耶穌日送他走去，於是向周圍一看說：「有錢財的人進上帝的國是何等難哪！駱駝穿過針眼，比財主進天國，還容易呢。」（註一一）

跟從他的人注意到了他對於有錢人打交道時總是很溫良，雖然他認為有財富是有罪。他對於一切罪人都溫良，甚至看來像比對正義的人還溫良呢。多麼叫人迷惑的矛盾！他看出他們臉上的懷疑，想出一個正好使他現時的聽衆明白的比喻——因為他將思想蓋藏着，等因時設教。「你們那一個人有一百隻羊，失去一隻，不把九十九隻撇在牧場上，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歡歡喜喜的把牠放在肩上，回到家裏，請朋友鄰舍來，對他們說：『我失去的羊已經找着了，你們和我一同歡喜吧。』我告訴你們，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這樣爲他歡喜，較比爲九十九個不用悔改的義人歡喜還大。」（註一二）

他接下去講一個兒子任意放蕩，浪費家業的事。後來這兒子悔悟過來，回他父親那兒去。他父親連連與他親嘴，拿上好的袍子給他穿，把肥牛犢宰了爲他開宴。另外一個兒子就更使父親生氣，說他服事了多年，從來沒有違背過他的命；父親連一隻山羊羔都沒有給過他，叫他和他朋友一同快樂。父親回答他說：「我的兒呀，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這兄弟，是死了又活，失了又得，所以我們理當歡喜快樂。」（註一三）

什麼？父親連一隻山羊羔都不報答這勤儉兒子幾年來忠誠的服事，他不該生氣麼？如果一切的壞處都毀掉了，使人的愛流像上帝的仁慈一樣隨便，人的愛會不會流得不公平？那麼最重要的是人民那時候所感覺所想的，而不是人民表面上所做與未做的了？有一隻無所不見的眼會貫穿外貌的面幕，一直看進搏動的人心，辨別出我們內藏的缺點！耶穌將小時候觀察那對於德性過分嚴厲者得來的教訓，放在他現在的境教裏。

他知道人民非常歡喜對自己都不很明白的事起嚴重的誓。爲什麼人要指着天起誓？爲什麼他要指着他自己的頭起誓？「你不能使一根頭髮變黑變白。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只從惡心裏出來的。」（註一四）爲什麼施捨的時候，一定要拿號筒在前面吹，「像假冒爲善的人在會堂裏和街上所行，故意要得人的榮耀？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你施捨的時候，不要教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的施捨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要公開的報應你。」（註一五）爲什麼要在公衆地方禱告，故意叫人看見？「走進你自己的屋子，關上門以後，就禱告你在暗中的「父。」爲什麼禁食的時候要拉長一張臉，看起來好像滿臉菜色？「你禁食的時候，要梳頭洗臉。」（註一六）

不要幻想獻祭能贖一切的罪。「你在祭壇上獻禮物的時候，如果想起你的弟兄還在向你埋怨，就把禮物留在壇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後來獻你的禮物。」（註一七）他雖然從來沒有親近過女人，但是在聚祝的機會裏，兩性間來往的視線，他是很能解釋的。有天在會堂裏有一個人眼睛裏所發出來的淫念，他雖然自己從來沒有經驗過，

但是他一目了然。那人貪淫的瞟看坐在另一席裏的一個女人。她佯作不注意，會堂裏也沒有一點揭出他們不貞的私議。但是耶穌看出了他們的放縱。所以他這時向他的聽衆們說：『凡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這人心裏已經和他犯姦淫了。』（註一八）

那兩個正被他說上了心事的人，羞澀的低下了他們的眼皮。

四

可是他沒有一點鼓吹宗教復興的傳道者的氣味。這人給平民帶來的只是喜音，從來不讚美貧窮和病痛，只是安慰和醫治他們，他並不自己答應替人擔負罪，來使罪人喜歡。『不要再犯罪！』——這是他已經給得救者的話。小時候他對於生命的徹底享受，使他感謝天上的「父」，如今成人以後，更加雙重的感覺到生命的可享受，因為他現在能將他的慈父的財寶輸送進那麼多的心裏去。他大聲向敬神的人說：『不可像那假冒爲善的人，臉上帶着愁容。』疾病是罪，至少是罪的標記。他向被他治愈的一個人說：『你已經治愈，不可再犯罪，否則怕有更大的災難降在你身上來。』他的身體非常康健，能在風暴裏主宰着他的神經安穩睡着在船裏。他節約平和，自己快樂，他確知是上帝的孩子。他毫不憂慮未來，最愛想的是禽獸與草木，這些從小就是他熟悉的伴侶。

『不要爲生命憂慮，不要愁喫什麼，喝什麼，不要爲身體憂慮，不要愁穿什麼。生命不重於飲食，身體不重於衣

『甚麼？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牠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庫裏，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牠，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麼？……你想野地裏的百合花，怎麼長起來，牠也不勞苦，也不紡線。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他所穿戴的，還不如這花裏的一朵美呢。你們這小信的人哪，野地裏的草，今天還在，明天就丟在火裏，上帝還給他這樣的妝飾，何況你們呢？……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註一九）

無論這天的生活是在市上，或是和二三門徒靜談，或是在湖水旁孤獨的冥思，或是在鄉間歡享羊羔美酒和白麵包，他總是感謝地接受。有次人問他：『為什麼約翰的門徒禁食，你們徒倒不禁食呢？』他眼睛裏閃爍着光，答說：『新郎和陪伴的人同在的時候，陪伴的人豈能禁食呢？但日子將要來到，新郎將要離開他們，那時候他們就要禁食了。』（註二〇）

他和跟從他的人坐下歡暢喫飯以前，沒有拉比式的規矩叫他們的精神沉悶。用不着依照過分儀式的教條洗手洗餐具。從經典裏選出幾句合適的話已經足夠，為什麼一定要拿一串煩瑣的禱詞來使喫飯延遲呢？他也不強迫人遵守他的方法。讓那些自己願意的獻他們的祭，念他們的禱詞。不過他自己是不獻祭，也不給人施洗；甚至他一個門徒特地問他怎樣禱告後，他所告訴他們的禱詞，並不變成規律，以後也不再提起。他的精神是自由的，不畏懼，也不抑制的說他的喜音，只要能達進聽者的心就滿足了。因為在他看來，罪與仁慈全是內心裏的事，是未表出的思想隱藏在內所結出的果實。

這就是他所以愛小孩子，年輕人，不識字人，與貧窮人的緣故了。這些人沒有巨大據有慾驅他們入邪道。他的門徒責備女人帶小孩子來見他時，耶穌很不快活，他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天國的，正是這樣的人。我實在告訴你們，誰不像小孩子一樣接受上帝的國的，他就不能進去。』（太二二）他將孩子抱在手裏，把手按在他們頭上，祝福他們。

在別的時候，他也覺得對於門徒應該比對於別的人嚴格點。他像以前的先知和施洗者約翰一樣，需要一小組忠誠跟隨的人。他近着他們，由於他們能使他出名得更快，這對於他給人的影響是很要緊的。他照着最初所得的印象選擇他們，叫他們跟隨他。那自願跟隨的人，耶穌不信任，阻止他們的跟隨。可是到結果，甚至他自己選擇的那些人，也捨棄了他。

跟隨他的人裏頭很多本是施洗者的門徒。有些是有錢人的兒子。大家全得將他們所有的放在一起，師傅和弟子一道靠它生活，平均的分配。門徒裏他所最愛的是實際的西門，感悟的雅各，和慈心的約翰。這三人全都敬信，可是自私；不安定，可是又充滿着愛。有天耶穌在湖邊走着時，睜見一個關吏坐在棚子裏，這種人社會上是認為不名譽的。耶穌毫不遲疑。他想做個榜樣，他說：『你跟從我來，』於是稅吏利未就捨棄了一切跟從他。這人就叫作馬太，後來比誰都廣揚他夫子的名聲。還有一個耶穌召喚來的是熱心會人西門，以前就是那加利利反叛者的門徒，那反叛者的大膽作為與悲慘結局在他小時候，曾印下很深的印象。這些門徒裏除一個以外，全是加利利人。唯一

的例外是從猶大南部來的，名叫加路人猶大。這人最和耶路撒冷接近，耶穌沒有聽見上帝的聲音向他警告，說允許這樣一個人進他親密的集團是愚笨的。

他們全比他年青，他很容易領導他們。他呼他們爲他的孩子和他的工人；吩咐他們整理船，划，備糧食。他們不能了解他時，他就喊道：『你們不懂這個比喻麼？那麼你們怎麼去懂一切的比喻呢？』但是他並不建立社團。他不要他們給他尊於『夫子』或『拉比』的稱呼。他興奮的時候，就告訴他們說，他們是地上的鹽和世上的光。

他對跟隨他遊浪的女人從來不動火，有三四個永遠跟他在一起，她們全是他的新朋友，沒有一個是他的親屬，也沒有一個是拏撒勒來的鄰舍。她們比那些男子們有錢，約亞拏的確是希律家宰的妻子。她和蘇撒拏信仰他，因爲他治好了他們的虛病。還有兩個女人也跟着他走，因爲她們的兒子做了他的門徒。

耶穌教訓的精髓既然是愛，女人就比男子更能了解他的話。她們對他總是非常熱切。在他這一方面，覺得這熱切對他有時候合適，有時候不合適。他並不自己要求，沒有就沒有——因此他和婦女裏頭沒有頂親密的接近。她們給他冷膏或是坐在他腳下靜聽時，他就成就了心裏愛的夢。常人所注集於一人身上的，他像先知一樣分在許多女人間。他不贊成結婚，僅僅因爲他覺得自己是揀選的人，僅僅是一種自己沒有不滿足的表現。結婚是使夫婦互相悅樂，不是侍奉上帝。他並不堅持生活的貞節與獨身，就是對於最接近的門徒也一樣。他選擇的門徒裏有兩個是已經結過婚的人。彼得可以帶他的妻子來加入這團體。上帝接近男子，也接近女人。耶穌禁止離婚，他保障

婚姻的牆，築得比摩西律法築下的還結實。他接受女人一切的愛戴，特喜在這方面表現得最熱心的女人。在某村莊上，他住的一家人家裏有兩姊妹。一個名叫馬大，整天忙亂着家事。還有一個名叫馬利亞，來耶穌腳前坐着。馬大來請他叫馬利亞去幫她做事時，他微笑着，答道：「馬大，你做許多的事，爲許多事思慮煩擾；但是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奪去的。」（註二二）

他們全認爲這位新教師是先知，他也疑思他自己。他不再作比這更高的宣稱，有時甚至比這還低。他無論在那兒



不自認有超人的記憶和希望。他在這時期裏甚至從不透露一點彌賽亞任務的假設。人民說他一定是古先知又來的時候，他將愉快藏在自已心裏，領他們的思想轉到我們大家的「父」和天國上去。如果他是當今上帝的兒子，那是普通的全都是的意思。他現在找着了更能表現他身分低微的新字眼，他自稱為人之子。從前古先知們示人以他們與上帝間隔着巨大的鴻溝時，慣常形容他們自己是人之子。以西結一再便主的靈呼他為「人之子」——人是脆弱的，生來受苦死亡，可是蒙上帝的仁慈，給他以一切的高貴。

耶穌從經典裏為自已選出這稱呼，因為他要一個古先知所想過的最低微的名字。他說人之子是來侍奉人，不是被人侍奉的。那富有財產的青年人稱他為「良善的夫子」時，他拒絕接受這名字，斥道：「你為什麼叫我良善的？除一個就是上帝以外，再沒有良善的。」

五

他領導的一種生活，是和他那時代和他那國家的興趣完全不能吻合的生活。但是他 and 一般猶太人一樣遠避和異教徒接觸，他們是被認為不潔淨的。他警戒門徒不要和他們接近，他自己也不能替他們行使治病的力量。他只有憎惡他們。他表徵過錯時，總說：「不要像異教徒那樣做。」異教徒追逐金錢和財富。門徒不能給他們福音，不能拿神聖的東西給狗，也不能拿珠子扔給豬。他們遠離在猶太境地加利利和猶太郡間的撒馬利亞，那是四

方難處的地方。他固然不願走近耶路撒冷，可是他更不願將猶太人所信仰的上帝的道傳給撒馬利亞人。

他對於世俗事情的陳說，也不能使大部分的聽衆喜歡。他不說反對希律的教，雖然這分封的王拿施洗者約翰收在監裏。他不嘲罵羅馬和他的蓋世帝國。他不譴責權勢。他的夥伴裏有一個人說：「夫子，和我的弟兄說，叫他替我分產業。」時，他發着怒答道：「難道是叫我來替你們分產業的麼？」他雖是革新者，可是非常的小心，總試將他新說的教連接着舊有的。「不要想我來是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二二）

他甚至叫人羣去受法利賽人的領導，照着律法做：「你們上祭司那兒去……照着他們對你們說的做。」雖然，他是這些祭司的讎敵，他們是他的讎敵。

他們注意着他最初的行動。他們請這位新教師和他們一同喫飯。迦百農管會堂的和他們不斷論難，稱他「拉比」，靜聽他慎重的假設。但是這種情形不久就沒有了。他們的不安，隨着耶穌的名聲增長起來；他們要找機會使人民反對他。他們看他很歡樂的坐在收稅人和罪人的筵席上，那是稅吏利未邀了朋友歡迎他。有一個法利賽人問他的門徒說：「你們的先生爲什麼和稅吏跟罪人一同喫飯呢？」耶穌坐在屋子那頭，聽見了這話，或者也知道了內含的意思。他發起火來，向那人（他是一個名譽美滿的人，也是耶穌的死讎）吼道：「康健的人用不着醫生，有病的纔用得着。你們且去揣摩這意思；我來，本不是召義人，而是召罪人的。」（註二四）

這是耶穌對他敵人第一次的直接攻擊，第一次在衆人視線下說的。他睜視着那幾個陌生人，他們寂靜着走

開爭鬪從此開始了。

他們怎麼去戰勝他呢？他有天和罪人們一同喫——另天會堂裏的會衆竊揆着要他說教。他們難於反對這樣的人望。最危險的革新者都是像他這樣的傢伙，這些傢伙先在外僻的地方說教，自己並不屬於任何團體，沒有團體能束縛住他們；他們又上鄉間去，向平民胡說。他不是嘲罵過富人，好像有財富就是種罪麼？施洗者約翰就是這樣傳他自己的教的。如果希律不將約翰收進監，他早就造成危險的勢力了。是的，是的，他們得慎密注意耶穌，但是現在只讓他自己走他自己的路。他愈是放任，他的嘴愈加隨便，他以身試法的日子來的愈快也愈無疑，我們那時候就可以要他好看了。

耶穌和門徒在安息日從麥地裏經過。春五月的天氣，麥已成熟，年青的人們很餓。他們抬起麥穗來喫。有兩個法利賽人，被派來偵視這組沒有上帝的隊伍的行動的，裝着偶然遇見他們，問他們爲什麼在安息日做犯法的事。因爲安息日在猶太人是神聖裏最神聖的東西。他們的迷信甚至於要，如果可能的話，將日月鎖住。平時用土話和平民談話的耶穌，回答文士和法利賽人時必定引經據典的說，他說：「大衛和跟從他的人，飢餓的時候所作的事，你們沒有念過麼？他怎麼進了上帝的房屋，拏陳設的餅喫，又給跟從他的喫；這餅除了祭司以外，別人都不可喫的……安息日是爲人設立的，人不是爲安息日設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註二五）兩細作驚恐的面面相覷。他毀壞了安息日？

這事過去不久以後，有有些人聚到他這兒來，裏頭有四個擡來一個癱子。耶穌停留的屋外擠的人太多，不能拿癱子帶到這位夫子面前。他們從屋後斜坡爬上低平的屋頂，將病床逆癱子用繩縋下裏院。認疾病為罪的耶穌向病人說：『小子，你的罪赦免了。』有幾個文士也在那兒，他們心裏想：『好褻瀆！除了上帝之外，誰能赦人罪呢？』耶穌察見了他們的敵意，因為雖在人羣裏頭，他也能立即認出誰是他的敵人。他發着怒回答那沒有說出的話道：『你們心裏為什麼這樣議論說，「你的罪赦免了」容易；還是說，「起來行走」容易？』（註二六）病人在說話者磁力的重壓下站了起來，取着身下的草褥走開。

瞧的人吃驚不小；他們不敢對夫子行的事喝采；他們自己現在好像癱軟了一樣。他們拿榮耀歸給上帝，互相說：『我們今天真見奇事了！』但是法利賽人回家關上門以後，大家舉起手定他的罪。他褻瀆了上帝！他赦免了罪！他應該處死！

但是他們不敢大聲的說這些話，因為一般平民愛耶穌。在這不安靜的加利利地方，遠離着首都，要捕人民領袖是非常冒險的事。所以他們只來來往往揚說這新拉比誘女人丟棄家務。但是鼓舞着，興奮着的耶穌，還是毫不隱藏地說他自己的思想。他講兩個人去殿裏禱告的比喻：一個是法利賽人，一個是稅吏。法利賽人站着心裏自言自語的禱告說：『上帝啊，我感謝你，我不像別人，勒索，不義，姦淫，也不像這個稅吏。我一個禮拜禁食兩次；凡我所有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稅吏遠遠的站着，連舉頭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說：『上帝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聽着

耶穌講的人心裏全狐疑他將要怎麼結束這比喻。他將要冒險說罪人好麼？是的，他竟這麼做了！「我告訴你們，後頭這個人回家去時，比起那個人來，倒算得是義人了；因為凡是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註二七）

全加利利不久都知道拏撒勒人耶穌是文士和法利賽人的讎敵了。公會說是耶路撒冷的大議會也立即知道了。因為會員們有代表，替他們小心注意着上帝國度裏革新者的言行。「跟着他在他的面前放下誘惑！」這是耶路撒冷來的話。所以又有一個法利賽人請他喫飯。耶穌就去那法利賽人家裏坐席。他們正坐着時，門打開處進來一個年青貌美的女人。誰都認識她是一個妓女。她聽說過這位慈愛的拉比愛罪人。她怎麼能走近他呢？如果人羣圍着他的時候上他那兒去，大家一定笑她，也不給她讓路。她早就等候着他在一間只有幾個人的屋裏的機會。她心裏盤算拿什麼去使他歡喜，她除了香膏以外想不出別的。她時常用這香膏抹她自己的身體，使買她愛情的人更喜歡的。

這時候她瞧見他在喫飯。他良善的容貌在許多粗暴的臉裏顯得那樣不同，叫她忍不住倒在他腳下哭。她的眼淚濕遍了他的腳，擡頭四面看看，想找一塊布給他擦被她淚滴濕的腳。滿屋人瞪着眼看她，大家希奇得說不出話來，也沒有人給她找她要的東西。所以她最後用她長髮代替了布。那頭髮是她迷人東西的一種。她將自己的頭髮擦乾他的腳以後，又連熱烈的用嘴親牠們，仍還嗚咽着，她顫抖着的手，把瓶裏的香膏替他抹上。她一直低着眼睛，沒有敢睜耶穌的臉。

主人發了怒。他想：『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誰，是個怎樣的女人；因為她是妓女。』

耶穌看出了這思想，高聲的回答他們。

『西門，我有句話要對你說。』

『夫子，請說。』

『有一個債主，有兩個人欠他的債：一個欠五十兩銀子，一個欠五兩銀子。因為他們無力償還，債主就開恩免了他們兩個人的債。你說這兩個人那一個更愛他呢？』

『我想，』西門答說，『是那多得恩免的債務人。』

耶穌平靜莊嚴的說：『你斷的不錯。』

於是看看腳下的女人，轉過來又向西門說：

『你看見這女人麼？我進了你的家，你沒有給我水洗腳；但這女人眼淚溼了我的腳，用頭髮擦乾。你沒有和我親嘴；但是這女人從我進來的時候，就不住的用嘴親我的腳。你沒有用油抹我頭；但這女人用香膏抹我腳。所以我告訴你，她的許多的罪都赦免了；因為他愛的多；至於那赦免少的，因為他愛的也少。』（註二八）

這些褻瀆的言語將聽衆驚愕得一句話都回不出來。在寂靜的屋裏好像只有他們兩人：先知和罪人。他們兩人不同的心靈，被女人的撫愛連接在一塊兒，被她連連的吻腳，淚洗腳，髮擦腳連接在一塊兒，這女人是賣她自己

給無論誰的女人，這男人是從未接觸過女人的男人。他說了句新鮮的話，在遠隔世界裏熙攘生活的地方，在一個遙遠湖邊的小買賣人家裏，說出了一句行將名傳後世的話。小屋裏的聽衆只有震驚得閉口結舌坐着。

於是這男子扶起那女人，溫溫和和的對她說：『你的罪赦免了。你的信念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註二九）

她走了，回去跟從他的榜樣做。她是從抹大拉來的，新近發生的，暗昧的渴望，壓迫着她來。這位陌生人對她那樣慈和的說話時，她簡直流淚大哭了。除開有些人出自一剎那間要獲有她的肉體以外，從前有誰這樣慈和的對她說過？但是他從卑微裏升了她起來，這位大夫療治了她心裏的疾苦。她從此一直跟着他傳道，她能辨識他徒衆裏沒有人能懂得的道理。她比他的門徒裏無論誰都能了解他，也因為這緣故，她沒有認識他以前，她的生活成過盲目肉慾的玩物。

那也就是當一切門徒都逃掉，抹大拉的馬利亞還站在十字架下的緣故了，她並且最先幻見耶穌的復活，使他不朽。

六

約翰現在禁閉在監裏。他走近那唯一傳飯食，透空氣的窗格時候，所能瞧見的只是囚他在內的堡壘的外城，那是矗立着的城牆，大塊玄岩所築成。將臉貼近窗格的鐵條，他能瞧見點城牆腳下的石炭石山岩。有時候山谷裏

漫起霧來，他囚禁的地方就越發溼悶。外頭的兵士走來走去，不時——有時嘲笑有時憐憫地——瞅瞅囚着的施洗者。他不認識他們，也不懂他們的話；因為他們全是摩押（註三〇）人，或者就是以土買（註三一）人。

他這時候想點什麼。想起他在約但河邊的日子。再往前去，想起曠野裏過的孤道生活。小時候在大城裏的生活記憶不很生動了。他現在又念起古先知但以理和以賽亞（註三二）的書來，他已經念過不知幾百遍了。這些人是他的模範。他試用他們的爭鬪故事來領導自己。他還深信自由會來；到底會勝利麼？或者他的命運將如摩西在尼波山巔（註三三）（就在堡壘附近）一樣，向上帝允許給的地作最後的瞬視吧。摩西也曾大怒過人民的沒有信念。約翰自己的信念現在還堅固麼？他一星期一星期計算他最忠心門徒的歸程。他曾派他們出去收集新聞——他被准許從窗格裏向他們說話。他們是他送出去的鴿子，去探視約但河邊發出的水潮，他希望這水潮繼續的增高。

他們最後一次回來，有許多關於一個拏撒勒人的消息報告他。那人的名字在個個人嘴裏響着。他好像是約翰自己施洗過的一個，但是要在他洗過的千百人裏回想起他的特殊面貌是很難了。帶消息回來的人說，耶穌名滿加利利，加利利到處談論他行的異事。怪事，約翰想，不神聖的事。同收稅人和妓女暢飲。這位新教師同他的門徒不禁食，並且據說耶穌常很開心。喜音爲什麼喜？他爲什麼不叫他們認罪，然後施洗他們呢？還有，據說耶穌講天國，驚戒有錢人和有勢的人；向廣集來聽他的人說教，聽衆多到沒有會堂可以容得下——這些事，這位囚俘看來並不錯。多奇怪，爲什麼這個耶穌剛在他自己進了監以後興起來？這拏撒勒人是否要被人民認爲施洗者的繼承者？

約翰記起了他自己的話：「在我後頭來的，比我能力更大。」這句話一定填平了新來者的道。這收獲約翰所作下先驅者工作的利益的拏撒勒人，也許僅僅是個假先知和野狐禪呢？

小室的門響了；門上的樞鈕鉸旋出聲音；門打開了。進來兩個兵，示意他跟着走。他是去死麼？他心裏被預料和驚惶兩種情緒緊張起來，隨着獄卒走出地窖。他們並不是帶他去黑暗的院落，他們是帶他走上巨大的階梯，去封王的宮裏。

希律·安提帕（註三四）是個弱者，秉性懦弱，是他自己內慾的奴隸。他沒有他父親作惡的力量。他去羅馬看他兄弟時候，這兄弟的妻子希羅底就此注定了做希律·安提帕達到權勢的橋樑。因為她那時的丈夫是個沒有氣質的人，不過是做皇帝的侍從。希羅底是希律大帝的孫女，她富有那君王的堅韌，有那使人民實行他們計劃的力量。她不久就領她丈夫的弟兄走入邪道，拿她的美迷他，誘他離棄第一個妻子，帶他的新愛人回去爲妻。被離婚的是亞拉伯王亞里塔的公子，她跑回她父親的要寨馬蓋耳斯去。於是兩方起了戰爭，希律奪得了這個要塞。從此他常住在亞拉伯邊境的馬蓋耳斯，因為對於保護邊境的平靜，住在這要塞裏，要比住在較遠的加利利的提比利亞方便些。

黯淡的狂信者約翰，現在正是在他最適宜的地方，在死海東邊的荒涼境地，有的是險谷，流泉，和火山岩。封王的兵士在春天拿他從約旦河邊帶了來。那時圍集着他的羣衆已經好幾千，耶路撒冷的當局害怕將要有變叛。波

拉多自然向公會徵求關於斷然處置的意見。因為危險分子聚集在羅馬治下的邊境外，巡撫已經示意納貢王說，希律最好在他自己國度裏維持秩序。在世界的這邊，這種亂子年常有，須得趁早翦除。施洗者被捕時，有些徒衆聚集在撒馬利亞山裏，正是在波拉多直接治下。他怕叛亂就在指顧間，派了駐軍驅逐那地方上能作亂的，同時俘虜殺害。

兵士領着約翰經過長廊，經過五色石鋪的浴場。他可以從這高層上往下瞧見城裏的水池，軍械，武庫，全在堡壘腳下。他曾走過這條路兩次了。

他現在走進的殿，以前也來過。坐在那些權位上的，全是知道怎麼在炎夏天張褐色天幕取涼的人。他們只要一點頭，奴隸就趕快送冰果來解熱。如果像約翰這樣從黑暗窒悶的土牢裏帶出來，一進這些華麗地方時不顯現氣弱，他得有復生傳道者全盤的剛毅。封王真上了年紀，他凭倚在屋裏最涼一角的椅墊上。（年青時曾經很美，但是現在蒼老疲憊了。）他並不像喜歡使他同胞受苦的人。但是在幕帷後的女人——約翰瞧見她移動，猜想是希羅底——是另一種模型的人。她的美貌雖然已經成熟得過度了，但仍順健，並且知道怎樣使她的丈夫俯就她的意志。

封王躺在燦爛的絲綢裏，擡眼看這位先知憔悴的臉。先知身上挂着襤褸的衣服立在他面前。他立時感覺得奇異，恐懼，驚愕。但是他如果能夠的話，一定拿這感覺藏在麻木的疲倦，臉色裏。約翰知道他的思想，自己並不驚慌。

他們談話裏傳給我們知道的旨趣，只有下頭這一點。我們知道約翰責備希律不該娶希羅底，叫他和她離婚。不但猶太律法禁止娶在世弟兄的妻子，不但犯了兩重姦淫罪，並且這種事足以阻礙人獲得弟兄的愛護。這種咎責對於希律王朝並不是生疏的。安提帕的父親希律大帝曾爲了多娶多休被耶路撒冷的祭司譴責過。但是現在說咎責話的是一個貧乏的俘囚，在孤寂的堡壘裏，只要治理者的惡意突然一動，劊子手的刀子就會落下來的。

可是俘囚說他，治理者猶豫不定他的罪。爲什麼有這猶豫？約翰的徒衆已經驅散，有新先知起而代之了；律法的保護者同樣仇視施洗者和他的繼起人。封王雖然懦弱，在這種難堪的侮慢下，在這種對他妻子的侮辱下，有什麼阻礙他不能發立即取他首級命令的？狂信者站在他面前，又長又瘦，鬚髮叢生，身體半裸，作粗澀的公然指摘，發永生受罰的恐嚇。施洗者一帶回小屋去，希羅底自然就轉出來，自然就怒怨希律的膽怯。然而約翰的印象太深，封王簡直怔住了。俘囚毫無損傷的送回土窖；他自由聽受門徒的來信；也自由送使信出去。

施洗者的門徒不久又回牢獄來，又告訴夫子拏撒勒人的新成功。耶穌已經公然指摘法利賽人，他們也已經公然指摘他。他既到處替人治病，爭論也跟著普及各處。約翰又覺得耶穌是在實行他自己的工作，像他自己爭鬪過的那樣爭鬪。他亟力排除自己反對那先知同諸色人等作樂和喫飯的偏見。他再嚴詢門徒關於耶穌言行的詳細情形。他決定由別人嘴去問耶穌，因爲他不能再同他面對，因爲他的思想不斷轉到他自己的使命和結果的問題上去，轉到他的使命是不是將要有結果的問題上去。

然而約翰還是被希望和害怕發出的衝突所苦。如果耶穌自稱爲大家久已盼望要來的彌賽亞，施洗者的苦就有了報償，他的工作也沒有白費，生命就有了意義。然而在另一方面看，就算耶穌是約翰所預見的比他自己更偉大的人，約翰也不能使自己贊成像耶穌那樣和古先知不同的方法。所以他託付給門徒的問話裏包藏着這個獄柵後囚人全副的疲勞和不盡的不耐：「是你麼，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註三五）

七

耶穌從來沒有提起過施洗者。好像他和約翰的遭遇，全不記得了。想起約翰，就是想起他一生裏最可怕的時。那時他曾從約但河水裏走出來，好像曾見鴿子下降，曾突然聽見遠處父的聲音。那不是祇去春的事麼？他心裏混亂着從曠野回去，最初遇見的幾個人告訴他約翰被捕入獄的消息，這些不是纔幾個月以前的事麼？

他雖然不提同時代的先知約翰，他對於更早的先知可很有說的；因爲他要保存舊有的東西，同時再刷新它。加利利人猶大的破壞熱忱對於他最親切沒有了。他提以賽亞對於自是的責備，再述河西亞（註三六）的要憐憫不要燔祭。他跟從先知的腳步，他們是偉大的保民者。他們在他前幾百年曾將富有者列爲不敬神的——最好稱讚窮人。他在以諾書的作者裏找着跟他心一樣的人。那位先知也曾是人之子，曾宣稱君王的光榮將被滅除，擲入地獄；也會宣稱：「你們拿別人的汗造宮殿的人有禍了！每塊石頭都是罪惡！」

夏天已經快過了；葡萄藤的葉子開始枯乾時，五穀和橄欖已經收藏時，耶穌的事業（就是遇見約翰以後開始的事業）也好像走到了衰落的路上了。人民到是真的只有多多集到他那兒去。他走遍了加利利海西岸的一切城鎮，甚至於還渡過這湖的西岸去，還去約但河東邊的地方。可是他傳道的地方仍不算大，離開猶太境很遠，離開羅馬的勢力區域很遠，總在封王的境內，沒有引起有權勢者的特別注意。他們這些人自然很知道他這正在不脛而走的东西，可是他們是能容忍的，並不拿農夫、漁人、工人、商人們的狂信當作一回事。

病人們的求治，是使耶穌困倦的事。他好像對於自己用暗示方法來治病的能力，感覺得有點羞恥，他並且還害怕治病的事會遮沒他教誨的事。老百姓全說有神附在他的身上，並且他毫無問題，他自己也相信在人家身上趕鬼的時候，的確有惡祟的精靈和他自己的精靈鬪爭。這事使他困倦。有次有一個得病的女子在他後頭摸摸他的衣服，想叫病好；耶穌立刻感覺得他的力量從身上跑了出去。有幾次在他走開以後，疾病又回到病人身上去了。他經過稻田，經過湖邊的時候，多少次被身上附鬼的，瞎眼的，癱瘓的人跟在後頭，多少聲音可憐的喊他！他們擋住他的路，打斷他的說教，蒙蔽住他生活裏的愉快。他治不好他們（因為他們自己沒有信念）的時候，他們恐怖的看着他，幻想他同意使魔鬼叫他們受苦。每當他治好了人的病，告別時，不說一句和氣的話，也不慈愛的看看，總懇切得幾乎是畏嚇的叫他們不要多說，你說怪不怪？

有天他又被迫在鬧市上做治病和說教混在一塊兒的工作時，約翰差來的人到了。他們瞧見聚集的人有這

樣多，咸覺得驚奇。也許他們瞧見耶穌安安靜靜坐在那兒時，心裏覺得不平，因為他們的夫子現在正囚在監獄裏，憔悴得不堪。也許耶穌看出了他們的思想，同情他們的感覺。他細細看着他們，問道：『你們要想問什麼？』他們用約翰的名義問道：『那將要來的就是你呢，還是我們再等候別人呢？』

這真是又重要又神聖的問題，沒有人敢問他的。天父和兒子間的祕密，薄得像晚陽天上金紅色的薄雲，渺茫得像深夜裏的冥思。現在他的面前放下了一個直截了當的問題，他得乾脆答「是」或者「不是」。愁悶的先知，就是監裏的約翰，為什麼要問他這話，並且他到底希望得怎樣的回答呢？耶穌心裏盤算這些問題，考慮到底怎樣回答。他心靈裏又有清楚的聲音發出來了。這也許是從施洗者來的上帝的新暗示麼？叫他再表現堅決的自信麼？第一次的徵兆，是剛在約翰洗過他以後來的。第二次的徵兆，是聽見約翰被捕。這也許就是第三次上帝傳來的使信吧！

他心裏很混亂，失掉了他向來的溫和。靜默了很久之後，伸手指着周圍的人羣對負使命來的人說道：『你們拿所見所聞的事去告訴約翰。瞎子能瞧了，癩子能走了，害麻瘋的潔淨了。凡不干犯我的，都有福了！』（註三七）

數不清的觀衆裏頭，有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的麼？這位教師以前向來不願提他所行的奇蹟，所治的病，他從來沒有拿這種事證明他的價值，現在給一個從未替人治過病的人帶信的時候，忽然擡重了這些事。他竟像恐嚇約翰，含着約翰的問題是出於譏諷和妬忌心的意思。他非但不安慰監獄裏的俘虜，竟還責罵他！

約翰差來的人一去以後，被剛纔約翰的問題，和自己的回答在心裏攪擾過的耶穌，現在初次來說到約翰。初次來說到預言拯救日子的人，又說到沒有信念的人——這些人他一向對他們是很柔和的。他的聽衆，向來是聽慣他友愛的話的，這時聽見了他的嚴厲語氣自然十分驚異，他說：「你們從前去曠野裏的時候，打算看什麼？打算看風吹動的蘆葦麼？打算去看穿細軟衣服的人麼？穿華麗衣服的人在王宮裏也許你們那時是去看先知麼？他比先知大多了。這人就是經上所說的，「我差遣我的使者在你的前面，叫他預備你的道路。」我實在對你們說，凡婦人所生的，沒有一個大過施洗者約翰；但是在天國裏，最渺小的還比約翰大……他就是以利亞，就是從前說過要來的。有耳朵能聽的聽着。」（註三八）

他的聲調使得聽的人發怔。少數能懂得他話裏意義的人，一眼不瞬的看着他，驚恐得說不出話來；因為如果他叫約翰爲「以利亞」的話，如果他將這位施洗者解釋爲豫備道路的人，那麼意思裏頭他自己必定就是彌賽亞。他雖然沒有說出來，他的意思一定是這樣。小心聽他說下去：

「這時代我能拿什麼來比擬？這時代裏的人，好像坐在市上的孩子，彼此呼叫說：「我們向你們吹笛，你們不歡舞；我們向你們舉哀，你們不悲哭。」約翰來的時候，不喫餅，不喝酒，他們就說：「他身上有鬼！」人之子來了，又喫又喝，他們就說：「他是個貪喫好酒的人，又是稅吏和罪人的朋友！」」（註三九）

八

他前面突然爲他打開的是一條什麼道！又威脅，又引誘！約翰的問句太富於誘惑，也許那又是從「主」那兒來的暗示麼？他自己心裏的感覺，從小就一直讓它靜止在心裏，只有很少幾次時候發作出來，那就是在受洗的時候，在聽見約翰被捕的時候——現在約翰的問話越發將這座開門沖開。他又恐懼又驕傲。他遲疑不決。可是他一想起這是和施洗者發生的第三次關係時，使他混身的脈息劇跳不止；他對於古先知的尊重，越發使他相信約翰一定是被上帝差遣來給他預備道的。他在想像裏看着反對他的人，懷疑他們到底怎樣來反對他；他又疑思圍着他的人羣，愈來愈增加的忠心的，被治愈的，信本的人羣。這時他向來所夢想而躲開的綸音，越發響，越發清楚，傳到他耳朵裏邊來。

他對着聽衆痛罵他行過醫的城市因爲這些城市裏的人沒有改悔。他說比所多馬城所遭遇的災難還要大的，就要來了。他這新有的神氣，發怒的聲調，嚴厲的話，使得聽衆搖頭。幾個門徒伴着耶穌退到湖東山谷裏去，他比以前更沉默了。

他的門徒們告訴他說，他的母親和弟弟們已經出來逮他，說「他瘋了」時，他還是自己只管沉思着前時發生的事。直到現在爲止，他總愛在人家熱烈的火爐上潑上涼水。有次有個女人在人羣裏狂喜着向他喊「養你出

來的人有福了！』時候，他非但不道謝，並且冷冷的說：『聽見上帝的話而遵守的人，纔是有福呢。』

可是最使他痛苦的是，他現在精神上受着磨難，人們到說他身上有鬼附着。他得回到家裏去。加利利地方全都敬重他，只有他家鄉認爲他是蕩子，是瘋人。他現在得回去試驗試驗。他的家鄉離此並不遠。他動身得早的話，晚上就可以到了。他叫門徒們留在那兒，因爲他要獨自的走。他沿着加利利的南邊走去，又往西經過小山丘，離開左邊的他泊山，從這兒起，全是他最熟的路了。

他在加拏參加婚宴纔是幾月前的事吧，他那時不是給賀客們變酒，而肯定自己的職務的麼？短短的幾月，他歷遍了性靈的全世界！前頭就看得見白色的小鎮，一點沒有變，依舊靜睡在流水的低潺裏。他進了家門。他們多麼的驚奇！弟弟雅各自然更迷亂了，因爲他向來最敬神，最爭持律法，並且是法利賽人的附從者。可是母親和妹妹們見了他，心裏也不見得會平靜；這個雲底傳教師，魔法師，突然扔掉了木匠的凳子，現在又像去的時候一樣泰然的回來了。他站在那兒，好像並沒有什麼事發生一樣。明天就是安息日。他打算怎麼樣？

第二天早晨，他走進會堂去。這兒是他靜默觀看了整個少年時代的地方。他站起來，對管會堂的人說要講經。他們不能說不行。執事人拿給他書卷，這是先知以賽亞的書。大家全一眼不瞬的瞧着這孛撒勒的子弟。會衆對他都懷着好奇和不信任的心。他將要說怎樣的教。他還是像在別地方一樣，用溫和的話來感動他們的心麼？耶穌打開羊皮紙的書卷，找着他要念的句子，他高聲的念：『主的神靈在我的身上，因爲他用香膏膏我，叫我給貧窮的人

宣傳福音，派我來醫治傷心的人，來報告俘虜會得釋放，瞎眼的人會看見，被壓制的人要得自由，來報告主賞賜的好年頭。」他捲上書，交還執事人，走上講堂去，定睛瞧着熟人的臉，頓了一忽兒，他接着說：「今天這經上的話全應驗在你們的耳朵裏了吧。」（註四〇）大家都覺得失驚。這是什麼意思？可是他還是繼續說下去，雖然底下一切話都沒有能傳下來給我們知道。聽的人全點頭稱是。但是裏頭有幾個懷疑的人說：「這個人的這些事從那兒來的？他不是雅各、約西、猶大、西門的哥哥麼？他的妹妹們不也在這兒麼？」（註四一）於是大家漸漸的疑惑起來。

耶穌現在已是個熟練的演說家，他注意到了仇視的發動，他向他的同鄉們說道：「我知道你們一定要對我說，『醫生，你醫自己吧。我們聽見了你在迦百農做的異事，也在你自己的家鄉裏照樣做吧。』」（註四二）他覺得他的名譽也許能影響他們，所以這樣的說。可是只有愈來愈糟。他接着說：「我實在告訴你們，先知永遠不會被他的本地人悅納的。我對你們說件實事，當以賽亞的時候，天門關上了三年零六個月，遍地飢荒，以色列有很多的寡婦。可是上帝不差遣以賽亞上她們那兒去，反只差遣以賽亞到西頓地方的撒勒大城裏的，一個異教徒寡婦那兒去。在先知以利沙的時代，以色列有很多長大麻瘋的，可是除掉異教徒乃慢以外，沒有一個得好的。」（註四三）

講道師現在講完了！全體會衆都大怒起來。「他戲弄我們大家；他從異教徒裏挑選例子出來教我們信仰，指點我們得救的生路——你們聽見他說什麼沒有？——他一定瘋啦，他自己母親也說過他瘋的——加利湖邊女人的諂媚給他改變啦，叫他太驕傲，太充滿了不敬的思想。——他回到自己的家鄉來，褻瀆上帝！」

他瞧見會堂裏大家舉起了威嚇的手。他向四週瞧瞧，認識那自是的長老，就是他從前最嫌惡的那個有錢人。這人高聲排斥，比誰都喊得高。耶穌早就預見的事，現在發生了；書上寫過的，現在都要應驗了。他覺得上帝領他進了這鬪爭，在他面前放着要他走的，是一條燦爛的受難的道。他站在那兒，心裏想着這些時，暴怒的鄉人圍上了他，逮住他，把他推出會堂，這羣發怒的暴徒一直把他簇擁上山崖，擁上他小時候常躺着夢想「父」的地方。一邊是絕壁，他早就知道，他們打算在這兒給他扔下山去。

可是這兒是熟悉的地方，山邊每一處的僻隅和裂口他都知道。這就是他小時候常常躺着夢想「父」的地方。這是「父」神聖的牧場，誰都殺害不了他。狂怒的羣衆正在尋找結果他性命最合適的地方，頭腦比較冷靜些的，在爭辯殺他之前，是否要審判一下，使得大家免掉麻煩。正當這時候，他從抓住他的人手裏脫了出去，人羣裏不見了他。他逃去一處可以藏身的地方躲起來，這是他小時候藏過身的地方。

他從這危急的災難裏逃了出來，喘了口氣。他從躲藏的地方向四面看看，心裏想着剛纔的事，自信心更堅強起來。他覺得第一次的戰爭勝利了。他們譏笑他，想殺害他。上帝把他救了出來。舊日的連繫現在都切斷了，依戀早年關係的最後痕跡都消失了。最應該接受他的人反而輕蔑他，驅逐他，家庭同故鄉在他不能再有什麼意義，甚至他的國家觀念都消失盡淨了。這樣的放逐，僅僅使他免於慘死！他的唯一渴望是人類的同情。

他回到他的門徒那兒，他們決定逃避。逃出加利利去。一天以後他們越過了猶太人的邊境，到了異教徒的地

方。無論如何，在這西頓同推羅海岸是沒有人要他的性命的！可是，在這兒還有認識他的人。不久有一個迦南婦人認出了他。她正在困難裏頭，要他幫助，所以用了猶太神聖的稱呼阿談他說：「可憐我吧，啊，主，大衛的子孫；我的女兒被鬼擾得苦極了。」（註四四）耶穌只幫助猶太人，所以不理她，只管走他自己的道。他的門徒替她說好話，求他幫她的忙。「她在我們後頭喊叫，把她打發走吧！」可是他還是不改變。重復搖頭說：「我只是被打發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兒去的。」（註四五）

女人十分堅持。她趕在他前頭，伏在他旁邊，懇求他說：「主，幫助我吧！」他重復壓制住了心裏的感動，慘忍的答道：「不能拿兒女的餅扔給狗吃。」可是母親爲兒女的焦慮使他脫口答道：「主啊，不錯；可是狗也在主人桌底下，喫落下地的碎渣兒！」（註四六）

這些話將他小時候從誠命裏學來的最後束縛都剪斷了。這個迦南女人雖然是拜偶像的異教徒，可是他覺得她和猶太人一樣的應該得到救助。他被她感動極了。可憐的迦南女人跪在地下，在他的面前；她雖是迦南人，可是耶穌的預見者目光，在她身上看出了一個新世界的表徵，乞求釋放。他將猶太人民比任何人民都好的幻覺付諸東流。他拿仁慈公開給一切人類，不管地域與風俗的不同。他答道：「啊，婦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給你成全吧！」（註四七）

這是耶穌第一次給外鄉人治好病。

(註一) 新約路加福音四章三十一節。

(註二) 加利利海岸，希律·安提帕建的都城。

(註三) 加利利海西邊的城市，離拿撒勒全不遠。

(註四) 見註三。

(註五) 新約馬太福音五章三十九節。

(註六) 同上四十四節。

(註七) 見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節。

(註八) 同上七章一節。

(註九) 同上十九至二十一節。

(註一〇) 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二節。

(註一一) 見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至二十四節。

(註一二) 同上十八章十二至十四節。

(註一三) 見路加十五章十一至三十二節。

(註一四) 馬太福音三十六章。

(註一五) 同上六章二至四節。

(註一六) 同上五及十六節。

(註一七) 同上五章二十三節。

(註一八) 同上二十八節。

第二章 喜音

人之子——一個先知的傳

七四

(註一九) 馬太六章二十五至三十四節。

(註二〇) 同上九章十四至十五節。

(註二一) 同上十九章十四節。

(註二二) 路加十一章四十一至四十二節。

(註二三) 馬太五章十七節。

(註二四) 同上九章十一至十三節。

(註二五) 新約馬可福音二章二十五至二十八節。

(註二六) 馬可二章八至九節。

(註二七) 路加十八章十一至十四節。

(註二八) 同上七章四十四至四十七節。

(註二九) 同上七章四十八至五十節。

(註三〇) 死海東邊一部落，是猶太的鄰敵。

(註三一) 猶太極南一郡，希律王的家鄉。

(註三二) 舊約但以理書和以賽亞書。

(註三三) 耶和華叫摩西上壓押地方的尼波山上去，看他將要賜給以色列人（猶太人）的迦南地方，並且叫摩西就在那山上歸天。

(舊約申命記)

(註三四) 希律大帝第六妻之子，爲加利利郡封王。

(註三五) 路加第七章十九節。

(註三六) Hōsō, 猶太古先知。

(註三七) 路加七章二十二至二十三節。

(註三八) 同上七章二十四至二十七節。

(註三九) 同上七章三十一至三十四節。

(註四〇) 同上四章二十一節。

(註四一) 馬可六章三節。

(註四二) 路加四章二十三節。

(註四三) 同上四章二十四至二十七節。

(註四四) 馬太十五章二十二節。

(註四五) 同上十五章二十四節。

(註四六) 同上二十五至二十七節。

(註四七) 同上十五章二十八節。

第三章 逃亡

一

逃亡的時期開始了。夏天時候，這位先知還在他自己的本省流浪，只想安慰苦人，治好病人。他從來沒有鼓動過誰反抗統治者，也沒有反對過有錢有勢的人。也從來沒有想傷害過耶路撒冷的宗教領袖。可是現在呢，溫和平靜的耶穌，得在秋冬兩季（六個多月）裏過亡命徒的生活了。他得藏躲在樹林裏，山洞裏，得來回的渡過湖，還得越過國境，逃避開要逮他的人。

在鄉鎮上旅行的歡樂季節，氣味相投的快樂，影響人轉變的歡喜，現在是全到完結的時候了。成千成萬的人心裏向他流出來的愛的清泉，聚成了一條大河，它流出的水是黃濁的，因為裏頭有濁流使整個的清澄變濁。他的不行動的勝利觀念，最初的天真步驟，都不見了。冷漠的陰風向他前途刮來。這個傳福音來的好人，現在要遇見暗中的敵人，遇見誤會，誹謗，和（最不堪的）嘲笑了。這些讎敵累苦他的精神，將他身藏的自信趕出來，直到加上幾千倍以後，變成自負。結果他失掉了明淨的智慧，負有高貴責任的假設代替了謙卑。人之子要開始自認為上帝之

子了。

他趁船逃到加利利海東北邊的肥沃原野，哥蘭和伯賽大地方去。這境地不久以前還是腓力封王領土的一部。腓力是希律大帝所有兒子裏最好的一個。腓力死後，這地方的統治權落到羅馬掌握裏去，還併入過敘利亞省。可是新都大馬色離得很遠，發號施令的羅馬離得更遠了。希律·安提帕不敢干涉這無主的鄰地。對於亡命者耶穌，到是個比較安全的地方。我們不知道他在那兒過了多久的平靜日子，只知道後來他又往南上低加波利地方去，又到湖東南希臘人住得最多的一個敘利亞小城名叫加大拉那兒去過。他覺得在那兒可以躲開他的讎敵，因為決沒有人會上異教徒地方去找猶太教師的。

然而他的治病工作又將他驅出了避難的地方。在城外不遠靠山地方，正有一羣人牧豕，有一個身上附鬼的人衝開牧豕人向他這兒跑來。這人一向住在墳堆和山洞裏，誰都治不了他。每次逮住後，總拿手練腳鐐將他鎖住，可是他總脫開練子，弄斷腳鐐跑出去。日夜在山裏，墳堆裏叫，向走近他的人擲石頭。現在他遠遠瞧見這位先知，於是就跑向他去，高聲（像迦百農堂會裏鬼附的人一樣）喊道：『至高上帝的兒子耶穌，我和你有什么相干？』於是像喜歡受誘惑的女人一樣接着說：『我懇求你不要叫我受苦！』耶穌說：『你叫什麼名字？』他立即答道：『我的名字叫羣，因為我們很多！』（太二）耶穌緊瞧着他，語氣和眼光統治住了他，他的狂亂在這情形底下平靜下來了。這時候牧豕人正看得出神，忘掉了他們的職務，正好有幾隻豕走近山崖，失足掉下水去。

牧豕的人驚慌得了不得，在他們迷信的恐懼裏深信鬼從人身上趕了出來，又鑽進這些啞動物的身上去。他們跑回城，越來越誇大的拿這事講給人聽。結果城裏跑出一羣人來看這事的究竟。他們瞧見狂亂的人真治好了，他們見他平靜的坐在耶穌腳下。毫無問題，耶穌自然是這一切的唯一解答者了。他們怕這位方士，求他離開他們的湖邊，永不要回來。

他們趕掉這位施主是什麼意思？僅僅爲了喪失掉兩隻豬麼？謠言一傳十，十傳百，不脛而走，甚至被治好的瘋人自己都幻想被羣鬼附過。看來耶穌在追捕的壓迫下，喪失掉了許多可愛的特點。從前一切人家的門都爲他打開，現在大家都避開他，驅逐他。現在他的腳步踉蹌，眼光懷疑，聲音不和諧，完全是一個被追迫者的樣子。他毫無選擇，只有回加利利去，只有家鄉是他唯一的躲避地方，雖然那兒仍有敵人威脅的危險。

加利利有的是法利賽人，正想弋獲耶穌。他們懷疑他到底躲藏在那兒？他在他的故鄉拿撒勒時發生的一切事，早就傳遍各處。他現在不再在會堂裏出現，不再在山邊或湖旁聚衆說教，不再公開的和門徒們在一塊兒喫飯。那麼是不是他受了極大的恐怖，至今不敢出來麼？現在他回到了加利利，簡直一天都藏不過。他回來的消息在二十四小時內就傳遍環湖各地。可是他的敵人並不象拿撒勒人那樣鼓起公開的騷動。他們謹慎謹慎的，覺得最好在談話裏先找出他的弱點來，然後再公開的攻伐他。

可是他們舉止的古板，行動的拘泥，眼光的鋒利，嘴唇的緊封，問候時冷酷的禮儀，使耶穌立刻知道這是他們

來了。他的內心不安驚告他，讎敵已經來到時，他心裏的慈愛感覺完全沒有了。兩個法利賽人裝着偶然遇見他，假裝誠實的問他說：「夫子，上帝的國什麼時候來呢？」耶穌也和他們一樣能約束住自己，毫無苛責意思的答道：「上帝國度的來，不是眼睛所能盼望的，是無意中來的人也不能說『看哪，在那兒！』因為上帝的國，就在你們心裏。」（註二）這些話裏含着他主要的教義，可是兩個法利賽人不能懂得，只聳聳肩膀目送他走開。這預言不是他們所能懂的。這一種新的，足以搖撼舊世界基礎的思想，被一個木匠在路旁說出來了。可是兩個自以為是的聽者，那裏聽得見天衣的綽繚。他們所能知道的，只是他的話裏沒有可以反對的地方。

過一天，他們又有人來，試探這假先知。他們說：「從天上顯個神蹟來給我們看看。」他的心裏又發起火來，可是他壓制住暴怒沒有發作，只狠狠的說：「神蹟麼？晚上天發紅，你們就說：『天必定晴，因為天上發紅。』早上天發紅發黑，你們就說：『今天必定有風雨，因為天上發紅發黑。』你們這些假君子，你們能看出天色，倒看不出這時候的神蹟麼？爲什麼這時代要求神蹟？我實在告訴你們，沒有神蹟給你們看。」（註三）

事實上天真已發紅發黑，神蹟就在那兒，暴風雨就要來了。耶路撒冷的權威們，不斷接到擊撒勒人活動的報告以後，越來越覺得不安。他們叫文士們到加利利去，瞧這先知到底有多少人跟着。去看他褻瀆上帝沒有，去看有什麼法子治他。這些密使找着他並不難，因為他無論到那兒，總有好些人跟着，他的讎敵很需要這些羣衆，因爲可以叫他們做見證。

最初他們在聚着的人堆外轉轉，希望聽見些邪惡的事，可是沒有聽到。唯一報答他們熱心的，只是聽說門徒們喫飯前不洗手。這種不合法是被法律所禁的，雖然律法規定的只限於祭祀時的筵席。可是依照最近的解釋，在普通喫飯前，也得洗手，並且在京城裏大家已經實行了。不過住在這遙遠地方的窮種地人，還沒有知道。然而無論如何，這總是引叛徒犯更大罪的藉口。——我們能假設這事發生在傍晚時候的市上，正當大家蹲在門外或靠在門口乘涼的時候，耶路撒冷的學者開口問夫子：「你的門徒爲什麼犯古人的成法？他們吃飯時不洗手。」（註四）

耶穌已經注意這些人一整天了。就是瞧不見他們，也感覺着他們的臨近。他初次在他們裏頭感覺到公共秩序，律法，耶路撒冷的敵對力量。他以前曉見過公會派遣的人怎樣對付約翰，怎樣的指摘他，嚴厲的攻訐他；人派出來的人，反對上帝派出來的人。今天他們的這副表情，正和從前在約翰發火眼睛前的一樣嚴峻。那時和現在一樣，他們用食指點着來增加問題的嚴重。人羣驚奇的瞧着耶穌和對付他的人，正像以前圍着瞧施洗者和法利人的羣一樣。耶穌想起了約翰的樣子和臉，約翰烏亂的頭髮，又想起了這位施洗者說過的話：「在我後頭來的，比我能力還大。」他也想起約翰最近所問的：「要來的就是你呢，還是我們等候別人？」他在逃亡時候壓制住的自信，現在又洶湧起來了。他越發想當衆和敵人週旋。他從小就對於自是者的嫌惡，現在和事勢的緊張參雜起來。他不能直接答覆那可笑的問題。冥冥中好像有一把武器放進了這個天真人的手。他在鬧市上向敵人應戰：

「你們爲什麼用你們的成法來犯上帝的誡命？上帝說：『要孝敬你們的父母，』又說：『咒罵父母的，必治死

他。」可是你們以爲人儘可對父母說：「我拿應該給你的奉給上帝時，要比奉給你好多了！」在這種情形下，還有誰敬重他的父母！你們拿你們的成法來阻礙上帝的誡命。你們這些假冒爲善的人，以賽亞指着你們說的預言一點都不錯，他說：「這些人用嘴唇敬重我，可是他們的心離我遠得很。他們拿人定的誡命來教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廿五）

他引他們自己先知的話來攻擊他們，責備敵人的自是來舒解他的鬱積。看來這下子正打中了敵人的要害，你睜他們沒有話回答，一聲不響的走開。可是他們打回來的時候，就要他的性命了。

耶穌仍舊興奮着。他對人民講道已經很久，可是總沒有像今天這樣發火。他揮手叫聽衆圍近些，他在這多摩士小坡裏的市上對民衆演說，他的舉動和話裏含着控訴的意思，好像他認這些加利利的老百姓爲法庭，在他他們面前控訴耶路撒冷的權威。他嘲笑爲什麼有些東西被認爲不潔淨而禁止喫（這些禁止法利賽人是特別重視的），這時候那些問他的人還可以聽得見他的話，他大聲喊道：「你們要聽，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穢人，出口的纔能污穢人呢！」（廿六）

他的門徒們驚慌極了。他們從來沒有見他這麼激動過。他們怕他再和當局發生衝突，走近來輕輕對他說：「你的話激怒了法利賽人，你知道麼？」（廿七）可是他以前說話雖然總很溫和小心，現在一點多不謹慎了。他心裏頭的比喻一個接着一個源源而來，都是凌辱文士和法利賽人的。他在市上喊道：「一切不是我天父所栽種的

東西，都要拔出來。讓他們去；他們是領瞎子路的瞎子。如果瞎子領瞎子，兩個全要掉在坑裏。」（註八）

他的聽衆，好像覺得他後頭有異教徒的笑聲傳出來。他的門徒越來越不安。彼得想要止住他，所以不斷他的話說：「給我們解說這個比喻吧。」他暴躁的答道：「你們也到現在還不明白麼？難道不知道進口的是到肚子裏，再自然排洩出去麼？可是出口的，是從心裏所出來，他們纔能污穢人呢？」他一邊怒瞧離開的法利賽人，一邊說：「因為從心裏發出來的，就是惡念、兇殺、姦淫、苟合、偷盜、假證、謗讟。這些全是污穢人的！至於不洗手吃飯，那倒不污穢人！」

（註九）

他僅僅在他後頭幾句爆發出來的話裏，回答了法利賽人狡猾的問題。這些話是公然的攻擊，是耶穌指望的。讓他們回家告訴祭司，讓耶路撒冷全知道，狂忘的木匠竟敢說怎樣的話。他至少已經在人民面前，公然告訴他的死敵他眼睛裏所見的他們是怎樣的。他突破了束縛。他自由了。

二

圍着他的人，跟着他的人，越聚越多了。他們過陸跨海的來追求他。他到處的搬，比以前更不安定了。他時時看看（如果能夠的話）他的敵人藏在那兒。正統派和頑固人公開的仇視，越發使跟從他的人多起來了；因為老百姓自然而然會結納祭司們反對者的話。祭司們對於窮人的困難表示過一點親切的意思麼？他們不和人來往，在

街上踱方步的時候，有一股森嚴的驕傲隔絕開人。耶穌沒有這種自大。他總盡力安慰卑下人的悲苦，因為他自己就是他們裏頭的一個。

他們全以為他也許是以利亞或者別一個先知下凡了，他的降臨也許是告訴他們好年頭就要來的。他們從來沒有夢想過認他爲大衛的子孫或救主。他在這兒做善事，他們信仰他，並且像他自己稱呼自己一樣稱他爲人之子。除此以外，他們還知道就是法利賽人，在極端需要的時候，也來求耶穌救助！有時候管會堂的人們自己也伏在他的腳下。眼前就是一個，他名叫睚魯，懇求他說：「我的女兒快死了。我求你來用手摸摸他，讓她好吧。」耶穌就轉身和睚魯一塊兒走。人羣在後頭緊跟着。這時候有幾個奴隸從那座屋裏跑出來說，太晚了，女孩子已經死了。可是他毫不注意，因為他知道鄉下人太容易認病重爲死。他加快步子，只帶三個門徒進房，病人的近親和僕人們全在裏頭等着。他對他們說：「你們哭什麼？小姐沒有死，她睡着了。」有些人聽見了這話就好笑。他請大家都出去，只留下女孩子的父母和他三個門徒。他對睚魯說：「別怕，只要信。」於是他推醒孩子，拉着她的手說：「女孩子，起來吧！」（註一〇）他拿他的願望貫注在她的身上，她從大家所認爲死的床上起來了。

大家全都恐懼驚慌得了不得。這個能叫人死了又活的人，一定是最可怕的一種方士。最初他的治病能力替他填平了道，現在他的治病能力替他在他和老百姓裏劃了一條洪溝（像在加大拉時一樣）。從前人家心裏都歡迎他，因為他能瞧病；現在使得人家心裏都反對他，也是爲了他能瞧病的原故。

他深給過那麼多愛和忍耐把這些人民；現在他站在他們的面前，心裏非常的沮喪。他只能想到撒馬利亞的那個女人，就是那個和這以色列子孫絕不相同的外族人，她的堅信都使他不得不幫助她。他現在痛罵那些他向



來要想安慰的人，他喊：「哥拉汎哪，你有禍了！伯賽大哪，你有禍了！因為在你們裏頭所行的奇蹟，如果行在推羅（註一一）和西頓（註一二）的話，他們那兒的人早就披麻蒙灰的改悔了。可是我告訴你們，審判的日子一到，你們要比推羅和西頓還難受得多。迦百農啊，你已經升上天了，可是就要被推進地獄了；因為那些對你行的奇蹟，如果對所多馬（註一三）行了的話，它到如今還會存在呢。」（註一四）

那些圍着他聽的人，狐疑的搖着腦袋。他從前對他們講的時候，總像個牧羊的人；現在他像施洗者約翰那樣對他們講了。難道他們倆就是一個人麼？他爲什麼對我們講異教徒講得那麼多？誰都不打算否認他的異能，他爲什麼老誇張？他很奇怪的治好人家病以後，總叫他們不要告訴人的。

他對於這愚笨民衆的失望，真不下於對於保護律法者的發怒那麼厲害。他越來越想全離開他們。他愈加想要告別加利利，去異教地方流浪，雖然這種迫切的願望不完全是自覺的。他有時候經過南方邊疆去撒馬利亞，有時候跨過西北界上，推羅去。他反正都是去幫助外幫人。他只是替他們治病，不對他們說教，也不使他們轉變。他底下那個用來回答人的故事，一定是從外幫人那兒聽來的（那事也許是他旅行所得經驗之一）。有人問他說：「我應該像愛我自己一樣愛他的那鄰居是誰呢？」耶穌這時非常和善的答說：「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上耶利哥去，落在強盜手裏，他們剝掉他的衣服，把他打個半死，就丟下走了。偶然有一個祭司打這條路走過，還有個利未人也打這兒走過，他們瞧見他躺在路上動不得身，他們全打路那一邊過去了。又有一個從撒馬利亞來的異教徒，打這

兒過。他瞧見這受傷的人，動了慈心，包紮他的傷處，扶他上自己的牲口，帶他到店裏去，給店主人錢，叫他照應他到好。這三個人裏頭，你想對於落在強盜手裏的人，那一個是他的鄰居呢？……去吧，你去照這樣做吧。」（註一五）耶穌講過這故事以後，不知道有幾千百萬人照着講它；這不知名的撒馬利亞人，竟使他那異教小民族的名字不朽了。

被人逼迫，被人輕蔑（耶穌不能不承認這是他的命），他遠離開民衆，只和他的門徒來往。他們得知道他的思想，他們得傳播它，因為這人成了衆矢之的，他的話不再能直接得共同的信仰了。世界愈是壓迫他退隱，他的教義愈是漸漸的變成他個人人格的表現，沒有任何嚴正的教規，也沒有一定的表現方式。他對他們自然不能老像父親對孩子那樣和愛的講。他是他們的師傅，得命令。可悲的是這個性質單純得像孩子的人，這個會欲坦白公開的感動大家心的人，遇見的只是這無情世界裏冷淡的抵禦。這種幻滅在他給門徒的教訓裏露了出來：『我差你們去，就是差羊子進狼羣；所以你們要像蛇一樣靈巧，鴿子一樣善良！』（註一六）他自己真正老是善良的，可是蛇的狡猾沒有他的份。耶穌現在成了他弟子們的父親；這些孩子們受了他所得經驗的好處，要表現比他更多的聰明了。

他同時覺得毫無問題，他的宗教團體是要建立的。像哀森會一樣的團體。不要什麼標記。他現在要他的門徒做更艱難的事。他們在路上不帶錢，不帶餅，不帶行囊，連拐杖都不帶一支。他們像他一樣，一路上總有人給他們吃的。他們既然是爲了貧窮無告的人而來，他們自己也應該貧窮無告。「誰不接待你們，你們就離開他們的城，蹣跚掉

腳上的土，作反對他們的證據。他們要是在這城裏追捕你們，你們就跑那城裏去。」（註一七）溫和的師傅怎麼變得這麼粗暴！他以前可愛的音容上那兒去了？我們所聽見的，好像只是個含恨先知所說的話了。

他的門徒們行動愚蠢的時候，他就說：「你們爲什麼叫我『夫子夫子』，而不照我說的做呢？等候你們將來要說『我們在你面前吃過喝過，你也在我們街上教訓過人』的時候，他將要說，『我不知道你們是從那兒來的，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吧！』」（註一八）他心裏有新起的渴望時候，他就對他們專橫的說：『到我這兒來的，如果不恨他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妹妹，和他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門徒。』（註一九）

有次有一個人很使他歡喜，他簡單的對他說：『跟我來。』

「主。」那人說，『讓我去葬我的父親。』

「讓死人葬他的死人去！你來傳揚上帝的國！」

又有一個他叫跟從的人，對他說先要回家告辭，他聽了輕慢的說：『手扶着耕犁又往後看的，不配進上帝的國。』（註二〇）

不久以前還罵法利賽人的教規妨礙人奉養父母的人，現在自己已經這樣狂妄了。

耶穌甚至還走極端到公然不認他的母親。他的母親出來找他，帶着她別的孩子幫忙來打算阻止他危險的路程。他們送信來，說打算見他。人家對他說：『你的母親和你的弟兄全站在外頭呢。』他對門徒們說：『誰是我的

母親，誰是我的兄弟？你們就是我的母親和兄弟。因為誰行上帝的道，誰就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我的母親。」（註二）

一）

他早年的明淨，可喜的智慧，這時變成了偶然纔吐露出來的東西了。有次他聽見他的門徒們爭辯他們裏頭誰將要在上帝的國度裏變成最偉大的。他的門徒這樣誤解他的教義！他安安靜靜坐在路旁的石頭上，拿失望藏在心裏。後來他瞧見有一個孩子在路上玩，他叫孩子走近他身邊，抱上腿，對周圍的同伴兒：「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改變成像小孩子一樣，斷不能進天國。所以誰能像這小孩子一樣謙卑，誰就能在天國裏成爲最偉大的。」（註三）

三

馬蓋耳斯堡壘裏，今天正大張宴樂。因為這是希律的生日，這位封王召請了貴族，軍官，加利利的統治階級來慶祝。他不知道正有人利用這機會，在他背後醞釀策略。

耶路撒冷的祭司們早就想解決囚在底下的那個人。因為監禁了他反增大了他名聲跟影響。他們尤其希望殺掉約翰來威嚇那掣撒勒人，那約翰的弟子。因為施洗者的徒從都聚集起來圍着他。看來他領着這些左道旁門走到危險路上去了。可是希律老拖延着。他是政治家，知道烈士給人的記憶會比活先知的名聲還危險；他又是哲

學家，覺得有時候跟約翰談談到頂有意思的；他也是弱者，怕殺掉他以後會出亂子。

希羅底在膽量跟怨恨的力量上，可超過他丈夫多了。她整備聽取公會來的信息。這個囚犯對於她婚姻的固執，也許並不會影響到她和封王的聯結，可是很傷了她的驕傲。法利賽人跟撒都該人早看出這個受了摧殘的自尊心，整備利用它來達到他們自己政治上的目的。希羅底答應毀掉約翰，並且還拉他的女兒沙樂美入夥。沙樂美新寡不久，她的丈夫就是腓力封王，年紀本來已經很大了。可是這位寡婦年紀很輕，正在盛年時候。她舞藝的名聲連遙遠的羅馬都傳到了。今天她受了母親的指示，在宴廳上跳舞，在軍官和大吏面前舞，尤其是在希律，她的繼父面前舞。他愛一切能喚起他年青時情緒的東西，不管暫時不暫時。他斜靠着餐桌，酒刺激着他，沙樂美舞到半夜纔停止，他聽見如雷的掌聲，瞧見廷臣淫蕩的眼光和奴隸鎮靜的默許。他注視着全場的中心人物——半裸的嬌柔舞家，看來像妓女而不像公主，她隨着琵琶笛子的聲音跳得那樣歡喜。希律心裏勾起了東方暴君愛表現恩賜的願望，他要用他的宏量和權力和財富來供奉美。說不定一向不讓她女兒的嫉媚顯現在希律面前的希羅底，今夜暗示她的丈夫得給這時的女主角表現點特別眷戀。他自然會想到以斯帖，(註二二)以斯帖是猶太民間愛傳說的

人物。這位野心的統治者會喜歡創始一個神話，使他自己被形容得和古昔亞哈隨魯王(註二四)一樣的偉大。所以他用了亞哈隨魯的話，向沙樂美說：「你問我要什麼，我一定給你，你隨便問我要什麼，就是半個國，我也給你。」

(註二五)

聽衆都跳了起來，因為他們知道這是個要緊關頭，他們心裏盤算不知道這位舞家到底要什麼。她要幾串珍珠來裹繞她的手腕和腳踝麼？也許要一座城，或者竟半個省分麼？她爲什麼說她的要求說得那麼低，低到除封王外誰也聽不見呢？要得不合適麼？你瞧，希律臉色發白，蹣跚離座，一隻手捶着心。她到底要了什麼？他們都不知道，可是他們瞧見希羅底眼裏閃着勝利的歡喜。封王離了宴廳。

希律獨自坐在旁邊一間屋裏，喘着氣，心裏思索着。施洗者約翰的頭！難道是上帝借美麗的舞女來試探麼？幹嗎不給她些別的東西？他叫人請莎樂美，他詢問她，懇求她。可是她母親的嚴厲囑咐和她自己帶愁念的殘忍感覺使她的意志堅決。她不移動。他給她一城，甚至於一省，不，她全不要。只有她最初要的纔能使她滿意，她要的是金盤裏盛着約翰的頭。他說不動希羅底。她得勸她的女兒讓步。可是封王遇見的是冰冷的沉默。好吧，到了他幹嗎不遵守他自己的話答應那請求呢？監禁在地窖裏的是個可憐的幻想家，他是有錢有勢者的仇敵，也是學者所痛恨的人。爲什麼一定要寬恕約翰呢？他以前在約但河邊教人反叛過，做過揭竿而起的計劃。

希律示意給奴隸，又叫音樂停止。

誰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或者將要發生什麼事。有些客噤若寒蟬，有些客交頭接耳。他們都放下了酒。希律竭力鎮靜着等候。沉重的腳步聲從臺階上傳了進來。走進來一隊戎裝兵士，後頭有一個人捧着金盤，盤裏是施洗者約翰的頭。監斬官拿頭捧給莎樂美。她瞧見這可怕的東西時畏縮了一下，於是鼓足勇氣，親手送給她的母親。

這消息很快就傳遍全國，造成普遍的驚恐。除此以外，最近還發生過別的預兆呢。尤其是加利利地方充滿了驚惶，因為這省有好些不法的人（熱血黨人和加利利人猶大的徒從）受了最近彌賽亞傳說的激動，會闖進過耶路撒冷。他們侮辱了羅馬人，攻擊了聖廟的衛隊。彼拉多給他們全都逮捕起來。暴動的人裏頭有一個據說就叫巴拉巴。甚至於在偏僻地方的耶穌，也聽見這從首都傳來的消息。在他那時候的神經狀態下，覺得無論什麼事的發生，好像都跟他的使命有關，他深信這事是總叛亂的開場白。這時候還有椿事件增加他神經的緊張，靠近西羅亞池不遠的一座塔傾倒了下來，壓死十八個人。

他的門徒又回來告訴他約翰已被殺死。耶穌悲傷極了。他心裏又顯出一切景象：約但河邊的神聖時刻，約翰被囚；約翰被戡精神上的輝煌突然像電光樣的一閃，接着就是一聲振耳欲聾的雷聲。他的偉大的模範又指點他路了。已死的施洗者的聲音好像還在囚犯的地窖裏喊道：『在我後頭來的，能力比我更大。』

「在我後頭來的！」難道他的命是去跟隨約翰的步踪到底麼？這問題在他的心裏來回奔馳。他本來願意看見那條路被人家來走，可是現在覺得不可能了。自己不肯行的最後藉口，最後能爲自己遲疑原由的，現在都沒有了。最近幾禮拜來，心裏的幻想，這時候鼓噪着要在這真實的世界裏實現。

這是約翰第四次逼迫他走向一條通向不知那兒去的路。最初約翰在約但河邊的施洗，曾誘惑他走出拿撒勒山裏的平靜生活，去和民衆接近。後來約翰被捕，這位囚犯的使命就卸在他的身上。馬蓋耳斯來的重大詢問

又問醒了在睡眠狀態裏的救主。今天約翰的死亡就是給耶穌的一個新的信息，叫他作公開的承認。可是這種曖昧的叫他聖化，同時也給他打開了一條受苦的路。

這個被挑選出來的人又被恐怖包圍住了。他深信他是在聽着「父」的聲音；可是這次的聲音像雷一樣傳出來時，並沒有鴿子從天上降下來表徵未來的極樂日子。希律那兒有危險威脅，他打算殺盡要想改革的人；法利賽人在後頭追捕，他們現在會信賴封王的恩眷和保護。然而在他的心底裏有一種渴望，渴望着報答人民，報答他自己，報答上帝——履行放在他肩上的最高責任。

耶穌和他的門徒驚慌的往東逃，渡過湖，又往北，到黑門山腳下。

在這約但河的東岸，有一大片肥沃的山地接連上山。這兒的河身還不到二十步寬，可還是活潑，洶湧。從約但河往山谷上看，可以瞧見該撒利亞腓力比堡壘和圍着它的精美的新城。不久以前，腓力封王就在這兒建都。他是心情和平的人，是沙樂美的丈夫，她就是舞掉施洗者腦袋的人。要是腓力能多活幾年，使沙樂美跟在他旁邊的話，約翰不會失掉他的性命，耶穌也不會倉卒跑到這北埠來了。

逃亡者很知道這就是從前以色列自由強盛時代的疆界。猶太的君王，就是大衛自己，也沒有再往北伸展過。現在這地方住的是希臘人和別的異教徒。他站在約但河的上游，眼光跟隨着這條怪河往南急流下去的水流，流，在想像裏看着他流進死海。他冥想着自從遇見約翰以後發生的一切事。二月又到了；這一年裏比以前的三十年

還多事。還有幾年活呢？生命的開始和結束，約但河的泉源和它僅僅一百英里外，約翰在那兒洗過他的河端——這是給他看的寓言麼？約翰已經被殺死了。

在這座城外，他仍舊被他的門徒伴隨着，他走到了邪教徒所認為約但河源的地方。這兒有一座山洞，是奉獻給希臘牧羊神的。四圍都是墓碑，大理石像，希臘刻文。有一個從腓力比走來的人，打這兒過，瞧見洞裏的陌生人，於是走進來給耶穌講解山洞裏的一切。這個石像代表泉裏的水神。那些是河裏的女神。那兒一個最美的，就是傳聲的神。你喊叫了以後，給你拿聲音從山巖傳到山巖的，就是她——講解的人現在自己喊叫着來表現。一切都是偉大的牧羊神的，空間和水上的一切都歸他治理。牧人有時候在中午的陽光下會隱約的瞧見他，那時候他一定是睡在山巖上，裸着體。門徒們看了女神的彫刻偶像一忽兒，覺得很震驚，立刻移開眼光，免得被誘惑征服。

可是耶穌什麼都瞧，他留神聽着陌生異教徒告訴他的一切。他出了山洞，躲在樹蔭下。這些神祇的彫像，他常聽說過；可是關於這山洞和泉水供奉的牧羊神，（註二六）他還是初次聽見。但是牧羊神倒又沒有偶像來代表。也許是一種精靈吧。如果空間和水上的一切都歸他治理，他也許在擊撒勒的諸山間徜徉過。如果他是沒有身體的精露，牧人怎麼能瞧見他？耶穌從前在山邊陪着羊羣的時候，自己聽見過自然的聲音，風的長嘯，葉叢的低語，草的絳縷；可是他從沒有瞧見過什麼偉大的神靈。他聽見的聲音是天上他「父」的聲音，不是牧羊神的聲音。

他像這些年輕人，就是像他的門徒們這樣稚氣的時期，已經過去很久很久了！他們多麼愚蠢，能懂得的多麼

少！他們不知道他們跟隨着誰，聽着誰的教訓。他不給他們顯現他自己的話，他們怎麼會知道呢？他得問他們，得試驗他們。如果自從約翰死後充滿在他心裏的堅信是一種假的信仰，是魔鬼煽動的，那麼他的門徒們自然一定不會稱他爲救主。不對，就說這種堅信是上帝給他的，他們也不知道會這樣稱他的。然而上帝能驚醒他們的朦朧；他到底問他們麼？

耶穌這樣沉思以後，轉過來對着他的門徒，問他們：『人家說我是誰？』（註二七）

他們全有回答，各不相同：『有人見你是施洗者約翰；有些人說是以利亞；還有人說是耶利米，或者別的先知。』（註二八）

他們互相爭辯到底那一個答案對。他們全不知道。他要冒險來解決這最後的，偉大的，危險的問題麼？他的十二個門徒裏會有一個人回答出來麼？老這樣問會是得罪上帝的事。他心裏雖這麼想，還是有一種渴望主宰着他，他幾乎是不由自主的說道：

『你們說我是誰？』（註二九）

他們全都不聲響，全覺得難答；有幾個人眼睛注視着地。他們裏頭除掉一個以外，全都不敢說出他們的思想。那唯一的一個就是彼得，他是他們裏頭最率性的一個，他鼓着勇氣，瞧着他的臉，說：『你就是救主！』

耶穌的世界被光明照亮了。這命定的字最後到底被人說出來了。這兩個字就是他一直等候的，自從聽見約

翰的問話『要來的就是你麼』以後起，在靈魂的自相衝突裏等候着的。這話的神祕力量使他潛藏在心裏那麼久的感情爆發了出來，和着陽光充滿各處。這是人家承認他，他第一次完全信任了他自己。他張開兩手，給彼得祝福，熱烈得從來沒有過，他對彼得說：『約拿的子孫西門，你是有福的，因為指示你的是在天上的我的「父」，不是尋常的血肉。』（計三〇）等了一忽兒，他又覺得憂愁，因為他拿藏在心裏的祕密漏了出來。他嚴囑門徒們不要告訴他人，耶穌就是基督。

他的謹慎心來得太慢了！這個公開的宣稱，時代的騷亂，逼迫，驕傲，回復出來的勇氣——全都要驅策他走向上帝揀選出來的人這條路上去了。救主在這賈教徒裏頭，在這國度的極北邊上，能做什麼呢？小小的加利利也沒有他做的事。他得去他一向遠撒開的地方；他得去耶路撒冷，去征服它！逾越節已經在眼前，世界上各處的猶太人都要聚集到這都城裏來了。時候到了，那纔是救主應該傳道的地方，正像先知們預言過的一樣！

他叫他的門徒們聚近一點兒，輕輕的說出了他的目的。他得上耶路撒冷去，並且要在那兒被害。

圍着他聽的一圈都打了下寒戰。他們從來沒有夢想到他走這條路，這樣子來履行古先知的話在他們看來是瘋狂的事。他們裏頭只有一個人敢說出他心裏的話來，他就是彼得。彼得照常一樣直率，他拉着夫子的手臂喊道：『主啊，萬不能這樣！這事一定不能臨到你！』（註三一）

耶穌覺得他們都不了解他，甚至於剛纔他認為唯一能接受上帝默示的人都不了解他。救主兩字被吐出來，

以後，他謹慎的對他們表現出來的神聖祕密，忠心的門徒裏竟沒有一個領會到麼？他們除了吃和睡，也許再傳點道以外，甚麼都不想麼？他撥開彼得緊拉的手，凶狠的說：『退後去，魔鬼！你是害我的，因為你只體貼人的意思，不體貼上帝的意思！』（註三二）

他們都站起來注視着他，又驚恐又喪氣。他叫彼得爲「魔鬼」；彼得是他們全喜歡的。在他發着氣拒絕彼得勸諫的時候，他看來好像身子高大了許多。他們發怒的領袖看來的確像古時的先知！耶穌面對着他們，從來沒有這樣的勇敢，真是一位戰士，大膽的承受他的命運，他說道：

『如果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棄自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因爲凡要保救自己生命的，必定要喪掉生命；凡是爲了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必定救得生命。一個人賠掉了他自己的靈魂，就是賺得全世界，又有什麼益處呢？人還能拿什麼來換他的靈魂呢？在這罪惡的世界裏，凡是把我和我的道當着可恥的，人之子在他的榮耀裏同神聖天使一起降臨的時候，也要把他當作可恥。我實在對你們說，你們站在這兒的人裏頭，還有在未死之前，能瞧見上帝國度興起的呢。』（註三三）

耶穌在帝王般的態度裏轉過身去，開始走他的路程。

四

「不是爲我的人，就是違反我的！」

這就是這位先知新近說的道。他回到家，立刻預備去耶路撒冷。因爲耶穌最後到底變成一個戰士了。他已經遲疑了很久。溫和而富於想像的耶穌，在性質上他是詩人，他是爲了給人歡喜和安慰人而生存的教師，他是慈悲的大夫，他沒有覺得上帝要採更劇烈的方法，當然那也不是他自己的意志。可是他和他的同胞裏發生的齟齬，冒成了烈火。耶穌一向釋爲充滿愛的偉大的「父」，得在他的孩子裏來判斷公正和不公正的爭執了。

不跟他們大家一樣！他現在覺得自己是教主，現在他已經公開宣稱他的教主使命，已經告訴他的門徒他在履行古先知的預言，他的心靈完全被這種熱狂感覺佔據了。從此以後，他只知道他的職務是履行經上所預言的事。他不再像「父」心裏一視同仁的其他諸愛子一樣了。他是個被揀選出來的，唯一的，傳達上帝意志的，執法的人。平靜日子已經過去了。他宣揚了那麼久的天國，真的在眼前了。天國和大大的審判一塊來的，它是在突擊裏出現的。一切的預言全會應驗，正像全局的開場白一樣，救世主要被他的仇敵們毒恨，被他們定罪，被他們殺死。

在師傅和門徒裏頭，在徒步傳道者和他的集團裏頭，在耶穌和世界裏頭，隔起了一座大牆。他和上帝的交談變成了一大神祕。驕傲在他內心裏湧了出來，穿過他從小就是最謙卑的柔和自制心——好像是有意用來阻止呈現到外頭來的衝動一樣。主宰和判斷；崇高和孤獨的偉大；以及一個深信自己負了世界的使命，並且決定捨身來光榮自己的人所必有的心理傾向，全都合在一塊兒來使他變得更英氣，更深沉，更陰冷，真是知道他過去情形

——他的教誨，他的有禮態度，他的慈愛眼光，他的和善言語——的一切人所夢想不到的。

他和他的同伴在往家鄉路上走的時候，有天下午遇見了暴風雨，這也就是他給三個心愛門徒顯現買家的日子，這三個門徒就是彼得、雅各、約翰。他們四個離開了別人，爬上古時最偉大的先知住過的高山。他在這遠隔人烟的地方，能使自己沈浸在這些古先知的精神裏，能靜聽見他們的意見。這四個人越爬上去，霧越厚，天光慢慢黑下來，只瞧得見眼前的樹了。幾乎消失在雪影裏的人影，看來特別龐大起來。三個門徒疑惑不定，很膽怯，緊聚在一塊兒。他們幾乎辨認不出夫子來。他另站一處，這時好像化成了好些白影子裏的一個。他們非常的疲倦，躺下地就睡着了。

彼得在夢裏睜見兩位先知，就是摩西和以利亞，他這幾天心裏正想着他們。他們現在正和耶穌講話。他自從知道夫子是救主以後，沒有一時候不在想怎樣避免威逼來的危險。現在這個機警的人覺得正好找着機會了，他在夢裏喊：「夫子，我們還是在這兒好，讓我們來搭三座屋子，一座給你，一座給摩西，一座給以利亞。」（註三四）做夢的人的思想，突然又轉回到耶穌，告訴過他們的使命上，也轉回到他自己的懷疑上。對於這些懷疑的回答出現了，在夢裏的彼得，好像遠遠聽見耶穌在約但河剛才受洗完後所聽見的話：「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歡的。要聽他的話！」

彼得在半睡半醒裏跳了起來，又睡倒下去，蒙着臉。雅各和約翰被他在夢裏說的話和行動驚醒起來，也跟心

一樣睡下地蒙住臉，因為他們也是非常害怕。在這霧裏，在這望山上，上帝什麼時候都會顯現出來的！等了一會兒，他們大着膽從地下仰起頭來，瞧見耶穌正站在他們面前，靜靜的說：『起來，不要害怕！』（註三五）他用了他在最近精神上驕傲還沒有膨脹以前所慣常用的口氣，叫他們不要拿瞧見的告訴人。

可是他們一下了山，又到了湖邊以後，最近使他轉變的勢力又熾盛起來。他瞧見老百姓的好奇樣子，他仇敵的仇視眼光，和往耶路撒冷趕節的進香人以後，重又使他決定實行他的救主使命。他句句話都變成命令，個個命令是威嚇。他對他的門徒說：『聽從你們的，就是聽從我；小看你們的，就是小看我；小看我的，就是小看我來的！』（註三六）又說：『凡是在人面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定認他。凡是在人面前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定不認他。』（註三七）有次他的門徒們全治不好一個瘋癲的孩子時候，他咒罵他們說：『你們這些又不信又悖逆的人啊，我要跟你們在一塊到幾時呢？我要忍耐你們到幾時呢？』（註三八）

希律的收稅人來向彼得說要收他們的稅，彼得問夫子怎麼辦。夫子問他：

『西門你以為怎麼辦？地上的君王該問誰要關稅和丁稅呢？問他們自己的臣子要，還是問外人要呢？』

『主，該向外人要。』

『那麼臣子可以免稅了。』（註三九）

他現在心裏有帝王般的自大意識，惱怒國家來問他要稅，倒像也拿他看作一個尋常百姓。可是還有點審慎

心叫他自己不要給仇敵拿新把柄。加利利人猶大的命運從小就在他的記憶裏藏着，警告他得罪了國家的首領會得什麼樣的結果。所以他到底想個法子付了稅。

可是就因為沒有慾念，並且也不要俗世榮華的關係，他就從沒有想到要為現世的事情努力；他以為僅僅他自己的信仰，僅僅對於他自己使命的信心，已經足夠引起普遍的精神復生——他沒有計劃，不尋求具體的方法。生在這教誨了幾百年救主要來的神權時代裏，現在又被羅馬統治着，自然熱烈盼望救主的降臨，他現在拿他自己的信心建築到他自己就是救主上去了。他是上帝揀選出來的這種純潔熱烈的意識，自然應該叫已經知道他的人感應到吧？一個向來讚美中庸和愛的人，一個向來不贊成擾亂現有社會秩序的人，因此就越來越漂向險惡的漩渦裏去了。

他越來越增大他命定的任務意識。他比亞伯拉罕和所羅門還偉大。他說：「一切東西都是我『父』交付給我的；除掉『父』以外，沒有人知道『子』；除掉『子』和『子』所願意指示的人以外，沒有人知道『父』。」（註四〇）他對於普愛的「父」的孝順柔和感覺現在沒有了，現在只有倨傲的縱情，好像只有他纔被「父」所愛，只有他纔知道「父」。不但如此，他的普遍化而目的又不定的戰鬪慾念，在古先知的復讎思想上來激動他，這種思想以前對於他是不融合的。他又用野蠻的話來鞭策他自己，好像他得用它來蓋過他較真的自己，他說：「我來為的要送火到地上來，所以如果早已燒了起來，那就更好了……你們以為我來叫地上太平麼？我告訴你們，不是，我是來叫

人分爭。從今以後，一家五口將要自己和自己爭，三個和兩個爭，兩個和三個爭。父親必定和兒子爭，兒子和父親爭；母親和女兒爭，女兒和母親爭。」（註四一）

施洗者約翰的命運告訴他說：現在正和古昔一樣，上帝讓他的先知們受苦，毀滅。他對於古昔亞伯拉罕、摩西、和約伯的爲民贖罪的經歷是很清楚的。可是他愛生命，要得勝利。有時候他爲了要建立天國，說希望死。有時候他要尋苦受，對於跟隨他後頭的迫害發生一種奇怪的歡喜。有時候他好像覺得眼前就要功德圓滿，差的就是被邪人所阻擋住。所以他心裏很渴念的想到最終審判以後的復活。他躲不開死亡已經非常近的預覺，他想像着死後另一世界的景象，他將要在那兒得到勝利。

但以理和以諾所講的復活，雖然不是全猶太的人都信仰的事，可是耶穌看來是一個很顯明的事實。他在吃飯的時候就講未來的生命。有時候他說它是義人的恩物。有時候它又是對於惡人的一種威嚇，心裏沒有上帝的人，將要在那兒得着他們的報應。審判的日子是一定要來的，雖然沒有人知道什麼時候來。因爲這天來的時候像黑夜裏的賊，像天上的電閃；只有「父」自己知道在什麼時候。夫子打算鼓勵門徒的時候，就對他們說，天國的來，他們的肉眼還趕得上瞧呢。耶穌拿這樣不確定，這樣抗爭的話來形容那根本不是他慈愛感覺裏的東西，並且還拿它來硬壓進他們的心裏去。

只有一樁事他是十分知道的，那就是他自己在天上的地位。他所喜歡的先師但以理，見過一個像人之子的，

擁着天雲而來，來到上帝那兒。這個給他想像來形容他自己將來的景象。在最後審判的那一天，坐在寶座上的「父」，右邊就是他。審判過了以後，他將要永遠治理下去。正像經上告訴我們的一樣，上帝一直自己把握住的權力，在那時候起就交給「子」。「父」自己不審判誰，他拿一切審判交給「子」，叫一切都應該尊敬「子」，甚至於像尊敬「父」一樣。」（註四二）他現在已經受了審判和治理的權了。在他以前，從來沒有人相信過自己有這樣的權威。他現在有權揀選人，有權棄絕人。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聽我的話，又信那差我來的人，就能得永生，不至於定罪。」可是這同一個人在同一個時候又說：「我憑着自己做不了什麼。我怎麼聽見，就怎麼審判；我的審判是公平的；因為我不依照我自己的意思，只依照差我來的意思。」（註四三）

這些就是他「救主熱狂」的漫溢和威脅，歡呼和詛咒。大家神蹟的要求，羣衆的喝采，祭司的猜疑和仇視，家庭的侮辱和門徒的詭譎，先驅者的言行和命運，在一年之內，拿一個愛天父，愛同胞，愛孩子，愛鳥獸樹木的溫和木匠趕進了一條又窄又險的路。直到最後，他自己深信自己就是驕傲而受苦的民族所等候的救世主，他來釋放，並且以後就來統治。最初的時候，鬪爭的疆域看來真狹小，鬪爭的事看來真微細。只在安息日指幾棵稻子上爭論，只在飯前洗手不洗手，只在同收稅人和罪人說話上紛爭。他雖然私心厭惡誠命，法式，和獻祭，可是這位新先知從來還沒有叫人民蔑視過它。使他和敵人分裂得最利害的，比一切儀式還利害的東西，不是用言語可以貶責它的，那

就是心裏最深的感情。

可是現在他宣稱他自己就是救主，說他自己和上帝是同類的時候，摩西聖廟的柱子就動搖了，事情急轉直下了。原來的神權基礎受威脅了。無論那個國家的權威也受不了這種像欺騙者，或者至多像瘋人的活動。大祭司最後也非常的震怒，極有理由的震怒。消息傳來說，那個擊撒勒人又到了迦百農會堂裏來，在那兒開始他的使命，他公開說：『我就是生命裏的米糧。到我這兒來的，永遠不會挨餓；信服我的，永遠不會口渴……因為我是從天上來的，我行的是那差我來的意思，不是我自己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要叫瞧見「子」而信服他的人得到永生，並且我在末日要叫他復活。』（註四四）

猶太人唧唧咕咕的議論他，因為他說：『我是天上降下來的米糧。』他們說：『他不是耶穌麼？他的父母我們全都認識。他怎麼說，「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呢？』（註四五）

可是耶穌一再重復的說這些話，第二遍第三遍的說，越來越加重他的肯定，直到後來他的門徒裏有好些人說：『這是很難入耳的話。誰能聽它呢？』（註四六）可是這位先知勝利的對他們看着，知道他自己的弟子都在懷疑，他對他們說：『這話你們聽不進麼？如果你們瞧見人之子升到他原來的地方時，該怎麼樣了呢？叫人活着的是靈，肉體是沒有益處的。我對你們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可是你們裏頭還有不信的呢。』（註四七）從這以後，有好些一直忠心跟隨他的人，從此不再跟他走了。人民說：『他身上有鬼！』

不到三天，這些事全傳到耶路撒冷的公會裏去了。希律也得着了報告。這位封王知道那拏撒勒人公開自認爲救主以後，心裏很不安。他的幾個心裏局促的侍臣說：「他一定是以利亞！」可是希律又震怒又恐懼的喊道：「不對，這是我殺掉的約翰。他又活了起來，所以顯出那些神通來！」（註四八）

法利賽人聽見了這消息，他們就從馬蓋耳斯到耶路撒冷，從耶路撒冷到迦百農，全都聯絡了起來。他們的密探裏有幾個上耶穌那兒去跟他說：「快走你的吧，希律要殺你呢！」（註四九）

現在就是使他判斷能力迷亂不明的尊嚴使命意識，要決定進止的時候了。那句詭祕的話是在他耳朵裏說的。他細細的端詳他仇敵們奸猾的眼睛。他的門徒們不了解他；民衆以爲他發了瘋；羅馬人跟希律都注意着他。他一生躲避開的那座城，三天就可以走到——除掉那兒還有什麼地方，除掉現在還有什麼時候，他得戰鬥。觀星象的人宣佈尼散月初一的報告，已經傳揚出去。所以逾越節就在眼前了。成千的反動者將要聚進都城，等候能領導他們的人。他並不清楚他將要做些什麼；可是他並不猶疑，人民普遍的不安和這個特別時期，會替他安排好行程。他在帝王般的態度裏對着那些假裝要救他的人回答說：「你們去告訴那狐狸說，看哪，今天明天我趕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然而今天明天和後天我必得往前走。因爲先知不能死在耶路撒冷城的外頭！」（註五〇）

（註一）見路加八章二十七至三十節。

（註二）同上十七章二十至二十一節。

(註三) 見馬太十六章一至四節。

(註四) 同上十五章一至二節。

(註五) 同上十五章三至九節。

(註六) 同上十五章十節。

(註七) 同上十五節。

(註八) 同上十五章十三至十四節。

(註九) 同上十五章十五至二十節。

(註一〇) 路加八章五十二至五十四節。

(註一一) Tyre.

(註一二) Sidone, 均爲猶太北鄰腓尼基地方靠海邊的異教城市。

(註一三) 上帝見所多馬和蛾摩拉兩地罪惡很重, 令硫磺和火從天上降下來, 把那些地方的城市、居民、草木、平原, 全都毀掉。(見創世

紀十九章二十四及二十五節)

(註一四) 馬太十一章二十一至二十三節。

(註一五) 見路加十章二十九至三十七節。

(註一六) 馬太十章十六節。

(註一七) 路加九章五節。

(註一八) 同上十三章二十五至二十七節。

(註一九) 同上十四章二十五至二十六節。

- (註二〇) 路加九章五十九至六十二節。
- (註二一) 同上八章二十至二十一節。
- (註二二) 馬太十八章二至三節。
- (註二三) 被亞哈隨魯士選爲后的美女。(見舊約以斯帖記第二章。)
- (註二四) *Atanona*, 活理印度到古實的王。他問以斯帖要什麼, 都可以賜給她, 就是要他半個國也給她。(見以斯帖記七章二節。)
- (註二五) 馬可六章二十二至二十三節。
- (註二六) *Ian*, 希臘牧神。
- (註二七) 馬太十六章十三節。
- (註二八) 同上十四節。
- (註二九) 同上十六章十五節。
- (註三〇) 同上十六章十七節。
- (註三一) 同上十六章二十二節。
- (註三二) 同上十六章二十二節。
- (註三三) 馬可八章三十四節至三十八節, 及九章一節。
- (註三四) 馬太十七章四節。
- (註三五) 同上十七章七節。
- (註三六) 路加十章十六節。
- (註三七) 馬太十章三十二至三十三節。

(註三八) 馬太十七章十七節。

(註三九) 同上十八章二十五至二十六節。

(註四〇) 同上十二章二十七節。

(註四一) 路加十二章四十九至五十三節。

(註四二) 約翰福音五章二十二至二十三節。

(註四三) 同上二十四及三十節。

(註四四) 約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至四十節。

(註四五) 同上四十一及四十二節。

(註四六) 同上六十節。

(註四七) 同上六章六十二至六十四節。

(註四八) 馬太十四章二節。

(註四九) 路加十三章三十一節。

(註五〇) 路加十三章三十二節。

第四章 爭鬪

一

大城裏的窄街上，滿都是買賣人尖銳的叫聲，聲音從房屋的石牆上又回出來。剃頭的敲着剃頭器；鞋匠敲着鞋跟；賣香料的敲着銅碗。大車的軸子不斷軋出聲來；騾子在奴隸的鞭擊下呻吟；車夫們在街角上爭持着吵鬧。甲冑響處，一隊羅馬兵衝過壅塞的人羣。賣水果的低聲咒罵，因為他們的果筐都撞翻在地上。挨踢的狗可憐的叫着，孩子們恐怖的哭喊。各種惡味混雜起來，越發增加傾斜彎曲道路上的嘈雜風味。四月裏的陽光很凶烈，扔下的瓜皮菜葉在太陽底下腐爛得飛快。陰溝壅塞不通。家家廚房裏熏出熱羊油和烤餅氣來。人和牲口的屎溺蒸發出的辛味跟乳香沒藥的和在一塊兒。這一切氣味越發稠密起來，更悶得人喘不過氣，沒有一絲風吹動它，罩在城上像一張幕。

湧進耶路撒冷來趕逾越節的進香人，真是成千成萬，他們從最擁擠的中心退出來吸點新鮮空氣。郊外的空氣到是好一點，可是聲音還是那麼嘈雜，因為今天已經是節前最後一個星期五，晚到的旅隊還是源源而來，全是

急忙着來加入騷亂的慶祝。過逾越節除掉紀念從埃及釋放出來以外，還帶着感謝一年裏第一次收獲的意義。自從猶太人又降入奴役地位以後，他們對古代光榮的日子越發加倍的熱烈記念起來。進香人和遊民聚得最多的是城西北的郊外，因為橄欖山和干犯山中間是一條通到耶利哥的道路。這是條從省裏來的大道。城裏的居民跑到這條路上來迎接親戚，他們年年來跟他們一塊兒喫逾越節的烤羊。朝山進香的旅隊越走近耶路撒冷，三岔路口等候的人越多起來。在這靠近城的一段路上，旅隊的行列幾乎沒有中斷，城裏擁出來歡迎他們的人，也排滿在路上。

有一堆閒人逗留得更遠，他們是向來看慣這種盛況的耶路撒冷市民。跟他們在一塊兒的是昨天剛到的生人熟人，急於出來瞧瞧今天新到的。他們走得遠到連聖城裏房子都瞧不見了。兩邊都是沒有止境的荒地。這些遊逛的人突然聚到路中間，詫異望遠處細瞧，因為在車馬駱駝騾子載着行李和風塵滿面的普通進香人裏頭，走來一隊和尋常大不相同的人。

這些是加利利人，從長頭髮上可以看出來。幾十個男子夾雜着幾個女子，一路上什麼都細細看，走的時候好像舞蹈，不像走路。有些手上拿着桑枝和無花果枝，有幾個拿着棕枝。兩個兩個連着手，有的獨自一個，有的三個四個一堆，年青和歡樂鼓舞着他們。他們圍着一個中心的人物，他們的舉動時時引起對他的注意。

他騎着一隻母驢，看來比同伴都年老。他跟他們一樣，也穿着件灰大褂，又髒又破。可是身下鋪着的是極華麗

的東西，不是鞍子，是跟從他的人過節穿的衣服。母驢腳後跟着隻走渴的驢駒，時時在後頭撞觸着牠。這小隊人走近來時，瞧的人到底聽出了他們唱的句子：

「奉主的名義來的，是應該稱頌的：我們稱頌你，因為你是從主那兒來的。」

這不是在聖廟裏圍着祭壇走，手裏搖着嫩枝時纔唱的大讚美歌麼？這些人爲什麼在路上唱那只能適用於大衛之子的詩篇呢？大衛之子的詩篇呢？聽的人都互相顧視詢問。大家又聽見他們唱：

「大大的喜歡罷，錫安的人民！歡呼罷，耶路撒冷的人民！看你們的王，謙謙卑卑的，騎着驢，騎着驢駒，上你們這兒來了！」（註一）

很多聽的人笑了起來。他們互相撞撞肩膀說：

「這些傢伙是誰？不瘋了麼？他們以爲他們帶救主上耶路撒冷來了麼？」

圍聚着看這新來一隊進香人的漸漸多起來。看他們毫不倉皇的走來，只管唱，只管搖動手裏的綠樹枝。

瞧的人互相傳說開來，直到大家都重復說：

「這是先知——就是那個先知。你記得麼？提比利亞來的朋友不是告訴過我們他的消息麼？他是加利利人，就是拿撒勒的先知耶穌。」

從拿撒勒來的？難道這些種田的不知道救主應該從伯利恆城，從大衛的子孫裏出來麼？加利利有什麼好處

西出來？亂黨，強盜，鬼迷的人，對了，不久那天不是還有那些人打加利利來過麼？可是這人瞧起來很循良。跟着他的人不像藏着兵器。這位騎着驢的先知帶着憂鬱的樣子，毫不像武士。再聽聽他們唱的：

『奉主名義來的王，是有福的：天上呈現着和平，至高的地方有榮光。和散那！』（註二）阿利路亞？』（註三）

最初只有緊圍着耶穌的人唱。現在別的人也和進去。幾十增到幾百，幾百增到幾千。這時候他們走近城大約有一英里，大羣的人歡呼歌唱，裏頭有一半多並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不過受了傳染的力量跟在一塊兒唱。可是門徒們覺得這是勝利，眼眦裏露着歡喜。他們裏頭的女人注視着這大羣人，再回過來看着夫子，增加自己的堅信。

「阿利路亞！」

耶穌騎着他謙卑的坐騎，容貌上瞧不出歡喜還是憂愁，只對前頭看着，毫不注意這羣人。他不干涉他的門徒，也不禁止他們對他歡呼。

他離開了耶利哥的肥沃境界，走進這一段荒蕪的禁地時，心裏已對自己充滿了懷疑。耶利哥到耶路撒冷這一段地方真乾枯，簡直沒有一支綠的草。他在出發這旅程時候所除盡的煩慮，恐怖，現在完全向他撲回來。這條路在他看來不是通到聖城，而是到牢獄去的。他的門徒們對於他們的希望越發得上勁，他越拿自己隱藏在靜默的莊嚴裏。走到伯法其村的時候，他們求他騎上驢，像古先知預言過的教主上耶路撒冷那樣子，他知道在這時候，在這地方，在他們的面前，要拒絕這個請求是不可能的，所以一點兒沒有遲疑。

到底他座在他們衣服做成的鞍子上了。看着他們手搖樹枝口裏唱歌的高興樣子（像小孩子而不像聖徒）。他靜聽着他們唱的詩篇，第一次發現他的生命升到最榮耀的地位；他自己騎着牲口，大家圍着他走，並且在光天化日下，在大家面前，稱頌他是大家等候的救主。他眼見他的朋友知己，一直到偶然的過客和從未有過一面之緣的人，都那樣子做光榮他的運動。他心裏聚滿不安的問題，對於自己的目的發生了懷疑。

「阿利路亞！」他直到現在，做這奇異行列裏的中心人物時，纔第一次看見這座邪城，這座從小就聽人講不完的城。在那左邊，在正午陽光下閃爍着的，一定是羅馬堡塞安東尼。前頭那座大建築，好像在白翊它白色的潔淨。它那大院，它那塔，它那尖頂，它那大理石的屋頂，看來像下頭的山岩一樣堅固！那一定是聖廟。那個是他應該用精神力量來克服的衛堡！那個是他敵人聚合的總部！

爲什麼一棵樹都沒有呢？那兒到有片綠山坡，這地方總該有泉水噴出來。可是整個看來，這座巖石山上的大城，堅強的白色城牆圍着它，赤裸裸站在黃石頭地基上，這樣堅硬的線條，這樣粗暴，看來很凶惡。他們幹嗎歡呼「和散那？」他們瞧不出這城武裝着抗拒這種祈禱麼？城裏歡迎人的是嘈雜，咀咒，惡味，空氣裏充滿粗暴的聲音，污濁的氣味，浮在城和天空裏頭，人和上帝中間。

「阿利路亞！」這羣歡呼的人又增加起來。很多人脫下自己的衣服鋪在地上給他的牲口蹄踏。更多更多的綠樹枝撒在路前。孩子們逼近來，他得小心他的驢子不要碰倒他們，端着他們。「和散那！」這勝利的進城還不演

完！他的門徒等人一定不安起來了吧？道上沒有一個跪着，不會使他們驚奇疑慮麼？這些瞧的人只管歡呼，歌唱，撒樹枝，好像迎接賽會一樣！

他突然從緊張的神情裏清醒過來，改變了他消極抵抗的態度。他瞧見好些仇視的臉，人羣前頭來了好些法利賽人，他們已得了他來到的消息。這些等候他的仇敵，他一到就認出他來。現在他們走近來——就是在說歡迎話的時候，聲音裏都洩漏出仇恨。謙卑的假面具裏透出驕傲來。他們裏頭有一個說：

「你沒有聽見他們唱什麼嗎？夫子，責罵你的門徒罷！」（註四）

先知發作起來。他嚴正的對着他們，他想起一切催迫他來的情形。他現在又變成戰士。他沒有到耶路撒冷前，就知道這是非戰鬥不可的地方，他是來征服的！他想好回答來壓迫發問者喪失他們滿不在乎的態度；加重他和他們裏頭的衝突。他用了四圍全聽得見的高大聲音挑戰的說：

「我告訴你們說，就是這些人閉口不說，這些石頭也要呼叫起來的！」（註五）

那些法利賽人雖然仍舊沉默着走開，可是心裏覺得又羞辱又憤怒。騎驢的人照舊被羣衆歡呼簇擁着。這時候他聽見城裏山頂上起了號礮聲。那是祭司們的傳喚。

他凝看着山頂，催促着驢子，走最近的路去聖廟。

二

這是市場麼？領路的會不會要他們，先給他們帶到庸俗世界的中心，然後再帶他們去安靜的聖地？這麼亂的地方真會是上帝降臨的所在麼？只有治理這國家的，思想家，報復的判官，粗暴的上帝總會，上這雜亂的石殿來。這不是耶穌在加利利聽見聲音的慈愛上帝所來的！他走近東邊的大門，就是書珊門的時候，打算脫下鞋，放下手杖（知道這是律法嚴格規定的），可是叫他驚奇的是，攤上臺階的成千入裏頭，沒有一個扔下這俗世旅行的東西。他想：『這一定是異教徒院子。大概這些擁擠的人都是沒有信仰的，他們不過是來瞧瞧熱鬧，不是來祈禱。』他自然聽見很多人講外國話。牆上也貼着三種語言的告示，警告沒有受過割禮的人，不要進聖廟，否則就用死刑制裁。可是鼓躁聲音，大部分還是從有頂的裏院發出來的！四面八方的聲音，又從香柏木屋頂下回出來，震得他耳聾。到處是兩三隻一堆，整羣一堆的羊子，羊叫聲跟蹲在羊羣裏的人叫聲打成一片。他們趕了羊來賣，全對進香人誇他自己的最肥最好。買賣兩方面搖手擺腳講價錢，使勁的嚷嚷。牛犢喊叫着尋找母牛。賣鴿子的盤據一角，高高舉着倒提的一對對鴿子，鴿子反抗的撲着翅膀。賣酒的身旁放着稻草包裹的酒壘；那邊還有賣油的，他們全高喊貨價。『今兒快買，價錢公道；明兒就貴啦！』還有好些賣糧食，賣鹽，賣其他各種貨物的商人；有些簡直拉住走過的顧客。耶穌目瞪口呆。這一定是夢魘，比他在加利利夢見的還離奇得多。

耶穌被潮水一樣的人羣擠上前去，跟他的徒衆擠散，獨自一個站在混亂的人羣裏。他聽見換錢人搖着錢口袋，桌子上敲着錢幣。他們給外路猶太人換本地錢，這是唯一能給廟稅的錢。他們每換一個半塊的猶太錢，比平常換價多要六分之一，這是被許可的利益，是遵照廟規，祭司們給的權利。身上只有外省錢的猶太人，跟他們爭鬧不完。有一個換錢人說只要多七分之一就行，可是他左右的高喊不公平，要報告當局。大家在喊叫的聲音上競爭，手裏不停的叮噠着金銀銅幣。擊撒勒的耶穌睜見這種樣子，聽見這種聲音，心裏怒不可遏。這是應該的憤怒，比他以前無論那次都厲害。最後一天旅程裏的騷擾印象；進聖城和進聖廟時候，心裏的不安和抑鬱，憤怒和恐懼，希望和幻滅；以及一切使他廢寢忘食，驅策他從加利利湖邊往南來的感情——現在都發作起來，連合起來激出他一生第一次可怕的爆發。他在暴怒裏忘掉了自己，也不知道這第一次的爆發，也就是他最後的一次。

他捏着他從來沒有這樣捏緊過的拳頭，打掉最近一張桌子上的錢板和錢袋。左手提起正滾着錢的桌子推翻它，所有東西撒了一地。旁邊的人還沒有趕上知道什麼事，甚至還沒有等驚駭的換錢人怒叫着爬下地抓取時候，暴怒的先知又推翻了第二張。這個手無寸鐵的人在廟裏橫衝直撞。正像從未在發怒下動過手的人，暴怒到極點，會像巨人一樣亂打得可怕。大家都驚駭着跑開他。他突然回到牛羊羣裏，拾起放牲口人的鞭子，不問皂白的鞭打牲口和商人。好像突然起了地震一樣，買賣人和外國人，敬畏上帝和不敬畏上帝的，羊子和小牛，今都四散亂跑，亂七八糟跑下臺階，躲避抽打的鞭子。同時頭上幾隻飛脫的鴿子，振振翅膀去享受他們的自由。耶穌如雷一樣的

聲音緊隨着逃亡者吼過來：

『經上記着說：「我的房子應該被稱為禱告的房子；」可是你們倒叫它變成賊窩了。」（註六）

守衛聖廟的兵丁站在一旁看着，沒有去阻止他。觀衆最初一定以為耶穌着了魔。可是後來心裏起了迷信和希望，再後來想起經上的話，使他們深信這定是聖靈現形。這一定是馬他替亞第二，或者加利利人猶大又投生在他同鄉身上，他剛纔引了耶利米的名句：「買賣人和換錢人一死兒賺錢，老百姓注意他們的損失幹嗎？如果不對，衛兵一定會干涉的。他們隊長一定覺得這人充滿敬上帝的熱忱，所以沒有叫抓他。誰也不鼓噪要逮他，讓這陌生人一個人在那兒。他後頭就是一路大柱子，沿着走廊，一直通進至聖所。他坐下臺階。風暴過去了。這個毫無努力的人，這個一直遠隔開世界的人，並不是坐下盤算他這初到耶路撒冷所得勝利的影響。他也不計劃怎樣保住他的獲得和擴展他的克服。他只默默坐着，很疲倦很安靜。

好些孩子仍舊在廊子裏留着。他們沒有感覺驚恐，只覺喧鬧得好玩，現在正好在這空地方跑來跑去。最膽大的一個先走近這獨自坐着的人。他臉上立刻露出了在女人和孩子前常有的笑容。他抱一個孩子坐在腿上。還有個孩子在耶路撒冷城外看見過他進城，聽見并且還加入過歡唱。他立刻認出這人就是騎着母驢的。最初很畏縮，慢慢膽大起來，開始唱：『我們的王萬歲！』別的孩子也和起來。不久孩子們全齊聲唱：『我們的王萬歲！』

現在耶穌又聽見他內心裏的召喚。惡夢突然消散了。剛纔像馬喀比人一樣充滿神的靈感，戰鬪過，得了勝利。

現在暴動一過，他也隨着失去了重新努力的力量。和孩子們一說話，又回復到他原來性情慈愛的自己。他該是他們的王；他們了解他，因為他們的纜是天國。

他突然像被他趕走的人那樣跑開這地方。找着了幾個門徒以後，急急離開廟，去橄欖山。在伯大尼地方，有朋友招待他。

三

第二天早晨，內心的要求又壓迫他到聖廟去。他昨夜問過「父」麼？他門徒跟朋友的態度，或者昨天留下的印象（現在他有時間來安安靜靜回想一遍）使他的意志堅強起來，叫他往前奮鬥麼？他所負的使命使他剛強起來。負着重大使命的意識，一直是推動這個人的力量，現在又戟刺他上戰場去。他在經典裏選出一部分預言來，這部分要他扮演到完。也許他不是他仇敵的對手麼？讓他們在人民面前表現出來吧！

正在他靜默着和朋友們一塊兒吃飯時候，他的仇敵們也在聚會。沒有想到這人首次的進攻這樣成功。他是法利賽人引誘來的，他們非常切盼他來。可是昨天要是他不在快達目的時候突然退縮回去，一定做了人民領袖了。民衆總是意志不定，最近三十年來已經一再表現過多少次。幸而上帝領這陌生人出了廟，維持住律法要證明換錢人和買賣人有權利帶着錢和牲口在廟裏，是很容易的事。可是要拿這事做題目來懲罰他，似乎太草率些。但

是像這樣一個加利利人的傲慢，對於祭司階級很危險，得要抓住他的錯，說他是沒有信仰的人，得要宣布他觸犯聖條！

他今天回到聖廟時候，離開市場，上西廊去。兩三個門徒跟着他。他今天不像熱狂志士。他現在是教師，許多人敬崇他，沒有一個誹謗他，很多人（多少公開的）稱頌他。幾個文士走近來，很有禮貌的招呼以後，坐在聽衆裏，好像是來討論法典的。這時候聽衆立刻多起來。他們來瞧瞧加利利的先知除掉推翻桌子趕走牲口以外，是不是還有別的供獻。文士們藏匿着憎恨，接連提出問題。最後有一個直率問：「你仗着什麼權力做些事，給你這權力的是誰呢？」（註七）耶穌也許早就想到有這問題，因為在這種神權時代裏，大家認爲一切權力全是由上帝那兒來的，可是要自認受權於上帝是件不容易成立的事。他在這種辯論上很有技巧，他提出別一個問題來撥開它：

「我也要問你們一椿事，你們如果告訴我，我就告訴你們我仗着什麼權力做這些事。約翰的洗禮是從那兒來的，是從天上來的呢，還是人間來的？」（註八）

大家都不做聲。文士們心裏盤算這事。他們想：「如果我們說，『是從天上來的，』那麼他就會對他們說，『你們爲什麼不信他呢？』如果我們說，『從人間來的，』我們又怕人民不答應，因為大家全認約翰是先知。」謹慎心使他們躲開這問題，所以他們回說：「我們說不上。」

耶穌臉上露着測不透的笑容，轉過來說：「我也不告訴你們我仗着什麼權力做這些事！」（註九）

聽衆全點頭稱讚，因爲這種兩邊鬪智，一邊弄到不知所措，總是老百姓感覺有興趣的事。今天晚上，城裏大家要知道文士們怎樣被加利利的先知羞辱了。他現在心裏正充滿這種要在精神上克服他們的情緒。昨天他錯了，他沒有（因爲缺乏體力的關係）去繼續他在現實世界裏所得的勝利。今天反過來他又錯了，他一死兒去繼續他在精神世界裏所得的勝利。他決定要在公衆面前打敗他的仇敵麼？還是一點驕傲心，叫他在這耶路撒冷，在這聖廟裏，用盡他最後一點戰鬪力量呢？不管他是什麼動機，他又對敵人講了個寓言。有一個人有兩個兒子，父親對一個兒子說：『今天我兒在葡萄園裏做工去。』（廿一〇）他不去，可是後來自己懊悔起來，就去了。另外一個兒子答應上葡萄園做工，可是沒有去。『這兩個兒子裏頭，誰遵守了父親的話呢？』

『第一個，』文士們說，他們希望挑起他侮辱人的話來。他們的希望達到了。耶穌攻擊起來，他大聲疾呼的說：『我告訴你們實話，稅吏和娼妓，比你們先進上帝的國。約翰到你們這兒來，指點你們義路，你們不信他；可是稅吏和娼妓到信他。』（廿一一）

圍着的人又驚訝又敬肅的聽着。這位教師的話不是叫人想起約翰的麼？那些想毀掉他的人，心裏很發怒，可是也很高興，因爲他已經公開侮辱他們，他越來越往危險路上走，立刻就要請他入彀了。在他這方面，他只是往前攻擊他們，不知道自己的危險。他不懂得耶路撒冷的計謀，只是繼續揮動他精神上的武器，拿寓言堆積在一塊兒，使他自已失利。他現在講的家王和葡萄園的事就混雜起來；他拿許多比喻雜在一起，變成替自己說話。他突然威

嚇的說：『上帝的國，必定從你們那兒奪去，轉給能結出果子來的邪教徒！』（註一二）

聽衆都狐疑起來。這話太強硬，他們難於接受。文士們耳語着傳說耶穌一定神經錯亂，他們覺得機會到了百姓們的好感搖動了。掌權有勢的人，現在覺得容易左右民意了。換錢人又擺起他們的桌子；遠來進香人所不能沒有的交易，現在又恢復起來。這時候人民先微笑，漸漸大笑這瘋癲的加利利人。笑這人昨天那樣熱烈剷除牢固的習俗，今天毫不在乎的看的一樣樣恢復起來，只管坐在臺階上和學者們鬪嘴。

他感覺到大家心裏的改變，在大家臉上可以瞧出來。他剛得了一部分的勝利，現在又使他喪氣。他知道這種不融和的空氣，這城裏根深蒂固的律法和習俗，足以破壞最堅強的精神。他又逃出城，很憂愁，可是很激昂，去城外尋找他平靜的地方。

他很渴，他講了大半天的話，現在又到了日中時候。他不願去街上找買水果的。在這橄欖山的西面，一定有很多果子可採。這兩天他的心靈離開實際生活很遠，他竟忘掉這是什麼季候，忘掉逾越節還沒有到，他在一棵葉子剛纔發芽的樹上去找無花果。他在家鄉的時候，總注意到樹木開花結果的次序，從沒有夢想不到六月就找無花果去。可是在這乾燥的猶大郡裏，他反而不到四月底就去找果子了。前頭那棵樹既然沒有無花果給他吃，失望又使他更渴，他舉起手來咒罵那棵樹說：

『從此以後永遠不要有人吃你的果子！』（註一三）

耶蘇在這一年多的傳道時期裏，說過很多次祝福的話，可是沒有咀咒過一次。最近他大大警告人，可是也沒有咒罵過誰。那天早晨在聖廟裏說了個強暴的預言，激烈得拿僞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都拚出了天國。現在在這焦灼的山邊，心裏留着跟敵人爭論後的憤怒，這一棵纒長花葉沒有果子的無辜果樹，做了他發洩怒氣的標的。他忘記了他的祝福能力，他集起他自己深信上帝之子的全部權力，來殘害「父」上帝所創造的無害東西。

耶路撒冷的烈陽，在一個以前（在加利利單純世界裏）從來沒有走歪過他自己道路的先知心裏，像毒瘤一樣咬噬他。

四

暗地互相仇視而不合作的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現在因為害怕那共同的敵人而連合起來。他們眼裏的耶蘇，要比他自己和他的門徒們想像的危險得多。聖城裏的大人物們，對於耶路撒冷的不隱定，羣衆的無常，人民的愛跟隨新玩意兒，反抗者的騷動，不敬重當局等事實，要比那加利利人清楚得多。祭司們時時接着各地來的情報，警告他們現行制度有立即解體的危險，告訴他們起來了多少新派別和預言的解釋。他們接到了這種消息，再瞧瞧羣衆的感情，自然覺得只要有一個有力量的說幾句危險話，就能破壞慶節羣衆的秩序，也許竟造成嚴重的叛亂。

先知看來不像是實行者是真的，他並不像約翰那麼狂熱，可是他善於引經典來反對祭司。他所說的，也許有很多不錯，雖然這種話當着大眾講是不能容忍的事。那天凱旋式的進城，大概是出於他門徒們過分的熱忱，不是他自己造成的。昨天在廟裏爆發的反對換錢人的情緒，現在他也好像忘掉了。可是在廟裏外院高喊稅吏、娼妓、邪教徒，全比猶太人裏的選民先進天國！這種說教能造成極大危險。說這話的人得叫他住口！

法利賽人想：「我們要能知道這些滿不在乎的撒都該人心裏到底打什麼主義就好了！他們表面上好像幫助我們，其實還照常不理會麼？鼓動希律黨人出來怎麼樣？」這樣就可以萬無一失了。因為附從希律王室的人，自從希律王國分裂以來，一直等着機會恢復，所以他們心底裏是仇視羅馬人的。他們也仇視人民裏頭出來的任何救主。撒都該人跟羅馬人親善，可是不歡迎什麼救主。和這兩極端人一攜手，就可以成功了。也許一個政治性的問題，就能拿這腦經簡單的先知絆倒。如果他答話裏有反對羅馬的話，羅馬巡撫回給他逮起來，以政治罪犯治他。如果他自己稱救主，希律黨人也一定動手，這事很有把握。希律·安提帕正在這兒，昨天剛到耶路撒冷來過逾越節。這事自然不能太聲張，不能惹起太多觀眾的注意。

所以第二天有兩個被法利賽人和希律黨人教導好的年輕人，好像沒有事的來廟裏辯論聖經。他們招呼加利利來的陌生人，有一個斯文的問：

「夫子，我們知道你是真實的，並且真誠的傳上帝的道。無論什麼人你都不在乎，因為你不是看人的外貌。」

你告訴我們，給該撒納稅是應該的麼？」（註一四）

耶穌從來沒有想過關於納稅或者皇帝的問題。如果說在迦百農時候，他有過拒絕納稅的意思，那也不過是在照付以前一忽兒時候，精神上的一點驕傲，那時他正要自己確認為王的子孫，可是現在他想到他同鄉加利利人猶大的命運。猶大領導過反對納稅給羅馬的叛亂，他認為這種輸納是羞恥的事，他在全民族面前來解除壓迫者的束縛。在耶穌早年的時候，這故事非常激動過他。可是現在他看來和他的新國度沒有什麼關係。他看出了問題後的詭計，他不想隱藏他看出來的，所以他回答說：

「你們這些假冒為善的人，你們為什麼試探我拿納稅的錢來給我看。」

他們拿出一個羅馬錢來給他瞧，特為想拿這錢上的禁像來刺戟耶穌。他只問他們：

「這是誰的像，錢上刻的是誰的名字？」

「該撒的。」

「所以拿該撒的東西歸給該撒，上帝的東西歸給上帝。」（註一五）

他們聽見了這樣理直氣壯的回答，一言不發，非常慚愧，覺得被人家偵察出來，被人家叱罵，失敗了。

撒都該人聽見了這些以後，不禁冷笑他們敵黨的失敗。可是他們還以為自己可以來出戰，使耶穌被人笑話。他不是講過死者的復活，法利人不是也相信麼？在他們這方面說，死亡就是一切的結束。所以他們裏頭有幾個人

上聖廟去，安排好一個奇妙問題公開問他。他們說有一個女人，繼續嫁了弟兄七個，誰都沒有留下孩子。女人死後，在天上遇見他那些丈夫。她活着時候，做過他們七個人的妻子，復活以後，她應該做誰的妻子呢？撒都該人在人羣裏等候着回答，這些圍着他們的人，總是聚來聽聖廟裏經典討論的。他怎麼能避免可笑的答案呢？無論拿他分派給七個人裏那一個，總有六個失望的。耶穌的回答並不可笑：

「你們不明白聖經，也不明白上帝的能力，所以錯了。人復活以後，不娶，也不嫁，不過像天上的使者一樣。至於說到死者的復活，你們沒有念過上帝說下的話麼？他說：『我是亞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約伯的上帝。』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是活人的。」（廿一六）

他聽衆裏有學問的人全很驚奇。他們裏頭有好些人知道這位非教士的俗人，在聖經的精神上領會得多麼深；可是他們不露聲色。但是法利賽人非常的喜歡，因為耶穌挫敗了他們仇敵撒都該人。這兩派好像在互相競爭誰能使耶穌手足無措。又輪到法利賽人來了。他們派一個文士去，這文士問：

「夫子，許多誠命裏頭，那一條最重大呢？」

耶穌回答說：

「那條最重大的就是，『以色列人聽啊，我們的主那上帝，是獨一的上帝；你們要全心，全靈，全意，全力的愛主你們那上帝。』可是還有第二條，也一樣的重大，就是，『你們要愛人如己。』再沒有比這更重大的誠命了。」

這話發生了力量。發問的人只覺得在這兩句話裏，有古教義有新解釋。他忘了他的使命，只管點頭，又說：『夫子，你說了真理。』他來回背誦耶穌剛說的話，又加一句說：『這要比一切獻祭和祭祀都好。』

耶穌聽見了他這些接受的話，立刻友愛的對他說：

『你離天國不遠了。』（上二七）

不一忽兒，這兩方面竟這樣互相了解起來。

法利賽人聽見這消息以後，心裏奇怪的想：『簡直不能出其不意的逮住他麼？』他心裏的慈愛，既然使他對於罪人那麼溫和，就在這上頭着手怎麼樣？他們裏頭有一個剛聽說前一夜逮住一個犯姦淫的女人。全城都熱烘烘談論這件事。如果給她帶到先知前頭來，也許他會說應該放掉她麼？

他們派人去帶犯人，又找着了耶穌。瞧見他正和門徒們坐在外院沙地上，就是那通進聖廟內部去的十四級台階底下。他奇怪的看着這麼一大堆人向他這兒來——原來街上很多人瞧見一個女人拉扯過去，就全緊跟着來瞧熱鬧。

『這女人是誰？』他眼光裏發着問，他細細看着她。

『夫子，』抓住她的一個說，『這女人是正犯姦淫時候拿住的。摩西律法吩咐我們說，這種女人應該拿石頭打死，可是你說應該怎麼辦呢？』

耶穌看着那女人，比看控告她的人還仔細。他覺得控告她的人一肚子惡意，而這犯人滿心悲傷和羞愧。他照心裏想的回答麼？這兒有人能了解他麼？大家的目光集中在他身上，他垂下他的眼光，瞧着沙土，彎下腰，在土上用指劃字。大家驚愕着一聲不響瞧他。原先發問的人再問他什麼意見。他抬起眼睛，（他既不能替罪人辯護，心裏又深愛人改悔，痛恨人的自炫清白，隨時要指摘它，）他拿一直打進控告者心底的話，溫溫和和說出來：

「你們裏頭誰沒有罪，誰就先拿石頭打她！」（註一八）

他又彎下腰，好像自己很慚愧，仍舊用手指在沙土上劃着字。

他現在所說的話發生出來的力量，他一生裏沒有一次比得上。

從前在加利利時候，他的話使很多人改悔。稅吏放棄了有罪的職業。有一個妓女瞧見了他毫無假飾的自卑以後，痛悔到哭泣，並且從他那兒知道了一種新的愛。就在今天早晨，一個文士不得不承認了他話裏的真理。現在他溫和的話，又感動而馴順了抓住那女人而急想瞧她被打死的傲慢而自是的人。他們現在全都覺得自己有罪——有沒有被石頭打着的罪。誰都沒有勇氣拿塊石頭打她。他們突然放鬆了她，靜靜的散掉，好像急於互相躲藏。只剩下先知和罪人在一起。

耶穌站起來問了一個問題。在這問話裏，給了他對大家的回答了。因為大家早已不聲不響離開，知道他們自己的罪了。

「女人，控告你的人呢？沒有人定你的罪麼？」

她帶着被釋放者的聲音回答說：

「沒有人，主。」

他站在罪人的面前，忘記了他的新使命。教主傲慢的自信暫時失掉了。他自己覺得跟別人沒有什麼不同，也不過是一個人，他在話裏藏着一種意義對她說：

「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註一九）

五

他自己不信任自己了麼？難道耶路

撒冷的焦燥空氣，拿他想像的泉源烤枯了麼？三天過去了，除掉在文字習慣和一些不重要的事上發生點小爭辯



以外，什麼事也沒有，他做了什麼驚人的事呢？他希望在這乾枯的山巖上，像摩西在何烈山一樣震出來的信仰泉流呢？照他門徒們說，這時候人民裏稍稍引起了一些注意，有些擁護他，有些反對他。可是過節那麼熱鬧，擠進城的陌生人那麼多，又有多少種新鮮玩意兒惹人注意，大家對於換錢人被趕的事快忘完了。既然另外再沒有什麼來刺戟信仰，甚至連引起人好奇心的東西都沒有，大家的希望和害怕自然漸漸消滅，他的目標看來一天比一天遙遠。

他現在第四次上聖廟去的時候，決定自己來提出個問題，瞧瞧人民對於他負的使命作何感想，是不是除掉他最親近的門徒以外，還有人信仰他。從前在靠近該撒利亞腓力比的牧羊神山洞外，他心裏曾經起過一種不安的感覺，使他問門徒們，他們到底以為他是誰。現在在這法利賽人知道天天上午可以來等他的廟裏，也起了種同樣的感覺，使他拿談話轉到救主題目上去。他用了假託的口氣說。因為他現在得對付年長的文士，和從前對着熱心的年青門徒不同，所以他拿問題在好像和經典解釋有關係的情形裏提出來。他問：

「論到基督，你們的意見怎麼樣？他是誰的子孫呢？」

「是大衛的子孫，」法利賽人回答。

「那麼大衛被聖靈感動時候，怎麼稱他為「主」，並且說：「主對我的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拿你的仇敵來做你的踏腳凳」呢？大衛既然稱他為「主」，怎麼又是大衛的子孫呢？」（註二〇）

這問題一直沒有人回答。可是一部分狡黠的聽衆（法利賽人自然都狡黠）立刻想到耶穌一定自己以爲也許就是救主，他并且還看出生長在加利利地方，和不生長在大衛族裏這兩件事，是他道上的礙腳東西。他在強解古書的意義，預防人家的反對。圍他坐成一圈，眼睛眯着的法利賽人想：「這個話表明他的自信很利害，現在他自己毫不懷疑的自以爲是基督呢。」

始終沒有人回答他的問題。他默察靜靜環着他坐的這些狡黠的人。他在注意聽衆上很有經驗，慣會在他們的臉上看出他們的內心。他現在看見他們的眼裏並沒有同情。心思和言語上不斷的針對攻守使他煩惱不堪。毫無效果的努力找出路，使他神經伸張過分。他在這種情形下做他最後一次可怕的努力。他仇敵的攻擊既然暫時停止，他就自己來取攻勢。

在聖廟裏，一定有一個時候人羣圍聚鼓噪着要他講經，正像在加利利時候常有的事一樣。他要吐出他心裏的話的時候就到了。他鼓足力量，拿他所以爲的法利賽人全都明白說出來。在這聖廟裏，在他星宿還沒有沉下去以前，他得拿他心裏的話全都說出來。這些永遠做他死讎的目是人，得要聽一次明白的實話。他，耶穌，敢說出來。如果他們在他話裏能找出制他死命的地方，那麼更好！

「文士和法利賽人，坐在摩西的位子上。」他開始說了；可是沒有直接鼓動反叛的意思。「所以他們吩咐的，你們都要謹遵着做；可是不要學他們的行爲，因爲他們能說不能做！他們拿難擔的重擔，捆起來擱在人家肩上；自

己一個指頭也不動。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做來給人看的；他們拿佩帶的經符做寬，衣裳綫子做長，又愛筵席上的首座，會堂裏的高位，喜歡人在熱鬧街上給他請安，叫他「拉比……」你們這些假冒爲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爲你們關上了天國的門，不許人進去。你們自己既不進去，又不讓人進……

「你們說：『凡是人指着殿起誓的，算不得什麼；指着殿裏金子起的，才非遵守不可。』你們這些無知瞎眼的人，那個重大呢？是金子呢，還是叫金子成聖的殿呢……你們這些假冒爲善的人！你們把薄荷、茴香、香芹，獻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大的事，就是公義、憐憫、信實，反到不做；那些你們固然不能不做，這些你們也應該做……你們把蠅蟲瀝出來，到吞下駱駝去……你們洗淨杯盤的外面，可是裏頭滿都是勒索和放蕩。你們這些瞎眼的法利賽人，先洗乾淨杯盤的裏面，好叫外頭也得潔淨！你們好像粉飾的墳墓，外頭好看，裏頭裝滿死人骨頭，跟一切污穢！你們也是外面顯着公正，裏頭卻裝滿偽善和不法……你們建築先知的墓……並且說：『如果我們生長在我們祖先的時候，我們決不和他們一同使先知流血。』……你們去裝滿你們祖先的惡貫吧！你們這些毒蛇，毒蛇種，你們怎麼逃得掉地獄裏的刑罰呢？」（註二）

聽衆非常驚駭，覺得這一定是約翰死後又復活起來了！先知約翰引起了他的事業，他從前嫌惡過約翰的粗暴，現在在他事業要完了的時候，不給他點時間發現他自己也跌進施洗者可憎的咒罵態度裏去了麼？再不會有這時間了！快些離開這毫無虔誠的聖殿。他急急在人羣裏找路出去，門徒跟着他。走到第二院時候，瞧見許多人圍

着十三隻箱子，那是廟裏司庫排好讓信士投錢的。

他瞧見一個窮苦的老婆子在重、重疊疊手巾包袱裏拮了半天，拮出點小錢，在箱子上找扔錢地方。旁邊幾個有錢人的胳膊把她搵開，她臉帶羞愧，抖抖的瞧着那些每到節日，聚來投很多錢炫耀的人。最後她拿着兩個小錢兒扔進箱去。耶穌大受感動，過了這麼久，畢竟在耶路撒冷瞧見了純潔的虔誠。他轉過來對門徒們說：

「這個窮苦寡婦扔下去的，比大家扔的還多。因為他們給的，是多餘的錢。可是她拿她所有的全扔下去了。」
(註二二)

六

他的門徒全不了解他。他們既不知道有災難威脅他，也不知道有懷疑使他受苦，他們連這些日子耶路撒冷爲什麼使他失望都不知道。他們只希望變成社會上注意的中心。所以如果門徒們現在對他有什麼請求，也全是和天國無關的事。譬如有天雅各和約翰的母親撒羅米上他這兒來，她兩個兒子跟着她，他們自然慫恿了她來做什麼要求；三個人全跪在他面前，撒羅米說：「夫子，在你的國裏，讓我兩個兒子，一個坐你左邊，一個坐你右邊吧。」這就是他心愛門徒的請求！他們和他親密相處了一年多，在他教訓裏學到的，只是這個麼？天國在他們看來，是一個在雲彩上的，滿足他們俗世野心的地方！他心裏憤怒的說：

「你們不知道所求的是什麼。我將要喝的杯子，你們能喝麼？」他們說，「我們能够」時候，他溫和了點說：「坐在我左右，我『父』在能給，不是我能給的。」（主二三）

第二天他們互相爭擾的聲音又攪亂了他的沉思。他們在爭論誰大。他一向對他們教訓過說，他們裏頭誰也不能把自己放在前頭；還說，在新的國度裏無所謂權威和權力，不應該有次序的先後。可是他們現在互相爭起高下問題來了！他嚴厲的插進去說：

「現世的君王在世上掌權，治理人的被稱為恩主。可是你們不能夠這樣！你們裏頭最大的，要像年幼的一樣；做首領的，要像侍候人的一樣。坐席的和侍候人的比起來誰大呢？不是坐席的麼？可是我在你們裏頭是侍候人的。」（註二四）

門徒們爭論這些事，並且還爭論這些日子夫子在耶路撒冷什麼事該做，什麼事不該做時候，裏頭只有一個只聽不說。這就是猶大，猶大現在更加想得多說得少了。

他是這些男子女子裏唯一不是加利利地方的人。他是很久以前從猶太那裏出來的。最初他也許打算跟從約翰而不是耶穌，因為施洗者的教訓比這拿撒勒人的對於他更相投。他恐怕是脫離了家鄉，放棄了手藝，丟掉了錢財和產業出來的——因為他是個實際的人，所以叫他管着公有的錢。

門徒裏頭，在大家沒有跟隨這個跟現實世界毫無關係的先知以前，只有他一個人知道過點廣大世界裏的

事。他明白當局者的用意，明白耶路撒冷。他知道他所放棄的一切東西，並且知道爲什麼放棄。可是他現在的這些同伴都是年青的狂熱者，全是狹窄環境裏生長出來的。他們生來帶着加利利人鹵莽不定的氣質，一聽見木匠溫和的道，就扔下他們的犁耙，魚網和魚竿。

夫子無論做了什麼事，猶大總愛放在心裏盤算，心想如果自己是耶穌應該怎麼做，耶穌做的是不是能得最好的結果。現在他們往南來到猶大的家鄉，他年青時的聯想又回復起來了。他想起從前的親族和手藝，想起從前使他不得不逃出猶太郡的那些思想和感覺。他心裏不安起來——也許和耶穌心裏的不安一樣偉大。以後怎麼樣？夫子到底怎麼來達到他的目的，獲得他的權力？他眞信上帝會到混亂世界來，替他的「子」鋪平道麼？他和別的門徒天天一起站在廟裏聽他說比喻，瞧他和人辯論時候，心裏急急盼望着結果。可是沒有什麼進展。自從第一天先知帶着英雄氣概在廟裏趕出他仇敵以後，一直就沒有得着什麼進展。這位英雄退縮了下去，不知道繼續他的勝利。

同時猶大的親戚和舊日在耶路撒冷的朋友，全在這不滿意的徒弟耳旁說閒話，增加他的懷疑。這就是他的夫子麼？他棄掉了牢固的地位，扔下了財物，跟着個狂信的人走，可是這人連先知應該有的常識都沒有，全爲了這樣一個人麼？這個猶太郡人離開了耶路撒冷很久以後，現在又在祭司的炫耀，袈裟的華麗，儀式的隆重裏看出了新意義。可是他放棄了一切，去跟隨的人呢，騎着母驢進耶路撒冷，形容卑遜，仍舊沒有行動的力量。

猶大愈來愈懷疑的細細聽着夫子的話，自己決定很忠實的來評判，不要得不公平的結論。可是耶穌越對徒衆蒙蔽自己的思想，這門徒心裏越感覺不安。他覺得他的領袖在浪着最後一刻可作有效行動的時間。幕後維持律法的當局們，正集中起來要消滅這麻煩的幻想家。這事對於有都市經驗的猶大，比他們裏頭誰都清楚。他第一個猜出沮喪的先知最後一次在聖廟裏的演說，就是那次並沒有使門徒啓發而只使他們驚駭的演說，是預覺死亡迫在眉睫的吐露。

耶穌現在又像聚起他所有的力量來。他用了他信心的全力再對徒衆表現自己是救主。他預言災荒地地震，他是災難裏的救主。這是第五天晚上，在伯大尼吃晚飯時候，他對他周圍親密的人說：

「地上萬族，都要哀哭；那時大家必定看見人之子駕着天上的雲彩降臨，帶着權力和榮耀。他要差遣天使，用大號聲召集四方選民，從天這邊到天那邊都召集來……這些事全要在這一代裏成就。天地可以毀滅，我的話必不毀滅……人之子在他的榮耀裏，同衆天使降臨的時候，他將要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萬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們彼此分別出來，好像牧羊人分別綿羊山羊一樣；把綿羊放在他右邊，山羊放在左邊。於是王要對他右邊的說：你們這些蒙我「父」賜福的，來承受創世以來爲你們預備的國。因爲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我渴了，你們給我喝……這些事你們既然做在我這弟兄裏最小一個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註二五）

他這樣拿拯救和懲罰，分施在善人和惡人身上，自己（比以前那一次都更加用力的）描摹爲天上的判官。

他并且毫不遲疑的宣告說，凡是現在聽見他話的人，將要親眼見他從天上降下來。耶路撒冷是不會聽他的道的，他拿來講給一小組有信心的人聽，心裏牢牢把握住在該撒利亞腓力比時候感覺到的思想。圍他坐着的，全注視着他，相信他；只有一個人覺得這些話難於接受。這個二天天在公衆地方難於維持地位的人，爲什麼要私下這樣誇張他的權力和榮耀？猶大的懷疑更加大起來。

全桌的人聽了耶穌的話都寂靜無聲時，有一個女人加入進來，她這幾天知道外路來的陌生人正和她的朋友住在一起，特來敬仰他。她手裏拿着個玉瓶，裝滿真哪噠香，這是一種極珍貴的印度香料，平常只一滴一滴使用。她打破瓶嘴，拿一瓶香料全澆在感化她的人頭髮上。大家心裏驚奇的靜靜看着這個高價的塗膏。全場裏只有一個人是例外。猶大這時懷疑到極點，他甚至於大膽埋怨夫子不阻止這種糜費行爲。他喊道：

「爲什麼不拿這香油賣掉呢？這油值三十兩銀子，很可以給窮人！」（廿二六）

從徒衆裏來的譴責，對於耶穌這還是第一次。他細細瞧着對他發出反對聲音來的人。反叛就起在自己家裏麼？也許猶大不過急不擇言，打着小氣算盤，覺得這儘可增加公有的錢，現在白費在夫子的頭髮上，因此使他喊了出來吧？耶穌在溫和的責備口氣裏說：

「隨她吧。爲什麼難爲她呢？她在我身上做了一件善事。因爲你們常會和窮人在一起，要想行善，隨時都行。可是你們不會常和我在一起。她做了盡她所能做的事。她預先來，在我安葬前塗了我的身體。」

他自己的話引起了他的慘淡的思想，靜默了一忽兒。對着替他塗香料的女人更仁慈的，帶着古先知的語氣說：「普天下無論在那兒傳福音，也要講到她所做的這樁事，替她做個記念。」（註二七）

七

猶大心裏很痛苦。他出了全力替窮人找錢。他犧牲了他，俗世的產業，只爲要培植他的精神生活。現在可是什麼都沒有能澈底做到。他好像覺得受了過度虔敬的欺騙，受了在塗膏上浪費三十兩銀子這種行爲的欺騙。懷疑在他心裏，像火一樣燃燒着。他夫子越來越顯明的情性，很能使他想起摩西明白曉暢的話：「先知用主的名義講的時候，如果他講的事並不實現，這就並不是主講過的，是先知冒濫的，你們不要怕他。」他的親戚和在耶路撒冷的舊朋友一天天的對他嘲笑警告，在他心裏發生了力量。他不再抵抗早年思想的勢力。他的夫子既然還是消極，他就自己積極起來。他爲什麼不來結束這個等待救主時期裏的不可忍耐的苦悶呢？

離開夫子走吧？這不是適當辦法。他要壓迫耶穌和耶穌的仇敵兩方面採取最後步驟。他用了使徒的熱忱尋求一種理由，替自己掩飾失望生出來的個人感情。他尋求有價值的動機，在一套新思想裏發現了。夫子最近不是一再用了各種不同語句描摹盼望要來的受苦，說就是他到光榮路上去的過程麼？他不是的確說過他自己的死亡已經迫在眉睫麼？如果他真是救主，自己又不拿行動來證明，那麼只有受難，只有在人民眼前受苦來成就他這

稱呼了。耶穌對於聖廟和聖廟代表人的敵意，在他屢次的辯論和咒罵裏表現得很清楚。如果現在拿他放在他仇敵手裏的話，他福音裏主要的事實，就可以表現給全世界看見了。

猶大上一個祭司領袖家裏去時候，心裏一路想：催促夫子走到夫子受苦路上去的弟子，所以就是給他打開光榮之路的唯一弟子。也許耶穌不過是在崇高的靜止裏，等候着幫助他的人吧；等候幫助他達到終點，於是就達到了起點吧？如果上帝行個奇蹟，證明他的「子」到了最後竟得到勝利，他這毫無信心的門徒所做的事，就表白出是十分正當的了。這時候耶穌就給出了他和他弟子的神聖權力的證據來。大家對於他傳道的懷疑，可以永遠解消了。

猶大拿這種思想來遮掩他自己的虛弱，拿這種思想來緩和他自己對於耶穌有過信仰的煩惱，並且來緩和他自己因為消失這種信仰而起的更大煩惱。他一路這樣想，一路走上一個祭司領袖家裏去——這地方他早年在耶路撒冷時候很熟悉。

他一進去，門立刻就關上。有幾個公會裏的議士，正聚在這兒討論情勢。迅速行動是極要緊的。逾越節只有兩天了。如朱這擊撒勒人到時候在羣集的大衆面前，對坐在摩西位子上的那些人再來一次攻擊的咒罵演說，那就非常危險。逮他的時候得平靜點，要在離開聖廟和其他公共處所很遠的地方逮。節前就得拿他定罪處死。用幾個人做見證就行。從此煽惑就可以立刻沉息下去了。

領袖們對於這些事全很清楚。他們並且還知道如果差一隊兵去伯大尼，也許會發生危險，因為如果圍住屋子，逮一大堆人，他們也許拒捕，很有引起叛亂來的可能。可是這兒有他自己的門徒願意幫忙。那麼只要知照最高當局一下，當晚就能下手了。大概他們一定叫猶大注意好他夫子。

耶穌在城裏定了逾越羊，要履行虔誠猶太人在本星期四節宴該有的本分。他雖然總輕視祭祀儀式，可是固守着這古風俗。還有，也許他有一種慾望要在這耶路撒冷城裏吃第一次，也當然就是第末次的逾越節羊。依照這兒的風俗，主人得給客人們預備一間屋，帶着靠墊和坐褥。客人們預備他們自己的酒肉，拿羊皮留下給主人做感謝禮。發麵的酵已經拿出屋。用麥粉做好薄餅，煮好果子，預備好苦菜，這些全是用來記念猶太人在埃及時所受的災難的。門徒們買了羊，帶到聖廟裏，在成千入裏頭候着輪到給他們祝福。最後他們跟着大家上祭司屠戶那兒去。這些屠夫一邊做着神聖工作，一邊唱着讚美歌，不管手下的血和臟腑，牲口的喊叫，聖廟裏的號聲。

耶穌那天晚上下山進城，瞧見屋子已經預備好。四大個靠墊，全帶着坐褥，鋪成半圓形。一個靠墊人可以靠三個人。只有這十二個人來——沒有女人。耶穌坐在正中上座，彼得和約翰兩個揀選出來的門徒坐在他兩旁。他小心遵守着今晚應有的一切儀式；每人給他們一個特別暗示，表明死亡快到了。

他們就坐時候他說：『我很願意在我受害以前，和你們同吃這個逾越節的筵席。我告訴你們，我在上帝國裏的事成就以前，不再吃這筵席了。』（註二八）於是他們給他紅酒，他接上點水，祝謝這第一杯酒說：『我們的上帝』

「主，世界的王，我們讚美你，你創造了做葡萄酒的果子。」第一杯酒傳遍以後，他說：「一直到天國來以前我不再喝這葡萄酒做的酒了。」（註二九）

這時候飯桌才搬進來，低極了，他們簡直可以躺著吃；最先吃苦菜，再吃棗果子，每次都感謝上帝。喝第二杯酒，前，桌子就拿出去了。他們傳遞酒的時候，嘴裏唱着歌。桌子又拿進來，上頭放兩張餅。耶穌在一張上撕下幾塊來放在餅上說：「願使地上產出餅來的有福！」他拿苦菜包着點餅蘸蘸熟果子喫，又禱告一次。這時候拿進熟羊來。大家照着東方法子，伸出手指頭到盤裏去拈着吃，他們開始吃飯。

如果有人遠遠瞧見他們，一定以為這是好些快樂的人，正在很虔敬很感謝的吃上帝賞賜的東西呢。耶穌的確跟平時一樣和門徒們在一起吃，可是今晚心裏離開他們很遠，他覺得他的戰鬪失利，他的任務失敗了。雖然坐在朋友裏頭，可是是孤單的。他們真是他的朋友麼？他們裏頭還有那一個能信任他們？他們有了解他的麼？這十二個不能戰鬪的和平人，會爲他爭鬪，或者至少替他說句話麼？他們一直是弱者。自從到了這冷酷的城裏來以後，不到幾天，他們的信心已經冷下去了。沒有一個能繼續連夫子都放棄的爭鬪。

他心裏起着這種懷疑時候，拿他們一個個都想過了麼？伸手進盤的這些人他全不信任麼？還是他用了他預見者的目光，順着猶大內心衝突而發抖的手指，看到了他臉上去呢？不管怎麼樣吧，耶穌突然從盤子裏縮回手指，喊說：

「你們裏頭有一個和我同吃的，要賣我了。」（註三〇）

他們大受驚恐，大家的手全從盤裏縮了回去。他們面面相看，看着耶穌；又互相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是不是耶穌預見災難就迫在眉睫以後，瞧瞧門徒裏沒有一個能堅強扶助他，覺得他們早晚都是叛徒麼？他知道密接他坐的兩個裏頭，有一個夜裏就會不認他，現在已經知道這等於背叛的不認麼？還是用了他善於判斷人性格的本事，已經瞧出猶大暗暗查察的意思，知道這人是他祕密仇敵麼？

無論如何，對於猶大，這話正說中了他的要害。因為他們裏頭，只有他一個人完全懂得夫子什麼意思。如果耶穌現在站起來，用告發的手指點着他說「你就是那個人，你心裏正在背叛我」的話，他就能點化一個罪人了——並且他還能覺得這個被他發覺而改悔的人，比那結果還是離棄他的十二個公正使徒還可愛。那麼這時候懷疑的猶大，失望的猶大，就會敬拜上帝之子的神力；好像被天上雷電洞察出來一樣，他就會伏在他悖逆過的夫子腳下祈禱。耶穌難道沒有瞧見這叛逆的臉色多麼蒼白，沒有瞧出他的罪來麼？別人也沒有注意到猶大手發抖，並且拿臉藏在黑影裏去麼？

「是我麼？」——「是我麼？」——他的門徒一個個接着問，像小孩子一樣，表現出他們的謙卑和信任耶穌講的話。就是猶大也這麼問，他等着耶穌眼裏發出怒光來。可是耶穌只說：

「是十二個門徒裏，和我一同伸手在盤子裏蘸的那個人。人之子一定要像經上寫着那樣去世；可是賣人之

子的有禍了！那人如果不生在世上到好些！」（註三一）

『單單這個麼？』猶大想，心裏的緊張也寬弛下來。僅僅打算死麼？連在別人面前斥責他的力量都沒有麼？這一個就是我們靠着他的力量存在的先知！他不知道我們裏頭那一個賣他；也許他知道了，他屈服不爭！真是個非他死亡不能解決的謎！

這頓飯吃得無精打彩，大家的話頭全打住了。有人背叛，做了他警告末日不遠的最後一句顯明話。夫子這夜一再說到死亡的逼近。他在順天服命情緒下，渴望和幾個挑選出來的門徒在精神上得到溶和。

這間小屋子裏，這些窮人，打魚人和農夫，缺少熱情和信心的良善人，從加利利海一直跟他到這聖城，他們現在真還信從他麼？這大城裏擠滿了來趕節的人，成千成萬人心裏充滿莊嚴的宗教情緒；可是沒有一個到這兒來，沒有一個走進這座小門，來尋找先知，來敬重這個負着克路撒冷使命的人！這就是他所以渴念和他門徒們今夜作一真正團聚的緣故了。飯快吃完時候，他拿另一塊餅分成幾小塊，心裏覺得好像拿手指裂開他自己勞悴的身體一樣。他拿來分給他伙伴，他的手看來比第一塊時候更憔悴了。他低聲說：

『拿着吃吧；這是我的身體。』

於是他按着習慣倒第末杯酒傳給大家。他瞧着杯子裏的紅光（心裏仍舊繼續着分餅時候那種思想）說：『這是我立新約的酒，是爲很多人流的。一直到我在上帝國度裏喝新酒前，我不再喝這葡萄汁了。』

他站起身來，唱首聖詩，走出門去。除猶大以外，大家全跟着他上橄欖山去。猶大留在城裏，他得去招呼人。

(註一) 馬太二十一章五節。

(註二) Hosanna 希伯來原字，拯救意。

(註三) Alleluia 希伯來原字，讚美耶和華意。

(註四) 見路加十九章三十九節。

(註五) 同上十九章四十節。

(註六) 馬太二十一章十三節。

(註七) 同上二十一章二十三節。

(註八) 同上二十四至二十五節。

(註九) 同上二十一章二十五至二十七節。

(註一〇) 同上二十一章二十八至二十九節。

(註一一) 同上二十一章三十一至三十二節。

(註一二) 同上二十一章四十三節。

(註一三) 馬可十一章十四節。

(註一四) 同上十二章十四至十五節。

(註一五) 同上十二章十五至十六節。

- (註一六)同上十二章二十四至二十七節。
- (註一七)同上十二章二十八至三十四節。
- (註一八)約翰八章一至七節。
- (註一九)同上八章十至十一節。
- (註二〇)馬太二十二章四十一至四十五節。
- (註二一)同上二十三章一至三十三節。
- (註二二)馬可十二章四十三至四十四節。
- (註二三)馬太二十章二十至二十三節。
- (註二四)同上二十章二十五至二十七節。
- (註二五)同上二十四章三十至三十四節,及二十五章三十一至四十節。
- (註二六)同上二十六章八節。
- (註二七)同上二十六章十至十三節。
- (註二八)路加二十二章十五至十六節。
- (註二九)馬太二十六章二十九節。
- (註三〇)同上二十六章二十一節。
- (註三一)同上二十六章二十二至二十四節。

第五章 受難

—

耶穌那天和伙伴們在深夜裏回橄欖山去。天上很明淨，深夜裏很冷。城裏過節的騷鬧聲音跟隨着他們的腳步傳上來。可是門徒們一點都不理會，他們只一路冥想夫子剛才說的話。

他心裏有點轉變，也許因為受了涼空氣的刺激，也許因為不見了猶大。他心裏一定會覺得有一種危險愈來愈逼近的迫切。他剛一離城，人有生氣，態度活躍，幾乎有抗鬪的意思。也許他在最後這一分鐘裏，攷慮了躲避的問題，你瞧他對門徒們說：

「我差你們出去的時候，沒有錢袋，沒有衣包，沒有鞋，你們缺少什麼東西麼？」

「不缺少什麼，夫子。」

「可是現在有錢袋的可以帶着，有衣包的也帶着，沒有刀的可以賣衣服買刀！」

他們很吃驚，好像事情到眼前了。有幾個的確想到用武力抵抗。有兩個門徒被這話激出膽氣，拔出身藏

兵器說：『主，這兒有兩把刀！』這種實質東西使他的勇氣照舊退縮回去。他瞧見了這可憐的鐵器，覺得精神和武力爭鬪，上帝和現時較量的時候，自己來用物質的東西防禦，是多矛盾的事。他排除開突然起的幻想，平靜的說（話裏含着兩種意思）：

『够了。』（註一）

死亡臨近的思想永遠排除不掉。有時候他從經典裏引兩句話出來排解他們的苦悶。他在山路上忽然站住說（好像來試驗門徒們一樣）：

『今夜你們爲了我的緣故，全要栽倒；因爲經上記着說，『我要打牧羊人，羊羣就四散了。』』

彼得像在該撒利亞腓力比時候一樣，年青的熱忱立刻使他回答說：

『雖然人家全爲了你栽倒，我可永遠不栽倒！』

耶穌愁悶的瞧着彼得。他知道這年青人的奮切，可是感覺得門徒裏並沒有一個人可以倚靠——彼得並不比其餘的人強。這得明白跟他說：

『我實在對你說，今夜雞叫以前，你將要三次不認我！』

彼得答說：『我就是和你同死，也不能不認你。』門徒全同樣說。（註二）

耶穌心裏又衝突起來。他真正毫不抵抗的屈服在敵人手裏麼？他的門徒們剛給他有力的忠實保證，有幾個

還武裝起來。他今夜不上伯大尼去，當局一定會上那兒去找的。如果不見了的猶大真參預在他們機謀裏，這奸賊一定會白領他們上伯大尼去了。爭鬪的意思又在耶穌心裏晃動起來。他離開大路，叫大家跟着他，去找躲藏地方。耶穌在這生命的最後一天，尋找地方躲藏。他沒有計劃的找，並且也太晚了，正像他和這所謂實際世界爭鬪的時候，一切事全做得沒有計劃而太晚一樣。他們在死靜的夜裏，走到山西坡汲淪小河灌溉的橄欖園旁，擠進籬笆去——這籬笆一定是多刺灌木做的，因為主人得提防賊，這是人家的果園。

最然他們全鑽了進去。這種深夜私自鑽進人家果園，在性情溫良的夫子，整個三十一年裏還是第一次。他除掉窺進人心以外，從來沒有這種亂闖的經驗。今夜反叛的密語跟深夜裏偷偷摸摸找地方躲，在他也是從來沒有經驗過的事。這些奇怪的遭遇使他久已壓制住的，尤其這幾天在聖城裏消滅淨盡的，享受生命和求生之心，完全撥動起來。他從前不過是隔了一層霧觀看死亡，現在死亡赤裸裸撲向他來。園裏的沉靜，橄欖的香氣，星光的閃爍，全在他感情上發生了作用。他忘掉了經上的預言，或者現在覺得曖昧起來。他心裏起了如火如荼的求生慾望。他要懇求「父」叫他生存！

他不願意對全部門徒洩露他混亂的思想和感情。所以只帶着三個最心愛的門徒離開大家一點，讓其餘的人仍舊在樹下歇着。他在黑暗裏往前走了幾步，身上發着抖，不敢獨自往前，他對彼得、雅各、約翰說：

「我心裏憂愁得要死，你們在這兒等着，做醒着！」

他往前走了幾步，倒下地，前額跟頭髮沾滿草上的露水，他禱告說：

「父啊，你是萬事都能做的！求你拿開我喝的杯子吧！可是照着你的意思做，不要照着我的！」（註三）

他祈求生存。但是在這種時候，忠順的「子」還是請「父」自己作最後決定。他在悲苦裏站了起來。他好像覺得被人追趕下來，好像聽見四面全是追捕的聲音，正像一隻被大羣獵狗追逐近的野獸一樣。衰弱，無望，真是一個可憐的不免死亡的生物，在他極度的痛苦裏掙扎。他走回他親密伙伴那兒去求安慰。他們將要立刻熱烈迎接他麼？將要解掉他的痛苦吧？

他發現他們全躺下了。雅各、約翰、彼得全睡着了。

「西門，你睡了麼？你不能做醒一點鐘麼？」（註四）

畢生的失望，全包含在這幾個字裏頭了。這兒躺着幾個人，是他弟子裏最熱心的三個，他在一年多的光陰裏，拿自己全部的心血都流給他們了。現在他們的夫子又是朋友第一次乞求他的伙伴們幫助，第一次不單獨倚靠上帝。誰知道他心裏盤算着他和上帝間隱謎般的關係時候，他們正好被酒和黑暗迷失掉了知覺。他們躺在那兒睡着了！

耶穌心裏懷疑起來。難道他揀錯了路麼？他多少次瞧見這躺在地下的彼得，每當心神疲倦不堪的時候，總上他妻子那兒去回復精神，好像疲倦的孩子跑上母親那兒去一樣。她呢，總熱烈的歡迎他，總像母親幫助孩子一樣。

幫助他。全做錯了麼？他如果要的話，本也可以寄居在女人的柔情裏，也可以有溫和的手撫摩他的髮，柔軟的嘴唇吻他的腮，慈愛撫育他的日常生活。他本可以看着孩子們的生長，看着他喜愛的小孩子。他本可以在加利利鎮上過平靜的生活，並且還可以在山邊和「父」交談。他儘可拿這事祕密住！

他爲什麼要犧牲自己安靜的內心生活，出來給人送喜音呢？被他的教訓感化醒，而且得到快樂的那些人在那兒呢？他一直認爲西門是可以賴他支持信仰的巖石，所以叫他彼得；西門在這最需要的時候睡着了。穆像孩子一樣鑽在他胸前的約翰，睡着了。雅各，睡着了。

他們裏頭沒有有一個知道他們的朋友正渴望他們的幫助。他們讓他一個人在那兒忍受痛苦和恐懼。也許完全



是夢幻麼？也許那些聽過他話的，和被 he 治好過病的人，早就忘掉了他講的道麼？他希望被他感動過的那些人，也許仍舊像沒有遇見過他時候一樣，毫無顧慮的趕他們的耕牛，划他們的漁船麼？如果這就是他福音唯一的結果，這種任務也值得一死麼？「父啊，你是萬事都能做的，求你拿開我喝的水吧！可是照你的意思做，不要照着我的！」

這時候傳來一陣喧嘩和兵器接觸的聲音。躲藏地方找着了。一隊拿燈籠火把的人逼進園來。領隊的是聖廟裏的衛隊長。因為過節的關係，他不能從聖廟裏調很多衛隊出來，所以他們裏頭大半是大祭司的差役，帶着臨時找出來的刀劍木棍。他們最初到伯大尼，沒有找着他。後來在回城去的道上，猶大領着他們細細在路旁找出逃亡者的足跡，順着這條路走到這兒。猶大到了這最後一刻時候，毫不遲疑的實行他已定計劃，可是不願意傷害到他的弟兄和朋友，因為他們也是和他一樣被愚弄的。在這深夜裏，很不容易看出這些逃亡的人，隊長和他手下人又肯定不出誰是耶穌（因為他們只在人羣裏見過他一次）。猶大想出個法子來。他和隊長說他可以給一個暗號。「我和誰親嘴，那人就是他，你們就趕快拿他！」

猶大走到耶穌那兒，對他說：「請夫子安，」就和他親嘴。隊長手下人立刻舉起燈籠來仔細瞧，這時候耶穌注視着他那門徒的臉說：

「朋友，你來做什麼？」（註五）

這話使來迷他的人全怔住。他們聽見耶穌叫猶大「朋友。」連大祭司的差役都非常驚愕，退後兩步，放下棍

棒。他們人人感覺到被欺賣了。彼得照舊暴躁不耐，拔出身上的刀，往隊裏最靠近一個斫去，削掉了他的右耳，這事使來的人立刻下手，不是抓行凶的人（他早在黑暗裏逃掉了），而是抓那阻止彼得手臂阻得太晚的人。

他們逮住夫子。

火把的紅光照着他們粗糙的臉，盔冑和刀閃着光，俗世的權力在刀劍上面對他。這個痛苦了幾天的人，在這一刻時間裏回復了恬靜。回復他上帝親自揀選出來的堅信。這兩天，尤其是今夜在這客西馬尼果園裏失掉的驕傲，又還給了他。到底來了，這個在苦楚裏等候了很久的結局，到底來了。他在這莊嚴的片刻裏，最先要做的是盡忠於他自己的教義。

「拿你的刀收入鞘，因為凡動刀的，必定死在刀下！」（註六）

他又轉過來對着大家，對着仇敵而不是朋友，講他極含爭鬪意思的道：

「你們以為我現在不能向我的「父」禱告，請他派比十二營還多的天使來給我麼？如果這樣做了的話，經上所寫的怎麼成就呢？……你們帶着刀棍，像逮賊一樣來逮我麼？我天天和你們一塊兒坐在殿裏教訓人，你們到並不來逮我！」（註七）

沒有人聽他的話。沒有一個了解他。隊長做了手勢，手下的人帶了耶穌就走。門徒們害怕極了，沒有一個嘗試救夫子。

他們全賣了他。

橄欖樹裏起了一陣樹枝和衣服的聲音，他們在黑暗裏逃掉了。

二

一點鐘以後，在大祭司宮裏，耶穌被帶進門，帶進走廊，帶上寬大的扶梯。最後到了一間大屋子裏。厚窗簾遮得屋子透不出空氣和聲音。他在燭光裏看見圍成半圓形的二十來個期望的臉，那些人靜默着盤坐在厚椅墊上。特別瞧見正中一個年紀老邁的人，靠枕和圍褥給他攤了起來。摺皺的臉上沒有點肉，色黃，就像他在廟裏瞧見的古書卷羊皮紙一樣。這個骷髏般的臉上發出啾啾唧唧的聲音來，漸漸連接成話。

這就是亞那，很久以前，在奧古士都時代做過大祭司。他的五個兒子，接下他的位子來。現在五個裏最小的一個（照平常眼光看來也已經是老頭兒）該亞法，名義上被羅馬長官選爲大祭司。亞那仍舊掌權。因爲該亞法是他老父的孝順兒子。今晚大家正過着節，大會召不齊。可是通知發出後已經來了三分之一；這已經够了。依照律法，死罪得討論一天，第二天才能定罪。今晚的事既然很急迫，今晚的會議可以算作第一天，早晨（等天一亮）就算第二天。

因爲這次要定死罪是沒有問題的。在大祭司屋裏和公會裏拿權的撒都該人，不像法利賽人那樣永遠只說

不做。誰要以爲他們那樣，就太不知道他們了！他們的權位一代傳給一代，他們的財富也是永遠繼承下去。他們是專利者，有賣獻祭用的鴿子和牛羊等的獨佔權。他們拿地方租給買賣人，劃好地位，標定價格。

如果他們平時在法利賽人已經怒不可遏的時候，還是毫不在意的話，他們會在要緊關頭作迅速而有效的處置來補救，阻止住危險。現在這種時候到了。證人就在門外，這兒帶來的這個人是被告，還沒有捫上。

加利利人被帶到這個以政治爲教術的祭司面前來了。這些年紀成熟經驗宏富的人端詳他，比他端詳他們還利害。他們拿他的狀貌態度跟別的叛徒比較。可是在他這方面，他知道他的結果早就判定，只是照形式進行就是了。所以雖然兩方面全明白結局是什麼，可是原告們到比命運已定的人更顯得緊張。如果這人大聲斥罵他們的陰謀，拿他們對付他的計劃撕成粉碎，再對人民申訴，那怎麼辦呢？老亞那抓住他什麼罪呢？說他進耶路撒冷時的樣子不對麼？說他在廟裏趕換錢人麼？說他辱罵法利賽人麼？

並沒有這種事發生。好些證人照着摩西律法證明他犯這樣罪犯那樣罪。老亞那雖一身又是原告又是法官，可是他要表現他的公平態度。但是結果他也不耐煩起來，因爲被告一句話都沒有。他自己來問耶穌：

「你有什麼主義？」

先知的左右前後，全是他的仇敵。他對這種人來說明他自己麼？他冷冷回答說：

「我向來公開對世人說話，也常在會堂跟聖殿裏教訓人，這些全是猶太人聚集的地方。我並沒有藏着什麼。」

你幹麼問我？你可以問聽過我話的人。他們知道我說的是什麼。」（註八）

從來沒有人敢這樣回答過亞那。還沒有等到亞那開口訓斥，旁邊一個聖廟裏的差役已經伸出手來，用手掌打耶穌說：「你這樣子回大祭司麼？」

耶穌用了法利賽人的句法靜靜說：「如果我說得不對，可以指證那不對地方；如果說得對，你爲什麼打我呢？」（註九）

祭司全不贊成用這種粗暴舉動對付被告。什麼都應該好好的，守着秩序做。可是老亞那知道這樣問下去問不出什麼來。他叫能證明耶穌最嚴重罪的證人來。他們齊口同聲說最近聽過他說：「我要拆掉聖廟，三天以內，另造一座不是人手造的廟出來。」

被告還是不響。沒有問題，他一定說過這種話，因爲上帝國度裏的地方，不必用多少年來造——或者沒有信心的話，永遠也造不好。這時候亞那撥開了一條圍牆，身子從靠枕裏往外伸出點來審問，他說：「你什麼都不回答麼？」

幔子圍得很厚的屋子裏，一點聲音也沒有。陪審員全懷疑的互相看着。他們尊長的領袖怎麼還不付表決？被告並沒有否認發憤上帝。可是狡黠的老亞那，受過很多經驗的教訓。他還要得點更確實的理由。因爲他對於法利賽人的贊成反對很熟悉，他們常愛在決議已經不能改變時候，還提出反對來。他也知道羅馬巡撫在制裁前，非要

有切實保證不可。所以一定要使假先知自己坦白承認。亞那到最後提起最危險的問題來。他用了個有權力的名字，來引誘耶穌非放棄不動情的態度不可。他伸出裹着絲綢的手臂來，好像要摸上被告的破衣服一樣，他說：『告訴我們吧：你是不是救主？』

耶穌心裏又起了衝突，他對於自己所負使命的信仰，和對於問話者的輕蔑心衝突起來。他要不說，自己的尊嚴不許可；要是直說，又嫌惡他們。他還是躲開這嚴重問題，只說：

『如果我告訴你們，你們也不信。可是我問你們，你們也不答，也不讓我走！』（註一〇）

被告的這種倔強，使陪審人大大發火。他們覺得他們的領袖太容忍過度了。可是亞那拘泥住了這點。他用了老年人的固執和祭司的狡詐本領，走到他目的上去。他想法逼迫耶穌承認，用了他全付力量這麼做。他好像要站起身來。兩隻手剛抖抖的放在椅墊上時，坐在他兩旁的兒子趕緊來扶他，知道近來他打算稱上帝聖名時候，只身體動着像要站起來。這個枯槁的人——比一付裹着絲綢的骷髏差不了多少——慢慢從厚墊和圍褥裏起來。他舉起只有骨頭的手來，嘴裏嗚嗚的對被告說：

『我指着活上帝，叫你宣誓告訴我們，到底你是上帝的兒子基督不是！』

耶穌覺得應該在仇敵裏頭，作公開承認的時候到了。不過他用的是初期傳道時謙卑的聲調，他輕輕回答說：『你說的是。』

不多一忽兒，他舉起手來，閃視着他周圍坐成半圈的法官，用了他另外一種聲音，跟他君王般的尊嚴附合的聲音喊：

『可是我告訴你們，以後你們將要看見人之子，坐在那權力者的右邊，駕着天上的雲降下來！』（註一二）

大家都跳了起來。緊張的空氣變成了驚駭。好像他們預料要得的，並不是這樣的回答。他們等了一個多鐘頭，到結果（大膽說出來的時候）給了他們這樣大一個打擊。這是古先知但以理的話，說救主將要坐在上帝座位旁邊——他竟拿來給自己用了！老亞那用發抖的手使勁抓住自己衣服，用力撕破它。他高喊被告的罪，用力過度的微弱聲音，越發破裂得可憐。他喊說：『他說了褻瀆的話！我們何必再用證人呢？你們已經聽見褻瀆話了！你們的意見怎麼樣？』

『他該得死罪！』（註一二）大家齊聲回答。

大家覺得輕鬆了許多。這個黑夜的逮捕，這個祕密的審問——毫無疑問，大家感覺到點參加在內的特別滋味。可是現在先知自己觸犯了現行律法。他想在這神權政治裏造反，自然應該得失敗後的懲罰。在這擊撒勒人以前以後，有很多先知叛逆過，全照律法定罪判死——像耶穌一樣，不過被後人來造像歌頌記念罷了。

法庭的尊嚴，一直維持他的尊嚴狀態，現在都扔到九霄雲外去了。律法叫人每次在處死刑前該守的禁食跟悲哀，全都忘掉了。他們圍住定過罪的人，侮辱他，用手打他，好像來證明他的薄弱。他們帶着凌辱態度把他推出房

間，讓他在外頭等天亮帶到波拉多那兒去受審。

再說門徒裏頭，彼得獨自悔恨起自己膽小的逃跑來。快天亮時候，羞恥心把他趕去找夫子。他偷偷走進大祭司宮去，瞧見外頭一間屋子裏，好些下人正圍火坐着談論晚上的事。彼得走近點想聽些消息。屋裏好些男子裏，有一個使女在一塊兒笑謔。這女孩子在廟裏見過耶穌和他那一堆人。她這時候瞧見彼得，認出了他，她對他賊說：「你也是跟拏撒勒人耶穌一夥的。」

彼得立刻否認說：「我不認識他，也不懂你說的什麼話。」

別人也注意到了他，有一個出去把他拉近火光來細細看他的臉說：「我不是夜裏在園子瞧見你的麼？」

「不是我，」彼得說。

又有一個人注意到他的口音，隨便而又很自信的說：「這傢伙一定是跟他一夥的，因為也是加利利人。」轉過來又對彼得說：「你的口音給你漏出來了！」

彼得還是取力不認，賭咒罰誓的說：「我不認識那個人！」（註二三）

他偷偷離開了圍着火的人，逃上大門口去，走到柵欄裏頭時候，聽見外院雞叫，想起夫子的預言，走出去痛哭。天一亮，罪人被帶到召集好的公會裏去。證人的證據跟犯人自己的承認，又簡單複述一遍。大會順利認可小組會的決議。大家全站起來預備上巡撫那兒去，因為死罪得由他批准後才能生效。七十個議士排好莊嚴隊伍上

安東尼堡去。綁好的罪人在他們的中間兒。

三

波拉多到猶太人過節時候，才上這堡寨裏來往。這時候堡寨周圍各門各橋，全由羅馬兵特別守衛。堡寨變成警察總廳。城裏成千的外路人往西瞧出關口，瞧着比前城一切建築都高的帝國堡寨；有的心裏害怕，有的心裏敬畏。穿着吉服的祭司們走上堡壘去時候，大家全瞧得見，成羣的人跟到他們後頭來。可是猶太人不能進異教城堡，因為在過節時候進去，會沾上污穢不能過節。所以堡外很多年前就搭了座木公堂，解決這種困難；使羅馬巡撫駐蹕安東尼時期，還能繼續他最高法官的職務。

這一隊祭司走近來時候，波拉多也已經被官員武士們簇擁出堡門來，他一定早得消息了。他站下來接大祭司該亞法，他是大議會的發言人。這個羅馬人瞧見裏頭被綁的人，就簡短的問他：「你們爲了什麼事告這個人？」平常巡撫跟大祭司在巡撫私寓裏，沒有人圍着的時候，兩方面全都非常和氣有禮，大家尋求最能互相了解的法子，因為羅馬需要順民，大祭司需要和好的統治者。可是波拉多今天當着大衆，得表顯羅馬的威嚴，所以冷漠，寡言，不和藹。

他的主要願望，總是不袒護猶太人裏任何一派。也許爲了這緣故，也許因爲瞧見久已聞名的囚人那態度，他

叫武士拿耶穌從祭司裏提出來，送進堡裏的法堂上去。他回過頭來對着祭司，他們連聲高喊罪狀說：『我們發現這人顛覆我們國家，還禁止人納稅給該撒。』該亞法叫他們靜止，他來對波拉多說：

『這人說自己是基督，說是猶太人的王！』

大祭司照了他老父囑咐的說，因為狡黠的老亞那打算拿這事改變個面貌。宗教問題引不起邪教執政的注意，所以得拿它變成政治的。本來是審問一個另立教派的人，現在要作成審問反叛羅馬的事件了。可是波拉多弄得莫名其妙，走回堡去詢問被告。

耶穌這時候站在法堂裏頭，很寧靜的四處看望。這座內堂裝飾得很富麗，是用細緻石頭造的。堂外有賞心悅目的花園，有可愛的小道，有帶塔的水池，鴿子繞着它飛旋。

『原來世界上大人物們生活的方法是這樣的，』耶穌自己對自己說。他從來沒有進過宮殿，也沒有到過堡城。現在他瞧見了那種奢華，可是並不覺得可恨。安靜無聲對他很合適。

波拉多進來了，照舊用他慣常問這種事時候的唐突樣子問：

『你是猶太人裏的王麼？』

先知心裏發生一種氣味投合的熱切感覺。他跟異教徒在一塊兒時候，這種感覺真不知發生了多少次！他們不像猶太人那樣容易被自是所擾。也許他覺得這些掌握他命運的軍人，有他那種堡外祭司們所沒有的感覺，

所以他拿另外一個問題來回波拉多的問，他說：

「這話是你自己說的呢，還是人家對你這樣說我呢？」

巡撫眼睛裏一閃，用了猶太人的辯論樣子說：「我難道是猶太人麼？」於是又回復了公堂上的態度說：「你自己國裏的人跟祭司長拿你交給我，你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耶穌又覺得非對這異教徒講自己仇敵同胞不能了解的事不可。也許現在在他事業將了的時候，將要在這軍人身上發現出能了解手藝人的人來吧。他帶着早先在擊撒勒時候的聲調，帶着久已失去的變軟的聲音說（好像莊嚴宣布一樣）：

「我的國度並不是這世界裏的國度。如果是的話，我的臣僕早已爭戰，我也不會被交到猶太人手裏了。」

巡撫覺得奇怪，靜靜聽着。這人一定是個狂信徒。到也許可以拿他有點用處吧！猶太人總是頑抗，耶穌也許可以幫着使他們就範。所以他很感興趣的問：

「那麼你是不是王呢？」

耶穌點頭說是。他看出這異教的意思，所以又說：

「是的，我是王。我爲這目的出生，爲這緣故到世間來，來替真理做證人。凡是屬於真理的人，就聽我的話。」

他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拿這樣塵世上直截的話來形容過他的使命。可是波拉多心裏想：「原來只是個哲

學家，在那件事上並沒有用處！波拉多輕蔑（可是並不全然厭惡）的說：

「真理是什麼？」（註一四）

羅馬巡撫和猶太犯人，這樣子面對面在堡壘裏的法堂上一問一答。四面劍戟森列。他們兩人裏頭，一個全身武裝，披着件短袍；另外一個身無寸鐵，穿着件灰色長褂。他們互相交換思想，好像並不是被告和法官，乞丐和權主，好像裏頭一個並不是在另一個鐵掌裏求生。到像乞丐是王，巡撫不過皇帝的專使，奉行他的職務。耶穌跟波拉多兩個人這樣互相思致，互相等候彼此的話——直到裏頭有一個提起「真理」，才使世俗人和先知分裂開。

波拉多走回堡外猶太人那兒去，很寧靜的對他們說：「我查不出這人有什麼罪來。」

祭司們同聲喊說：「這人煽惑百姓，在猶太徧地傳道，他跟反叛的猶大一樣，也是從加利利起來的！」（註一五）

加利利？羅馬人在嘈雜聲音裏聽得特別真。思索抽象問題的時候過去了。他現在又要找一個最能滿足這些神權人物們各種不同要求的辦法。他一聽見耶穌是加利利人，就發現了躲開麻煩的法子。加利利不屬羅馬管，屬於希律的。希律住在耶路撒冷，他昨天還去看過他。巡撫一句話不答，回堡壘去，派了一個百總跟幾個兵走旁門拿耶穌解到希律那兒去。並且問封王是不是願意接收這件案子，因為加利利是他的治下。

這幾天希律正被約翰復活，並且又到耶路撒冷來的謠傳，鬧得寢食不安。毫無問題，他一定注意着聽耶穌的，和那些想毀掉他的人的行動。他一定聽見了那天清早的審問和判決。現在先知帶進來了。希律又驚奇又不安的

瞧着他。不對，一點都不像約翰！可是這個加利利的預言家一定也很能說些預言；一定能拿一句話來解消封王對於約翰被害發生的恐懼。所以希律「問他很多話」——可是沒有傳下給我們來。

耶穌不會願意回答什麼。帶到希律面前來時候，他心裏只想：「這就是影響我一生的事。如果沒有他，我整個事業會不同；如果沒有他，我也許決不會從事於這種事業；如果沒有他，我一生一定走不上這條路來，今天也不會到結束的時候。」他來回答這種人的問題，來看星象說未來麼？雖然只要用幾句小心想出來的話，就可以救他自己的性命，可是他不开口，不开口，因為他不再想到被人來解救這樁事；不开口，因為在能貫穿穹蒼的人眼前，猶太封王跟異教巡撫，不過是兩座古怪的幻影。

所以希律得的結論是，這個人不過是個獸子，得了約翰的外表，沒有承繼着一點約翰的鋒利智慧。他是人家侮辱的對象。封王給他穿了件白衣服送還波拉多。

這時候波拉多的太太正坐在她房間裏的窗戶旁邊，往下瞧先知。這幾天她聽見很多關於他的奇行異事。她住在猶太人裏頭的幾年裏，總細細考慮她聽見的羅馬跟亞力山大哲學家的，和這兒巴勒士登地方希伯來教師的一切事。迷信跟學問一塊兒在她心裏發生作用。一切女人瞧見這擊撒勒人時就發生的同情，自然她也免不掉。她給她丈夫送了個警告的信：「你切不可管這個義人的事。昨夜我在夢裏，爲他受很多苦！」（註一六）

羅馬巡撫聽見她的儆戒以後，更覺得耶穌不過是個狂信徒，毫沒有什麼害處。這些自私自利的祭司，爲了他

們自己一黨一派利益，要犧牲能得民衆擁護的敵手，一意來強求，叫他覺得討厭。他第三次出堡壘去，跟聚在外頭的猶太人說：『你們拿這人帶我這兒來，說他煽亂國家。我已經審問過，查不出他有什麼罪。就是希律也這樣說。所以我打算責打他，拿他放走。』（註一七）

正在這猶太人跟巡撫裏頭問題難解決的時候，來了一大堆慶祝大赦的人。因為每年在逾越節時候，羅馬人得放一個已經判定的猶太犯人出來。猶太人認它爲以色列人從埃及釋放出來的表記——並且還有點羅馬統治和希伯來奴役的不光榮，因此減輕的意思。這堆人跑過大街，跑到堡門外，像小孩子一樣亂喊，到像爲了來討已得的權利，不像爲了要救一條性命。他們喊：

『逾越節到了！放一個犯人給我們！』

這一定是耶穌的救信吧？波拉多對領袖說：『你們要我放猶太人的王出來麼？』

羣衆沒有注意到話裏的侮慢意思。祭司們也只管想他們的事。他們很知道他們自己人民的浮躁。一句話就能使成千的人跟着喊，危險的先知（羅馬方面好像有意保護他）就會因此放掉。祭司裏有一個想出個主意。犯人裏還有個叫巴拉巴，是最近給猶太爭自由的人。這種人雖然是祭司方面的眼裏釘，可總是人民愛戴的人物。這人是反叛者猶大的門徒。他去秋領了一點兒加利利人攻進京城去。他們侮辱並且弄惱了羅馬衛隊以後，就被逮捕。這一個祭司拿巴拉巴的名字提了起來。

「巴拉巴！」大議會裏的議士全知道了他的意義，立刻接着喊。不多一忽兒，人人都高喊「巴拉巴，」裏頭很有些人第一次聽見這名字。

「不是這個人，是巴拉巴！不要這個人，放巴拉巴給我們！」

可是波拉多還想從祭司手裏救耶穌出來。不過他要做這反對他們的事，必定要得人民贊助。在這節期時候，很能再對猶太人做樁仁慈事。他在問話裏露了出來，等人民要求，他問：

「那麼你們所稱為猶太人的王這人，我怎麼辦他呢？」

「釘他十字架！」祭司們齊口同聲喊。「釘他十字架！」羣衆跟着喊——雖然這裏頭很多人還不知道釘誰。這就是一般羣衆的喊聲，經過了兩千年到現在，我們還能聽見的。

這個羅馬人最後再努力一次，試試羣衆的感情，他問：

「爲什麼呢？他做了什麼惡事呢？」（註一八）

聽衆裏狡黠的一個現成有話回答，他說：

「誰自己稱王，就是背叛該撒。你如果放掉這人，就不是該撒的忠臣！」（註一九）

波拉多暗暗歡喜。立刻改變了容貌。他還想叫猶太人民公開表現點對於羅馬的忠順。他可以呈報上去，對於他有極大好處。他照他所要的刺戟民衆說出來，他問：

「我可以拿你們的王釘十字架麼？」

「除掉該撒，我們沒有王！」（註二〇）

巡撫給堡門口的駐軍發了個手號，叫拿犯人帶出來。

他這時候的形狀改變了。

波拉多在外頭說話時候，兵丁在裏頭取樂。巡撫說過這人無論如何是要賣打的。所以他們刻下了希律叫穿的白袍，拿棍子打他。後來他自己剛要穿上衣服時候，他們想起拿他裝飾成所說的王來。有一個人拿件軍裝披在他身上，結好扣子。又有一個拿根蘆葦擱在他手裏做王杖。又有一個割了點荊棘枝子編成冠，置在他長頭髮上。

耶穌這樣子走出堡門，還是靜默着。羣衆輕薄的叫笑。最後實際的現世人波拉多對於這奇怪的狂信徒又生



出敬重心來，他指着戴荆冠的人對旁邊站着的百總說（用拉丁語說，其餘人都不會懂）：

「哀西呼慕！」（註二）

四

十字架這麼沉重，路這麼遙遠。死並沒有什麼難。可是這不是死，因為「父」會伸出慈愛的手來，天堂會打開！這天氣太熱，這香柏木太沉重。橫木豎木都削配好，做得很粗，可是足夠支持一個人的重量。

他穿過藍天進天國，用不着十字架；除「父」的仁慈以外什麼都用不着。「父」什麼時候施恩呢？他的臉藏在雲裏還是露在外頭給人看呢？他是不是拿十字架裹在雲霧裏，連上頭的活人一齊升上去呢？古先知們說見上帝就是死。那麼也許上帝並不自己顯現，只派他的鴿子下來，好像以前在約但河邊，他的聲音像遠處的雷聲時候一樣。從這次以後，他從來沒有再聽見過那樣柔和清楚的聲音。「我的愛子。」這幾個字再沒有聽他重說過，雖然彼得說在該撒利亞腓力比附近山上聽見過這幾個字。今天一定又要聽見了。

這些衛兵幹嗎這樣凶暴的趕他呢？他們有意叫他受苦麼？不是，他們不過執行上頭的命令。指揮他們的百總不過實行祭司們的意思。如果說祭司們不認上帝的話，這是他們的錯麼？他們不知道他們要殺死的是誰。他們不知道他們所做的是什麼事。也許上帝對於他們，比他們感覺到的還接近他們呢。他們看起來實在忿怒仇視，可

是暴徒們不斷激動他們這樣的。至於波拉多，他是受了他們的挑撥，「和這羅馬人談一點鐘，他就會跟從我！到那兒去回加利利海去！這兒結不出果子。耶路撒冷是塊石頭地方。」

這十字架太沉，對於他太沉。木頭裏的樹漿還沒有乾。走過來的那個小夥子很強壯，讓他來給這罪人拿——現在已經不很遠了。一個面貌和善的年青人，替人家背着十字架。他雖然從來沒有聽過他的道，可是現在感應着了。在這最後一個時辰裏，又來了個新的門徒。可是那些舊的門徒們呢？

十字架背在年青人強壯的肩膀上，後頭歪歪斜斜跟着個先知，神色灰白。他突然變老了，押送的兵士在後頭撞他趕他快走。

騎馬指揮的百總沉着臉。這位軍官跟他的兵士們都很不高興。他們認為做這種劊子手的事有損軍人的光榮。他們痛恨要在旁邊等那麼久。上次他們要在十字架下過兩天罪人才得死。

山上已經有好些兵在那捶釘挖土，因為今天還有兩個猶太盜賊和殺人犯釘十字架。有些兵正在地上挖窟窿，有些兵拿平躺在地上的犯人釘上架。有一個犯人用力抵抗，可是被強有力的手緊緊按住，不管他呼號，粗大的釘子釘下去，兩隻手一邊一個，兩隻腳一個。釘緊點，省得在犯人身上費掉繩子好了，豎起架子來。罪人腳底下有塊板支着，兩隻腳就釘在這塊板上，兩腿中間有一個往裏斜的小座位，使身子不會往外掉，使手上的重量減輕不至於撕脫下釘。好些兵同時動手，拿十字架豎起來種在挖好的洞裏。忙着鏟石塊泥土堆上去。兩個釘着盜賊的十字

架幾乎同時這樣子在焦灼的陽光裏豎起來。釘着的人痛苦呼號。

快要輪到他的這個人好像在夢裏看着這一切。「凶手和盜賊，」他想，「可憐的人，走錯了路，判定罪，匆促受死。」他們各人頭上都釘着張告白，用三種文字寫着犯的罪。他一定也有這麼一張。對了，剛踢過他的那個倭件小兵正在他架子上釘上去。『Rex Judaeorum』(註二)他難道自己用過這個名字麼？這一切也許全是被上帝震嚇的人的空想吧？「父」自己立刻就要在光榮和真理裏顯現出來了！

他正浸潤在美滿的幻想裏時候，突然覺得兩隻膀子被粗暴的手拉上十字架。他眼前一隻鐵釘子晃大起來。他在恐懼跟劇痛裏昏過去。

他醒過來時候，才感覺釘住地方痛得利害，腦袋不住左右轉動。旁邊兩座十字架叫他想起發生的事。他當然不是在地上醒過來！地下的兵正準備作長久的等候。有些喝酒，有些擲骰子。他認得出他自己那件袍子，他們正在拈鬮分它。他在痛苦裏呻吟，有個兵抬起頭來看他，另一個叫人舉起繫着海綿般東西的竿子伸到他嘴唇邊。還有一個兵說希臘話叫他吸，能麻住他的痛苦。

他到現在才完全了解這時候的情形。鼓足最後一點力氣，搖頭拒絕。底下的人縮縮肩膀收了下來。耶穌不願意麻住自己。爲了止住手上的痛苦，而錯失等候了那麼久的時機麼？但願門徒們能在這兒瞧上帝就要顯現的慈悲！

可是們徒們遠得很，這兒也沒有幾個閒看的人。大家全在石頭山上的暴戾城裏慶祝逾越節呢。那耶路撒冷左邊遠遠有發光的東西。那是聖廟。他曾經希望在那兒得勝利。他成就了什麼呢？他不是給過祭司一個致命的攻擊麼？他們一定覺得他是個新起宗派的先驅，舊聖廟會在他教義下破碎。多麼大的爭鬪！什麼時候結束呢？

幾個過路人抬眼看他。有個奚落的喊說：「啊，你這拆毀聖廟，三天又能蓋起來的人！」耶穌聽見了這譏罵。他忍住惱恨，再聽下去，聽見另外一個說：「以色列的王基督，現在可以從架子上下來，好叫我們見了相信！」（註三）

他混身發抖。這些過路人的話到底不



錯麼？
「對了，如果你是基督，拿我們跟你自己救下來吧。」

可是左邊架上的可憐蟲應聲責備他說：「你不害羞麼？咱們是應該的，做了什麼，受着什麼，咱們是犯過法的。人可是這個人沒有做過件壞事！」轉過來對耶穌說：「主，你在你國度裏降臨時候，請你記着我。」

這話對於耶穌，好像是一片光明。羅馬兵儘管在底下笑釘在架上的猶太人爭吵。可是耶穌聽見的是信仰他的聲音。盜賊感覺着了人之子的力量。他漸漸失去的希望又回復起來。上帝借了他最卑下同胞的嘴勉勵他堅持住信仰。他的國度又提起來，雖然只是從十字架上說出，可是這是從天上來的。他回答他說（輕微得那個人恐怕沒有聽見）：

「今天夜裏，你跟我將要一塊兒在天堂裏了。」（註二四）

今天夜裏！他還希望着呢！快了，就快了，「父」就來放他了。他四肢，他身上受的這死，忍痛苦，自然不會是他「父」的意思。自從鴿子和上帝的聲音告訴他將要放棄手藝，傳揚「父」的國以後，他一直爲了信仰爭鬪。難道這信仰是假的麼？他看見的景象是虛幻的麼？爲什麼要這樣試驗他呢？爲什麼叫他被人逮住，釘在十字架上，使鐵釘子釘穿他從來沒有打過人一下的手呢？如果這些全是暫時的忍受，爲什麼這樣痛苦這樣久呢？

肉體上的痛苦跟心靈上的苦楚混合在一塊兒，同時使他迷惑，又使他清明。他的思想像箭，像火箭，像正午烈

陽的火箭，毫不憐惜的從藍天裏射出來，射在焚燒的額上，焦灼的四肢上。他的眼睛轉動着尋找門徒跟朋友。全都逃掉了。

沒有一個人來給夫子一點最後的安慰，沒有一個人在這最需要的時候，來拿他的教訓堅固他的信心。沒有一個人來聽先知最後幾句話，把它傳下去。

正像他們昨夜他們在客西馬尼園裏睡着了一樣，正像他們一見夫子的敵人來逮他就全跑完一樣，現在他們的熱忱看來都凍住了。他的感化力量已經完結；他們的信心已經消失；他的道講給聾子聽了；友愛的泉源枯掉了。什麼都白費了！十字架下只有兩三個女人來看着他，臉上全厚厚蒙着，老遠站着。她們好像在哭呢。她們不敢來問候麼？他的母親在很遠地方，他的弟妹在很遠地方。站在那兒嗚咽的不是他的親人。她們是跟着他流浪的陌生女人。她們裏頭頂痛苦的是一個罪人，從前在加利海邊一個鎮上用她頭髮擦乾過他腳的女人。這些民間的女人，窮打魚人的妻子和女兒，是他眼睛裏最後看見的人。至少她們了解了他的道。可是那成千的人呢？他去年夏天的教義有點痕跡留下來麼？如果他的門徒分散以後，誰來記載他的道呢？如果去夏那種道不傳下去的話，他不是太拿自己列高了呢？也許到底他和以為他身上有鬼的自己弟弟正是一樣的人吧！

迂緩的時間一分鐘一分鐘過去，受罪的骨骼裏一陣痛苦接一陣貫穿過去，好像被火烤烙，被獸咬撕。

到了最後，像年代樣遠的時間挨過去以後，他覺他脆弱身體裏的心已經破碎以後，理解和想像被陰雲蒙住，

信心和希望慢慢朦朧起來以後；他的靈肉全都充滿痛苦以後——一聲叫喊衝破了這幾個可怕鐘點裏維持住的靜默。他在一聲心碎的大叫裏發洩他靈肉裏的極度苦楚。今天在這十字架上的光慘環境裏，昨夜在園裏襲擊他的懷疑越發增加幾十倍。要逃出這種死亡的渴望，在怨恨裏表了出來。在這最後痛苦的幾秒鐘裏，比現世生活更高的一種生命的夢，再也支持不住他。他這樣虔誠的拿自己完全供獻給「父」，這個「父」離開了他，離開了最寵愛的子。上帝不再從雲上的天宮裏往下瞧瞧這世界裏受苦的人。上帝的靈離地很遠，他的心只在天上。這個世界是迷失的世界；剩下一個人；「父」不是「父」。他孤獨無望，凡人的肉體焦灼，凡人的內心破裂。耶穌大喊：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爲什麼離棄我？」（註二五）

兵士們聽見喊聲，放下骰子。百總往上看了一看，叫他一個兵拿海綿放子裏蘸濕，這就是剛才舉上去過的麻醉水，這時候又舉到斷氣的人唇邊。他張了一點，吮進一些。肢體裏的痛苦全部回復過來，他大叫一聲。

這聲痛極無望的叫喊，結束了三十年來給人安慰的生命，結束了三十年來浸潤在溫良慈愛裏的生命。

有一個大議會裏的議士來問波拉多要耶穌的屍體，「死得這樣快麼？」波拉多問。依照羅馬風俗，犯人的屍體，由他的親屬或者朋友領去。現在這個有地位的人，拿他對於耶穌的信仰公開出來了。巡撫召百總來，知道這個加利利人的確在架上不幾個鐘頭就死了，答應他屍體拿下來時候不打斷腿——其餘兩個人的腿都被弄斷了，爲要叫他們快死，因爲安息日就在眼前，什麼事都得預先做完。

幾個女子和一個死者並不認識的生人，急急忙忙拿屍體從架上取下來，免得有人來麻煩。他們拿件白壽衣包上，搬到議士花園裏新做的墳裏放着。這是議士親手在石頭地裏開出來的。他們今天將就葬一下，等安息日一過，再正式做墳墓。他們怕祭司來干涉，所以這樣趕快安放。沒有香，也不塗膏。移塊大石頭來遮住墓門就行了，因為已經有一顆星照耀出來，要過了安息日才能做事了。

這幾個女人第二天晚上帶了香料香膏來打算安葬耶穌的身體。抹大拉人馬利亞預備給屍體塗膏，正像她從前塗他生前時的腳一樣。誰來給她們搬開石頭呢？她們全沒有這把力氣，這兒又沒有個男子。可是她們一走近墳墓，發現石頭早已移開，身體不見了！

第二天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這新聞了。城裏傳說開關於這事的各色各種謠言。有些人說波拉多後悔拿耶穌身體交給他的朋友們，現在又把他藏起來。又有人說祭司們偷走了屍體，免得羣衆拿它做偶像。還有人說園丁一定是這事的主角，他怕大羣人到墳墓旁踹壞他的花。第四種傳說是想找點東西換錢的盜墳流氓做的事。第五種說法是擊撒勒人的門徒拿耶穌從表面的死亡裏救活過來藏住。因為從沒有人在十字架上釘了三個鐘頭就死的。祭司們上波拉多那兒去，責備他不該順着人，並且還說了一大堆未來的麻煩，現在先知的徒衆偷掉了屍體，來告訴人民他們的夫子從死裏復活了。

可是愛他的女人們，相信她在白日的夢境裏親眼瞧見活過來的耶穌。

- (註一) 路加二十二章三十五至三十八節。
 (註二) 馬太二十六章三十一至三十五節。
 (註三) 同上三十八至三十九節。
 (註四) 馬可十四章三十七節。
 (註五) 見馬太二十六章五十節。
 (註六) 同上二十六章五十二節。
 (註七) 同上五十三至五十五節。
 (註八) 約翰十八章二十至二十一節。
 (註九) 同上二十二至二十三節。
 (註一〇) 路加二十三章六十七至六十八節。
 (註一一) 馬太二十六章六十三至六十四節。
 (註一二) 同上六十五至六十六節。
 (註一三) 同上七十至七十四節。
 (註一四) 約翰十八章三十三至三十八節。
 (註一五) 路加二十三章五節。
 (註一六) 馬太二十七章十九節。
 (註一七) 路加二十三章十四至十六節。
 (註一八) 馬可十五章九至十四節。

人之子——一個先知的傳

(註一九) 約翰十九章十二節。

(註二〇) 同上十五節。

(註二一) Keee Homo (瞧這個人)!

(註二二) 猶太的王。

(註二三) 馬可十五章二十九及三十二節。

(註二四) 路加二十三章三十九至四十三節。

(註二五) 馬可十五章三十四節。

